

##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袁继咸 张亮 金声 江天一 丘祖德 温璜 吴应箕 尹民兴等  
沈犹龙 李待问 章简 陈子龙 夏允彝 徐孚远 侯峒曾  
阎应元等

硃集璜等杨文骢孙临等陈潜夫陆培沈廷扬林汝翥林惣郑为  
虹黄大鹏王士和胡上琛熊纬

袁继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启五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冬，擢御史，监临会试，坐纵怀挟举子，谪南京行人司副，迁主客员外郎。七年春，擢山西提学佾事。未行，总理户、工二部中官张彝宪有朝覲官贲册之奏。继咸疏论之，谓：“此令行，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参谒，屏息低眉，跪拜于中官之座，率天下为无耻事，大不便。”彝宪大恚，与继咸互讦奏。帝不听，乃子身赴任。久之，巡抚吴牲荐其廉能。而巡按御史张孙振以请属不应，疏诬继咸脏私事。帝怒，逮继咸，责牲回奏。牲贤继咸，斥孙振。诸生随至都，伏阙诉冤，继咸亦列上孙振请属状及其脏贿数事。诏逮孙振，坐谪戍；继咸得复官。十年，除湖广参议，分守武昌。以兵捣江贼巢兴国、大冶山中，擒贼首吕瘦子，降其党十余人。诏兼佾事，分巡武昌、黄州。击退贼老回回、革里眼等七大部黄陂、黄安，筑黄冈城六千余丈。

十二年，移淮阳，忤中官杨显名，奏镌二秩调用。督师杨嗣昌以其知兵，引参军事。明年四月擢右佾都御史，抚治郟阳。

未一年，襄阳陷，被逮，戍贵州。十五年，廷臣交荐，起故官，总理河北屯政。未赴，贼逼江西。廷议设重臣总督江西、湖广、应天、安庆军务，驻九江。擢继咸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以行。贼已陷武昌，左良玉拥兵东下。继咸遇良玉于芜湖，激以忠义。良玉即还，恢复武昌。廷议吕大器来代，继咸仍督屯政。大器、良玉不协，长沙、袁州俱陷，仍推继咸代之。甫抵镇而京师陷。

福王立南都，颁诏武昌，良玉不拜诏。继咸致书言伦序正，良玉乃拜受诏。继咸入朝，高杰新封兴平伯。继咸曰：“封爵以劝有功。无功而封，有功者不劝。跋扈而封，跋扈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继咸曰：“马士英引杰渡江，宜令往辑。”王曰：“彼不欲往，辅臣史可法愿往。”继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泽收人心，尤宜以纪纲肃众志。乞振精神，申法纪。冬春间，淮上未必无事。臣虽弩，愿奉六龙为澶渊之举。”王有难色。因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虽无异图，然所部多降将，非孝子顺孙。陛下初登大宝，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虑，臣当星驰回镇。”许之。因赴阁责可法不当封杰，士英嫌之。俄陈致治守邦大计，引宋高宗用黄潜善、汪伯彦事，语复侵士英。会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劾奏士英十大罪，士英拟旨逮治。澍与良玉谋，阴讽将士大呼，欲下南京索饷，保救澍。继咸为留江漕十万石、饷十三万金给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依仗澍为言。士英不得已，免逮澍。继咸既与士英隙，所奏悉停寝。

明年正月，继咸言：“元朔者，人臣拜手称觞之日，陛下尝胆卧薪之时。念大耻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问夜为可法，以晚近长夜之饮、角抵之戏为可戒。省土木之功，节浮淫之费。戒谕臣工，后私斗而急公仇。臣每叹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

血战不已。若《要典》一书，已经先帝焚毁，何必复理其说。书苟未进，宜寝之；即已进，宜毁之。至王者代兴，从古亦多异同。平、勃迎立汉文，不闻穷治硃虚之过；房、杜决策秦邸，不闻力究魏征之非。固其君豁达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谋，翊赞其美。请再下宽大之诏，解圜扉疑入之囚，断草野株连之案。“王降旨俞其言。

群小皆不喜继咸，汰其军饷六万，军中有怨言，继咸疏争不得。又以江上兵寡，郑鸿逵战舰不还，议更造，檄九江佥事叶士彦于江流截买材木。士彦家芜湖，与诸商昵，封还其檄。继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彦。士彦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继咸，言继咸有心腹将校劝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从云。良玉尝不拜监国诏，闻之益疑惧，上疏明与继咸无隙，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江东人乃由是交口言继咸、良玉倡和，胁制朝廷矣。会都下又有伪太子之事，良玉争不得，遂与士英辈有隙。继咸疏言：“太子真伪，非臣所能悬揣。真则望行良玉言，伪则不妨从容审处，多召东宫旧臣辨识，以解中外之疑。”疏未达，良玉已反。

初，继咸闻李自成兵败南下，命部将郝效忠、陈麟、邓林奇守九江，自统副将汪硕画、李士元等援袁州，防贼由岳州、长沙入江西境。既已登舟，闻良玉反，复还九江。良玉舟在北岸，贻书继咸，愿握手一别，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请继咸往，纾一方难。继咸会良玉于舟中，良玉语及太子下狱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谕，劫诸将盟。继咸正色曰：“密谕何从来？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密谕何从来？”良玉色变，良久乃曰：“吾约不破城，改檄为疏，驻军侯旨。”继咸归，集诸将于城楼而洒泣曰：“兵谏非正。晋阳之甲，《春秋》恶之，可同乱乎？”遂约与俱拒

守。而效忠及部将张世勋等则已出与良玉合兵，入城杀掠。继咸闻之，欲自尽。黄澍入署拜泣曰：“宁南无异图。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将李士春亦密白继咸隐忍，至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图也。继咸以为然，遂出责良玉。良玉已疾笃，夜望见城中火起，大哭曰：“予负临侯！”临侯，继咸别号也。呕血数升，遂死。其子梦庚秘不发丧，诸将推为帅，移舟东。中朝皆疑继咸、良玉同反。而南都时已破，诸镇多纳款。继咸劝梦庚旋师，不听。遣人语林奇、硕画、士元毋为不忠事，林奇、硕画、士元避皖湖中，遣人阴逆继咸。继咸已为效忠给赴其军。将及湖口，而梦庚、效忠降于我大清，遂执继咸北去，馆内院。至明年三月，终不屈，乃杀之。

有张亮者，四川人。举于乡。崇祯时，历榆林兵备参议，用荐改安庐兵备，监禁军讨贼，频有功。十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福王既立，亮闻李自成兵败西奔，奏言贼势可乘，请解职视贼所向，督兵进讨，从之。寻召入京议事，复遣还任。明年四月，左梦庚陷安庆，亮被执。梦庚北行，挟亮与俱，乘间赴河死。

金声字正希，休宁人。好学，工举子业，名倾一时。崇祯元年成进士，授庶吉士。明年十一月，大清兵逼都城，声慷慨乞面陈急务，帝即召对平台。退具疏言：“臣书生素矢忠义，遭遇圣明，日夜为陛下忧念天下事。今兵逼京畿，不得不急为君父用。夫通州、昌平，都城左右翼，宜戍以重兵。而天津漕艘所聚，尤宜亟防。今天下草泽之雄，欲效用国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臣所知申甫有将才。臣愿仗圣天子威灵，与练敢战士，为国家捍强敌，惟陛下立赐裁许。”

申甫者，僧也，好谈兵，方私制战车火器。帝纳声言，取其车入览，授都司佥书。即日召见，奏对称旨，超擢副总兵，

敕募新军，便宜从事。改声御史，参其军。甫仓猝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军装戎器又不时给。而是时大清兵在郊圻久，势当速战，急出营柳林。总理满桂节制诸军，甫不肯为下。桂卒掠民间，甫军捕之，桂辄索去。声以两军不和闻，帝即命声调护。亡何，桂歿，甫连败于柳林、大井，乃结车营卢沟桥。大清兵绕出其后，御车者惶惧不能转，歼戮殆尽，甫亦阵亡。声痛伤之，言甫受事日浅，直前冲锋，遗骸矢刃殆遍，非喋血力战不至此。帝亦伤之，命予恤典。

声耻无功，请率参将董大胜兵七百人，甫遗将古壁兵百人，及豪杰义从数百人，练成一旅，为刘之纶奇兵，收桑榆之效，不许。俄以清核军需告竣，奏缴关防，请按律定罪，再疏请罢斥，皆不许。东江自毛文龙被杀，兵力弱，势孤。声因东宫册立，自请颁诏朝鲜，俾联络东江，张海外形势。帝虽嘉其意，亦不果用。

寻上疏言：“陛下晓夜焦劳，日亲天下之事，实未尝日习天下之人。必使天下才不才，及才长短，一一程量不爽，方可斟酌位置。往者，陛下数召对群臣，问无所得，鲜当圣心，遂厌薄之。臣愚妄谓陛下泰交尚未殷，顾问尚未数，不得谓召对无益也。愿自今间日御文华，令京卿、翰林、台谏及中行、评博等官，轮番入直，博咨广询。而内外有职业者，亦得不时进见。政事得失，军民利病，庙堂举错，边塞情形，皆与臣工考究于燕闲之间。岁月既久，品量毕呈。诸臣才不才，及才长短，岂得逃圣鉴。”帝未及报，声再疏恳言之，终不用，遂屡疏乞归。

后大学士徐光启荐声同修历书，辞不就。以御史召，亦不赴。八年春，起山东佥事，复两疏力辞。乡郡多盗，声团练义勇，为捍御。十六年，风阳总督马士英遣使者李章玉征贵州兵

讨贼，迂道掠江西，为乐平吏民所拒击。比抵徽州境，吏民以为贼，率众破走之。章玉讳激变，谓声及徽州推官吴翔凤主使。士英以闻，声两疏陈辨。帝察其无罪，不问。其年冬，廷臣交荐，即命召用，促入都陛见，未赴而京师陷。

福王立于南京，超擢声左佥都御史，声坚不起。大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风迎降。声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六岭。宁国丘祖德、徽州温璜、贵池吴应箕等多应之。乃遣使通表唐王，授声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诸道军。拔旌德、宁国诸县。九月下旬，徽故御史黄澍降于大清，王师间道袭破之。

声被执至江宁，语门入江天一日：“子有老母，不可死。对曰：“天一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义乎！”遂偕死。唐王赠声礼部尚书，谥文毅。天一，歙诸生。

丘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宁国推官，以才调济南。用荐超擢佥事，分巡东昌。山东土寇猖獗，帝因给事中张元始言，令祖德及东兗道李恪专任招抚，寇多解散。十五年调官沂州。其冬用兵部尚书张国维荐，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十六年罢察典，解职侯勘。事白，以故官代王永吉抚山东。京师覆，贼遣使招降。祖德斩之，谋发兵拒守。会中军梅应元叛，率部卒索印，祖德乃南奔。

福王时，御史沈宸荃劾祖德及河南总督黄希宪轻弃封疆，诏削籍提讯，久之获释。而成都亦陷，无家可归，流寓宁国。金声起兵绩溪，祖德与宁国举人钱文龙，诸生麻三衡、沈寿莒等各举兵应之。时郡城已失，祖德驻华阳，三衡驻稽亭，他蜂起者又十余部，约共攻郡城。不克，寿莒阵歿，祖德退还山中。大清兵攻拔其寨，被获，磔死，其子亦死。越四日，三衡军败，亦死。寿莒，都督有容子。三衡，布政使溶孙也。三衡兵既起，旁近吴太平、阮恒、阮善长、刘鼎甲、胡天球、冯百家与俱起，

号七家军，皆诸生也。三衡既败，太平等亦死。

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乌程人。大学士体仁再从弟也。母陆守节被旌。璜久为诸生，有学行。崇祯十六年秋举进士。授徽州推官。甫莅任，闻京师陷，亟练民兵，为保障计。明年，南京亦覆。知府秦祖襄及诸僚属皆遁，璜乃尽摄其印，召士民慰谕之。金声举兵绩溪，璜与犄角，且转饷给其军，而徙家属于村民舍。未几，声败，璜严兵自守。郡中故御史黄澍以城献，璜趋归村舍，刃其妻茅氏及长女，遂自刳死。

吴应箕，字次尾，贵池人。善今古文，意气横厉一世。阮大铖以附珰削籍，侨居南京，联络南北附珰失职诸人，劫持当道。应箕与无锡顾杲、桐城左国材、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义、长洲杨廷枢等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列名者百四十余人，皆复社诸生也。后大铖得志，谋杀周鏊，应箕独入狱护视。大铖闻，急遣骑捕之，应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应金声，败走山中，被获，慷慨就死。其同时举兵者有尹民兴、吴汉超、庞昌胤、谢球、司石磐、王湛、鲁之琦。

民兴，字宣子，崇祯初举进士。历知宁国、泾二县，除奸厘蠹，有神明之称。行取入都，为陈启新所讦，谪福建按察司检校。十五年春，疏陈时务十四事，帝喜，召为职方主事。数召对，言多当帝意，即擢本司郎中。周延儒出督师，命从军赞画。延儒被谴，下民兴吏，除名，久之始释。福王立，起故官，寻谢病归，流寓泾县。南京失，与诸生赵初浣等据城拒守，大清兵攻破城，初浣死之，民兴走免。唐王以为御史，事败归，卒于家。

汉超，宣城诸生。崇祯十七年闻都城变，谋募兵赴难，会福王立，乃已。明年，南都覆，弃家走泾县，从尹民兴起兵。兵败，匿华阳山中。先是，丘祖德、麻三衡诸军溃，保华阳，

有徐淮者部署之。汉超与合，连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阳、泾、太平诸县。明年正月袭宁国，夜缘南城登。兵溃，城中按首事者。汉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见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胆长三寸。妻戚自掷楼下死。

昌胤，西充人。崇祯十年进士。授青阳知县。南京覆，走匿九华山，谋举兵。事泄被执，夜死旅店中。

球，溧阳诸生，僉事鼎新子也。毁家募兵。兵散，被执而死。

石磐，盐城诸生，与都司酆某同举兵，兵败被执。酆言：“此儒生，吾劫之为书记耳。”石磐曰：“吾首事，奈何讳之！”系狱六十余日，与酆偕死。

湛，太仓诸生。城已下，与兄淳复集里人数百围城。城中兵出击，淳赴水死，湛被斫死。

之琦，历官副总兵，驻福山。苏州既降，诸生陆世钥聚众焚城楼。之琦率千人入城，与大清兵战，溃走，之琦战死。

其时以诸生死者，有六合马纯仁、邳州王台辅。南京既下，六合即归附，纯仁题铭桥柱，抱石投水死。台辅，当崇祯末，闻宦官复出镇，将草疏极谏。甫入都，都城陷，乃还。福王时，东平伯刘泽清、御史王燮张乐大宴于睢宁。台辅衰乡至直入，责之曰：“国破君亡，此公等卧薪尝胆、食不下咽时，顾置酒大会耶！”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引去。及南京覆，台辅视其廩曰：“此吾所树，尽此死。”明年，粟尽，北面再拜，自缢死。

沈犹龙，字云升，松江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鄞县知县。天启初，征授御史，出为河南副使。崇祯元年，召复故官，进太仆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抚福建。江西妖贼张普薇等作乱，犹龙遣游击黄斌卿协剿，大破之。增秩赐金，以忧

归。服阙，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

十七年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亲归。明年，南京失守，列城望风下。闰六月，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官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与合。犹龙乃偕里人李待问、章简等，募壮士数千人守城，与二将相犄角，而参将侯承祖守金山。八月，大清兵至，二将败于春申浦，城遂被围。未几破，犹龙出走，中矢死。待问守东门，简守南门，城破，俱被杀。华亭教谕眭明永题诗明伦堂，投缯死。诸生戴泓赴池死。嘉定举人傅凝之参志葵军事，兵败，赴水死。大清兵遂攻金山，承祖与子世禄犹固守。城既破，巷战逾时，世禄中四十矢，被获，死之。承祖亦被获，说之降，不从，遂被杀。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

待问，字存我，崇祯末进士。授中书舍人。工文章，兼精书法。简，字坤能。举于乡，官罗源知县。

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崇祯十年进士。选绍兴推官。

东阳诸生许都者，副使达道孙也。家富，任侠好施，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思得一当。子龙尝荐诸上官，不用，东阳令以私憾之。适义乌奸人假中贵名招兵事发，都葬母山中，会者万人。或告监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间聚众数万，连陷东阳、义乌、浦江，遂逼郡城，既而引去。巡抚董象恒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抚标兵，命子龙为监军讨之，稍有俘获。而游击蒋若来破其犯郡之兵，都乃率余卒三千保南砦。雄欲抚贼，语子龙曰：“贼聚

粮据险，官军不能仰攻，非旷日不克。我兵万人，止五日粮，奈何？”子龙曰：“都，旧识也，请往察之。”乃单骑入都营，责数其罪，谕令归降，待以不死。遂挟都见雄。复挟都走山中，散遣其众，而以二百人降。光先与东阳令善，竟斩都等六十余人于江浒。子龙争，不能得。

以定乱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京师陷，乃事福王于南京。其年六月，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海舟议不可缓，请专委兵部主事何刚训练，从之。太仆少卿马绍愉奉使陛见，语及陈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当恤。”廷臣无应者，独少詹事陈盟曰可。因命予恤，且追罪尝劾新甲者。廷臣怨刘孔昭殿上相争事，不敢言。子龙与同官李清交章力谏，事获已。

未几，列上防守要策，请召还故尚书郑三俊，都御史易应昌、房可壮、孙晋，并可之。又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乃命禁讹传诬惑者。子龙又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亦不听。明年二月乞终养去。

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为僧。寻以受鲁王部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

夏允彝，字彝仲。弱冠举于乡，好古博学，工属文。是时东林讲席盛，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崇祯十年，与子龙同成进士，授长乐知县，善决疑狱。他郡邑不能决者，上官多下长乐。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

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允彝为首。帝召见，大臣方岳贡等力称其贤，将特擢。会丁母忧，未及用。

北都变闻，允彝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闻福王立，乃还。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请终制，不赴。御史徐复阳希要人旨，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丧授职为非制，以两人皆东林也。两人实未尝赴官，无可罪。吏部尚书张捷遽议贬秩调用。

未几，南都失，彷徨山泽间，欲有所为。闻友人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允彝死后二年，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陈子龙狱词连及，亦死。而同社徐孚远，举于乡，因松江破，遁入海，死于岛中。

侯峒曾，字豫瞻，嘉定县人。给事中震暘子也。天启五年成进士，授南京武选司主事，丁父忧。崇祯七年入都。兵部尚书张凤翼荐为职方郎中，峒曾力辞，乃改南京文选司主事。由稽勋郎中迁江西提学参议。给事中耿始然督赋至，他监司以属礼见，峒曾独与抗礼。益王势方炽，岁试黜两宗生，王怒，使人谗让，峒曾不为动。迁广东副使，不赴。起浙江右参政，分守嘉、湖。漕卒击伤秀水知县李向中，峒曾请于抚按，捕戮首恶，部内肃然。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贤能监司五人，峒曾与焉。召为顺天府丞，未赴而京师陷。

福王时，用为左通政，辞不就。及南京覆，州县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为倡，偕里人黄淳耀、张锡眉、董用圆、马元调、唐全昌、夏云蛟等誓死固守。大清兵来攻，峒曾乞师于吴淞总兵官吴志葵。志葵遣游击蔡祥以七百人来赴，一战失利，束甲遁，外援遂绝，城中矢石俱尽。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大清兵入。峒曾拜家庙，挈二子元演、元洁并沈于池。锡眉、用圆、元调、全昌、

云蛟皆死之。锡眉、用圆皆举人。用圆官秀水教谕。元调、全昌、云蛟并诸生。

其时聚众城守而死者有江阴阎应元、昆山硃集璜之属。

应元，字丽亨，顺天通州人。崇祯中，为江阴典史。十七年，海贼顾三麻入黄田港，应元往御，手射杀三人。贼退，以功迁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阴。

明年五月，南京亡，列城皆下。闰六月朔，诸生许用倡言守城，远近应者数万人。典史陈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为将。而前都司周瑞龙泊江口，相犄角。战失利，大清兵逼城下。徽人程璧尽散家赀充饷，而身乞师于吴淞总兵官吴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战不胜，瑞龙水军亦败去，明遇乃请应元入城，属以兵事。

大清兵力攻城，应元守甚固。东平伯刘良佐用牛皮帐攻城东北，城中用砲石力击。良佐乃移营十方庵，令僧陈利害。良佐旋策马至，应元誓以大义，屹不动。及松江破，大清兵来益众，四围发大砲，城中死伤无算，犹固守。八月二十一日，大清兵从祥符寺后城入，众犹巷战，男妇投池井皆满。明遇、用皆举家自焚。应元赴水，被曳出，死之。

训导冯厚敦冠带缢于明伦堂，姊及妻王结丕任投井死。里居中书舍人戚勋令妻及子女、子妇先缢，乃举火自焚，从死者二十人。举人夏维新，诸生王华、吕九韶自刎死。

贡生黄毓祺者，好学，有盛名，精释氏学。与门人徐趋举兵行塘，以应城内兵。及城陷，两人逸去。明年冬，趋侦江阴无备，率壮士十四人袭之。不克，皆死。毓祺既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争死。而毓祺以敕印事发，逮系江宁狱，将刑，其门人告之期，命取袈衣自敛，跏坐而逝。

硃集璜，字以发，昆山贡生。学行为乡里所推，教授弟子

数百人。南京既亡，昆山议拒守，而县丞阎茂才已遣使迎降。县人共执杀茂才，以六月望，推旧将王佐才为帅，集璜及周室瑜、陶琰、陈大任等共举兵。参将陈宏勋、前知县杨永言率壮士百人为助。佐才亦邑人，尝官狼山副总兵，年老矣。大清兵至，宏勋率舟师迎战，败还，游击孙志尹战歿。城陷，永言遁去。佐才纵民出走，而已冠带坐帅府，被杀。集璜投东禅寺后河死。门人孙道民、张谦同日死。室瑜、琰、大任亦死之。室瑜子朝矿、大任子思翰皆同死。室瑜举于乡，官仪封知县。琰、大任皆诸生。

时以守御死者，苏达道、庄万程、陆世鏗、陆云将、归之甲、周复培、陆彦冲。代父死者，沈征宪、硃国轼。救母死者，徐洺。自尽者，徐澥、王在中、吴行贞。

杨文骢，字龙友，贵阳人。浙江参政师孔子。万历末，举于乡。崇祯时，官江宁知县。御史詹兆恒劾其贪污，夺官候讯。事未竟，福王立于南京，文骢戚马士英当国，起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皆监军京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请筑城以资守御，从之。文骢善书，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颇推奖名士，士亦以此附之。

明年迁兵备副使，分巡常、镇二府，监大将郑鸿逵、郑彩军。及大清兵临江，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砲石，以为克敌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雾潜济，迫岸。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文骢走苏州。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尽降。命鸿胪丞黄家鼐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遂走处州。时唐王已自立于福州矣。

初，唐王在镇江时，与文骢交好。至是，文骢遣使奉表称贺。鸿逵又数荐，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令图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于淮安。王贫宴甚，鼎卿赙给之，王与定布衣交，以故宠鼎卿甚。及鼎卿上谒，王以故人子遇之，奖其父子，拟以汉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为人诋讟。

明年，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

临，字武公，桐城人，兵部侍郎晋之弟。文骢招入幕，奏为职方主事，竟与同死。

其时起兵旁掠郡县者有吴易，字日生，吴江人。生有膂力，趺弛不羈。崇祯末，成进士。福王时，谒史可法于扬州。可法异其才，题授职方主事，为己监军。明年，奉檄征饷江南，未还而扬州失，已而吴江亦失。易走太湖，与同邑举人孙兆奎，诸生沈自駟、自炳，武进吴福之等谋举兵。旬日得千余人，屯于长白荡，出没旁近诸县，道路为梗。唐王闻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南诸军。文骢奏易斩获多，进为兵部尚书。鲁王亦授易兵部侍郎，封长兴伯。八月，大清兵至，易遂败走。父承绪、妻沈及女皆投水死，自駟、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获，一军尽歼。明年，易乡人周瑞复聚众长白荡，迎易入其营。八月，事泄被获，死之。福之，钟恋子也。兆奎兵败时，虑易妻女被辱，视其死而后行，故被获。械至江宁，死之。

陈潜夫，字元倩，钱塘人。家贫落魄，好大言以贻俗。崇祯九年举于乡，益广交游，为豪举，好臧否人，里中人恶之。友人陆培兄弟为文逐潜夫，潜夫乃避居华亭。十六年冬，授开

封推官。大河南五郡尽为贼据，开封被河灌，城虚无人，长吏皆寄居封丘。有劝潜夫弗往者，不听，驰之封丘。会叛将陈永福率贼兵出山西，其子德为巡抚秦所式部将，缚巡按御史苏京去。潜夫募民兵千，请于所式及总兵卜从善、许定国，令共剿，皆不肯行。潜夫乃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县，檄召旁近长吏，设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贼所设伪巡抚梁启隆居开封，他伪官散布郡邑间甚众，而开封东西诸土寨剽掠公行，相攻杀无已。潜夫转侧杞、陈留间，朝夕不自保。闻西平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躬往说之。五月五日方誓师，而都城失守。报至，乃恸哭，令其下缟素。洪起兵万，号五万，潜夫兵三千，俘杞伪官，启隆闻风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贼将陈德于柳园。时李自成已败走山西，而南阳贼乘间犯西平，洪起引还，潜夫亦随而南。

福王立南京，潜夫传露布至，朝中大喜，即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潜夫乃入朝言：“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豪杰结寨自固者，引领待官军。诚分命藩镇，以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则众心竞奋，争为我用。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抚将帅屯锐师要害以策应之。宽则耕屯为食，急则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后救援，长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联络素定，旬日可集十余万人。诚稍给糗粮，容臣自将，臣当荷戈先驱，诸藩镇为后劲，河南五郡可尽复。五郡既复，画河为固，南连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两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抚纷纭，并为虚设。若不思外拒，专事退守，举土地甲兵之众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

当是时，开封、汝宁间列寨百数，洪起最大；南阳列寨数

十，萧应训最大，洛阳列寨亦数十，李际遇最大。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潜夫请予挂印为将军。马士英不听，而用其姻娅越其杰巡抚河南。潜夫自九月入觐，便道省亲，甫五日即驰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诸镇兵无至者。其杰老惫不知兵。兵部尚书张缙彦总督河南、山东军务，止提空名，不能驭诸将。其冬，应训复南阳及泌阳、舞阳、桐柏，遣子三杰献捷。潜夫授告身，饮之酒，鼓吹旌旗前导出。三杰喜过望，往谒其杰。其杰故为尊严，厉辞诘责，诋为贼。三杰泣而出，萌异心。潜夫过诸寨，皆饶吹送迎；其杰间过之，诸寨皆闭门不出。其杰恚，谮潜夫于士英。士英怒，冬尽，召潜夫还，以凌駟代。潜夫亦遭外艰归。

明年三月，给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颿，并及潜夫。士英以遇颿己私人，置不问，独令议潜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继妃，广昌伯刘良佐具礼送之。潜夫至寿州，见车马驺从传呼皇后来，亦称臣朝谒。及童氏入都，王以为假冒，下之狱。遂责潜夫私谒妖妇，逮下狱治之。

未几，南都不守，潜夫得脱归。闻鲁王监国绍兴，渡江往谒，命复故官，加太仆少卿，监军，乃自募三百人列营江上。寻进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顺治三年五月晦，江上师尽溃，潜夫走至山阴化龙桥，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年三十七。

始为文逐潜夫者陆培，字鯤庭，举进士，为行人，奉使事竣归省。南京既覆，闻潞王又降，以绳授二仆，从容就缢而死，年二十九。培少负俊才，有文名，行谊修谨，客华亭，尝却奔女于室云。

沈廷扬，字季明，崇明人。好谈经济。崇祯中，由国子生为内阁中书舍人。十二年冬，帝以山东多警，运道时梗，议复海运。廷扬生海滨，习水道，上疏极言其便，且辑海运书五卷

以呈。帝喜，即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由淮安出海，抵天津，仅半月。帝大喜，即加户部郎中，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海运事。初，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自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请从登州直达宁远，帝用其议，省费多。十五年命再赴淮安督海运，事竣，加光禄少卿，仍领其事。

及京师陷，福王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饷务，馈江北诸军。南京失守，走还乡里。后航海至舟山，依黄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总督水师。鲁王授官亦如之。鲁王航海之明年，廷扬督舟师北上，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飓风大作，舟胶于沙，为大清兵所执。谕之降，不从，乃就戮。

林汝翥，字大葳，福清人。举于乡，授沛县知县。天启二年，战却徐鸿儒兵，缉妖人王普光党有功，特擢御史。四年六月，巡视京城。民曹大妻与人奴角口，服毒死。火者曹进、傅国兴率众大掠奴主家，用大锥锥其主，刑官不敢问。汝翥捕得进，进惧劾，请受杖，遂杖之五十。国兴邀于道，骂不已，汝翥收系之，亦请受杖，复杖之。魏忠贤大怒，立传旨廷杖汝翥。先数日，群奄殴杀万璟。汝翥大惧，逸至遵化。巡抚邓彛美为代题，都御史孙玮、御史潘云翼等交章论救。不听，卒杖之，削籍归。崇祯初，起官右参议，分守温处道，不赴。久之，起琼州道，坐奸民煽乱，贬秩归。福王时，起云南佾事，已而解职。鲁王次长垣，召为兵部右侍郎，与员外郎林惣攻福宁，战败被执，谕降不从，系之，吞金屑而死。

惣，字子野，汝翥同邑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海宁知县。邑有妖人以剑术惑众，聚千人，惣捕杀之。南都覆，杭州亦不守，卒乘机乞饷，环署大噪。惣罪为首者，而如其请。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以为御史，改文选员外郎，募兵福宁。闻

王被杀，大恸，走匿山中。及鲁王航海至长垣，福清乡兵请恂为主，与汝燾共攻城，歿于阵。

郑为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祯十六年进士。除浦城知县。唐王道浦城，知其廉，及自立，召为御史。部民相率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视仙霞关，驻浦城。寻令巡抚上游四府，兼领关务。郑芝龙部将夺民舟，为虹叱责之。芝龙诉于王，王为谕解。然是时芝龙已怀异志，尽撤守关将，仙霞岭二百里间无一人。顺治三年八月，大清兵长驱直入，为虹亟还浦城，纵士民出走，自守空城。无何，被执，与给事中黄大鹏并死之，年二十有五。

大鹏，字文若，建阳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为义乌知县，有能声。唐王召为兵科给事中，从至建宁，令与为虹共守仙霞岭，竟同死。时王在延平，闻仙霞关失守，仓猝走汀州。守延平者为王士和，从走汀州者有胡上琛、熊纬，皆以死事著。

士和，字万育，金溪人。崇祯中，举于乡。南京既覆，江西亦被兵，士和避入闽，授吏部司务。疏陈时政阙失，凡数千言，唐王刊赐文武诸臣，且召士和入对，嘉奖备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八月，王走汀州，留兵部侍郎曹覆泰偕士和居守。俄警报叠至，士和召父老曰：“吾虽一月郡守，当与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数万生灵尽膏斧钺。”众泣，士和亦泣。退入内署，谓友人曰：“吾一介书生，数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劝止之，正色曰：“君子爱人以德，姑息何为。”从容正衣冠，闭户投缢死。

上琛，字席公。世袭福州右卫指挥使。好读书，能诗。既袭职，复举武乡试。唐王时，官锦衣卫指挥，迁署都督僉事，充御营总兵官，从至汀州。王被执，上琛奔还福州，谓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为我采毒草来。”妾刘年二十，愿同死。

上琛喜曰：“汝幼妇亦能死耶！”遂整冠带与妾共饮药酒而卒。

纬，字文江，南昌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行人。两京既覆，每饮酒，辄涕泗交横下。友人语之曰：“昔狼曠有言‘吾未获死所’，子既有志，曷求所乎？”乃赴延平谒唐王，擢给事中。寻扈行至汀州，遘变，从官皆散，纬仍奔赴。遇大清兵，死之。

赞曰：废兴之故，岂非天道哉。金声等以乌合之师，张皇奋呼，欲挽明祚于已废之后，心离势涣，败不旋踵，何尺寸之能补。然卒能致命遂志，视死如归，事虽无成，亦存其志而已矣。

##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

杨廷麟 彭期生等 万元吉 杨文荐 梁于浚 郭维经  
姚奇胤 詹兆恒 胡梦泰 周定仍等 陈泰来 曹志明 王养正  
夏万亨等 曾亨应 弟和应 子筠 揭重熙 傅鼎铨 陈子壮 麦而炫  
硃实莲 霍子衡 张家玉 陈象明等 陈邦彦 苏观生

杨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勤学嗜古，有声馆阁间，与黄道周善。十年冬，皇太子将出阁，充讲官兼直经筵。廷麟具疏让道周，不许。明年二月，帝御经筵，问保举考选何者为得人。廷麟言：“保举当严举主，如唐世济、王维章乃温体仁、王应熊所荐。今二臣皆败，而举主不问。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欲收保举效得乎？”帝为动色。

其冬，京师戒严。廷麟上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言：“陛下有挾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嗣昌及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与高起潜、方一藻倡和款议，武备顿忘，以至于此。今可忧在外者三，在内者五。督臣卢升以祸国责枢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将士畏法，无有二心。召见大小诸臣，咨以方略。谕象升集诸路援师，乘机赴敌，不从中制。此今日急务也。”时嗣昌意主和议，冀纾外患，而廷麟痛诋之。嗣昌大恚，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升军。象升喜，即令廷麟往真

定转饷济师。无何，象升战死贾庄。嗣昌意廷麟亦死，及闻其奉使在外，则为不恠者久之。

初，张若麒、沈迅官刑曹，谋改兵部，御史涂必泓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两人疑疏出廷麟指，因与嗣昌比而构廷麟。会廷麟报军中曲折，嗣昌拟旨责以欺罔。事平，贬廷麟秩，调之外。黄道周狱起，词连廷麟，当逮。未至而道周已释，言者多荐廷麟。十六年秋，复授职方主事，未赴，都城失守，廷麟恸哭，募兵勤王。福王立，用御史祁彪佳荐，召为左庶子，辞不就。宗室硃统𠄎类诬劾廷麟召健儿有不轨谋，以姜曰广为内应。王不问，而廷麟所募兵亦散。

顺治二年，南都破，江西诸郡惟赣州存。唐王手书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刘同升国子祭酒。同升自雩都至赣，与廷麟谋大举。乃偕巡抚李永茂集绅士于明伦堂，劝输兵饷。九月，大兵屯泰和，副将徐必达战败，廷麟、同升乘虚复吉安、临江。加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剑，便宜从事。十月，大兵攻吉安，必达战败，赴水死。会广东援兵至，大兵退屯峡江。已而万元吉至赣。十二月，同升卒。

三年正月，廷麟赴赣，招峒蛮张安等四营降之，号龙武新军。廷麟闻王将由汀赴赣，将往迎王，而以元吉代守吉安。无何，吉安复失，元吉退保赣州。四月，大兵逼城下，廷麟遣使调广西狼兵，而身往雩都趣新军张安来救。五月望，安战梅林，再败，退保雩都。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赣，与元吉凭城守。未几，援兵至，围暂解，已，复合。八月，水师战败，援师悉溃。及汀州告变，赣围已半年，守陴者皆懈。十月四日，大兵登城。廷麟督战，久之，力不支，走西城，投水死。同守者郭维经、彭期生辈皆死。

期生，字观我，海盐人，御史宗孟子。登万历四十四年进

士。崇祯初，为济南知府，坐失囚谪布政司照磨，量移应天推官，转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十六年，张献忠乱江西，迁湖西兵备佥事，驻吉安。吉安不守，走赣州，偕廷麟招降张安等，加太常寺卿，仍视兵备事。城破，冠带自缢死。

一时同殉者，职方主事周瑚，磔死。通判王明汲，编修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吏部主事龚葵，户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猷、黎遂球、柳昂霄、鲁嗣宗、钱谦亨，中书舍人袁从鶚、刘孟錡、刘应试，推官署府事吴国球，监纪通判郭宁登，临江推官胡缜，赣县知县林逢春，皆被戮。乡官卢观象尽驱男妇大小入水，乃自沉死。举人刘日佺偕母妻弟妇子侄同日死。参将陈烈数力战，众以其弟已降，疑之，烈益奋勇疾斗。及见执，不屈，顾谓赣人曰：“而后乃今知我无二心也。”遂就戮。

万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潮州推官，补归德。捕大盗李守志，散其党。崇祯四年大计，谪官。十一年秋，用曾樱荐，命以永州检校署推官事。居二年，督师杨嗣昌荐其才，改大理右评事，军前监纪。嗣昌倚若左右手，诸将亦悦服，驰驱兵间，未尝一夕安枕。嗣昌卒，元吉丁内艰归。十六年起南京职方主事，进郎中。

福王立，仍故官。四镇不和，元吉请奉诏宣谕。又请发万金犒高杰于扬州，谕以大义，令保江、淮。乃渡江诣诸将营。杰与黄得功、刘泽清方争扬州，元吉与得功书，令共奖王室。得功报书如元吉指，乃录其藁示泽清、杰，嫌渐解。廷议以元吉能辑诸镇，擢太仆少卿，监视江北军务。元吉身在外，不忘朝廷，数有条奏。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并还懿文追尊故号，祀之寝园，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难死事诸臣，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难者，以作忠义之气。从之。又言：

先帝天资英武，锐意明作，而祸乱益滋。宽严之用偶偏，

任议之途太畸也。

先帝初惩逆珰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宽大。诸臣狃之，争意见之异同，略绸缪之桑土，敌入郊圻，束手无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间，中以用严。于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练，使在朝者不暇救过，在野者无复聊生，庙堂号振作，而敌强如故，寇祸弥张。十余年来，小人用严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从宽大，悉反前规，天下以为太平可致。诸臣复竞贿赂，肆欺蒙，每趋愈下，再撻先帝之怒，诛杀方兴，宗社继殁。盖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宽；而先帝之严，亦每激于诸臣之玩。臣所谓宽严之用偶偏者此也。

国步艰难，于今已极。乃议者求胜于理，即不审势之重轻；好伸其言，多不顾事之损益。殿上之彼己日争，阍外之从违遥制，一人任事，众口议之。如孙传庭守关中，识者俱谓不宜轻出，而已有以逗挠议之者矣。贼既渡河，臣语史可法、姜曰广急撤关、宁吴三桂兵，随枢辅迎击。先帝召对时，群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议之者矣。及贼势燎原，廷臣或劝南幸，或劝皇储监国南都，皆权宜善计，而已有以邪妄议之者矣。由事后而观，咸追恨议者之误国。倘事幸不败，必共服议者之守经。大抵天下事，无全害亦无全利，当局者非朴诚通达，谁敢违众独行；旁持者竞意气笔锋，必欲强人从我。臣所谓任议之途太畸者此也。

乞究前事之失，为后事之师，以宽为体，以严为用。盖崇简易、推真诚之谓宽，而滥赏纵罪者非宽；辨邪正、综名实之谓严，而钩距索隐者非严。宽严得济，任议乃合。仍请于任事之人，严核始进，宽期后效，无令行间再踵藏垢，边才久借然灰，收之以严，然后可任之以宽也。诏褒纳之。

明年五月，南京覆，走福建，归唐王。六月，我大清兵已

取南昌、袁州、临江、吉安。逾月，又取建昌。惟赣州孤悬上游，兵力单寡。会益府永宁王慈炎招降峒贼张安，所号龙武新军者也，遣复抚州。南赣巡抚李永茂乃命副将徐必达扼泰和，拒大兵。未几，战败，至万安，遇永茂。永茂遂奔赣。

八月，叛将白之裔入万安，江西巡抚旷昭被执，知县梁于涘死之。于涘，江都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时唐王诏适至赣，永茂乃与杨廷麟、刘同升同举兵。未几，王召永茂为兵部右侍郎，以张朝綬代。甫任事，擢元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湖广诸军，召朝綬还，以同升代。元吉至赣，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抚。

顺治三年三月，廷麟将朝王，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祯末，命中书舍人张同敞调云南兵，至是抵江西，两京已相继失，因退还吉安。廷麟留与共守，用客礼待之。其将赵印选、胡一青频立功，而元吉约束甚严，诸将渐不悦。时有广东兵亦以赴援至。而新军张安者，汀、赣间峒贼四营之一，骁勇善战，既降，有复抚州功，且招他营尽降。元吉以新军足恃也，蔑视云南、广东军，二军皆解体。然安卒故为贼，居赣淫掠，遣援湖西，所过残破。及是，大兵逼吉安，诸军皆内携，新军又在湖西。城中军不战溃，城遂破。元吉退屯阜口，檄谕赣州极言云南兵弃城罪，其众遂西去。四月，大兵逼阜口，元吉不能御，入赣城。大兵乘胜抵城下。给事中杨文荐奉命湖南，过赣，入城共守御，城中赖之。文荐，元吉门生也。

元吉素有才，莅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对将吏不交一言。隔河大营遍山麓，指为空营。兵民从大营中至，言敌势盛，辄叱为间谍，斩之。江西巡抚刘远生令张琮者，将兵趋湖东。及赣围急，远生自出城，召琮于零都。赣人曰“抚军遁矣”，怒焚其舟，拘远生妻子，俄远生率琮兵至，

赣人乃大悔。琮军渡河，抵梅林，中伏大败，还至河，争舟，多死于水。远生愤甚，五月朔，渡河再战，身先士卒，遇大兵，被获，复逃归。而新军先往湖西者，闻吉安复失，仍还雩都。廷麟躬往邀之，与大兵战梅林，再败，乃散遣其军，而身入城，与元吉同守。自远生败，援军皆不敢前。六月望，副将吴之蕃以广东兵五千至，围渐解，未几复合，城中守如初。

王闻赣围久，奖劳之，赐名忠诚府，加元吉兵部尚书，文荐右佥都御史，使尚书郭维经来援。维经与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将汪起龙率师数千，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率师三千，大学士苏观生遣兵如之。两广总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数千。先后至赣，营于城外。诸将欲战，元吉待水师至并击。而中书舍人来从谔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龚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师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主事王其猷谓元吉曰：“水师帅罗明受海盗也，桀骜难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骄子。且今水涸，臣舟难进，岂能如约。

“不听。及八月，大兵闻水师将至，即夜截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无算，明受遁还，舟中火药戎器尽失。于是两广、云南军不战而溃，他营亦稍稍散去。城中仅起龙、维经部卒四千余人，城外仅水师后营二千余人。参将谢志良拥众万余雩都不进，廷麟调广西狼兵八千人逾岭，亦不即赴。会闻汀州破，人情益震惧。

十月初，大兵用向导夜登城，乡勇犹巷战。黎明，兵大至，城遂破，元吉死之。先是，元吉禁妇女出城。其家人潜载其妾缒城去，元吉遣飞骑追还，捶其家人，故城中无敢出者。及城破，部将拥元吉出城。元吉叹曰：“为我谢赣人，使阖城涂炭者我也，我何可独存！”遂赴水死，年四十有四。

杨文荐，字幼宇，京山人。由进士为兵科给事中。城破时，

病困不能起，执送南昌，绝粒而卒。

郭维经，字六修，江西龙泉人。天启五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迁南京御史，疏陈时弊，中有所举刺。帝责令指实，乃极称顺天府尹刘宗周之贤，力诋吏部尚书王永光溪刻及用人颠倒罪，帝置不问。六年秋，温体仁代周延儒辅政，维经言：“执政不患无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筹国事。国事日非，则委曰我不知，坐视盗贼日猖，边警日急，止与二三小臣争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几成聚讼，可谓有才邪？”帝切责之。忧去。久之，起故官。

北都变闻，南都诸臣有议立潞王者，维经力主福王。王立，进应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视中城。俄上言：“圣明御极将二旬，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之事，丝毫未举。令伪官纵横于凤、泗，悍卒抢攘于瓜、仪，焚戮剽掠之惨，渐逼江南，而廊庙之上不闻动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务，盈庭而议。乞令内外文武诸臣洗涤肺肠，尽去刻薄偏私及恩怨报复故习，一以办贼复仇为事。”报闻。寻迁大理少卿，左佥都御史。命专督五城御史，察非常，情鞫鞫。明年二月，隆平侯张拱日、保国公硃国弼相继以他事劾罢维经，维经回籍。唐王召为吏部右侍郎。

顺治三年五月，大兵围赣州。王乃命维经为吏、兵二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湖广、江西、广东、浙江、福建军务，督师往援。维经与御史姚奇胤募兵八千人入赣州，与杨廷麟、万元吉协守。及城破，维经入嵯峨寺自焚死，奇胤亦死之。

奇胤，字有仆，钱塘人。由进士授南海知县。地富饶，多盗贼。奇胤绝苞苴，力以弭盗为事，政声大起。入为兵部主事，改监察御史，巡按广东。未任，与维经赴援，遂同死。

詹光恒，字月如，广信永丰人。父士龙，顺天府尹。光恒举崇祯四年进士。由甄宁知县征授南京御史，疏陈盗铸之弊，

帝下所司察核。十四年夏，言燕、齐二千里间，寇盗纵横，行旅阻绝，四方饷金滞中途者，至数百万，请急发京军剿灭。又言楚、豫之疆尽青磷白骨，新征旧逋，断无从出，请多方蠲贷。帝并采纳。明年，贼陷含山，犯无为，劾总督高斗光。又明年秋，贼陷庐州，临江欲渡，陈内外合防策。再劾斗光，请以史可法代，斗光遂获谴。时江北民避乱，尽走南京。光恒虑贼谍阑入，处之城外，为严保伍，察非常，奸宄无所匿。

福王立，擢光恒大理寺丞。马士英荐阮大铖，令冠带陛见。光恒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群凶，第一美政。今者大仇未报，乃忽召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先皇灵，下短忠义气哉！”疏奏，命取逆案进览，光恒即上进。而士英亦以是日进《三朝要典》，大铖竟起用。其秋，奉命祭告，寻进本寺少卿。使事竣，即旋里。

唐王立，拜光恒兵部左侍郎，佐黄道周协守广信。广信破，奔怀玉山，聚众数千人自保。寻进攻衢州之开化县，兵败，殁于阵。

胡梦泰，字友蠡，广信铅山人。崇祯十年进士。除奉化知县。邑人戴澳官顺天府丞，怙势不输赋。梦泰捕治其子，其子走京师，醢澳，令劾去梦泰。澳念州民不当劾长吏，而劫于其子，姑出一疏，言天下不治由守令贪污，以阴诋梦泰。及得旨，令指实。其子即欲讦梦泰，而澳念梦泰无可劾，乃以嘉兴推官文德翼、平遥知县王凝命实之。给事中沈迅为两人诉枉，发澳隐情。澳下诏狱，除名。梦泰声益起。

十六年夏，吏部会廷臣举天下贤能有司十人，梦泰与焉，行取入都。帝以畿辅州县残破，欲得廉能者治之，诸行取者悉出补。梦泰得唐县。京师陷，南归。

唐王时，授兵科给事中，奉使旋里。顺治三年，大兵逼城

下，梦泰倾家募士，与巡抚周定仍等守城。围数月，城破，夫妇俱缢死。

定仍，南昌人。崇祯十六年进士。与万文英、胡奇伟、胡甲桂举兵保广信，唐王即以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城破，死之。

文英，亦南昌人。初为凤阳推官，以子元亨代死，得脱归。福王时，起礼部主事，丁艰不赴。唐王授为兵部员外郎，监黄道周诸军，协守广信。诸军败于铅山，文英举家赴水死。

奇伟，进贤人。历官兵部主事。唐王授为湖东副使，守广信，兵败，死之。

田桂，字秋卿，昆山人。崇祯十二年以乡试副榜贡入国学，授南昌通判。迁永州同知，以道梗改广信。至则南昌、袁州、吉安俱失。广信止疲卒千人，士民多窜徙。会黄道周以募兵至，相与议城守。已而道周败歿，势益孤，甲桂效死不去。城破被执，谕降不从，幽别室，自经死。

有毕贞士者，贵溪人，举于乡。同守广信，城破，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桥，望拜祖茔，触桥柱死。

陈泰来，字刚长，江西新昌人。崇祯四年进士。由宣城知县入为户科给事中。十五年冬，都城戒严，泰来陈战守数策。总督赵光抃言泰来与同官荆祚永素晰边情，行间奏报，宜敕二臣参预，报可。泰来又自请假兵一万，肃清鞞。帝壮之，即改授兵科，出视诸军战守方略，召对中左门。至军中，奏界岭失事状，劾副将柏永镇论死。以功迁吏科右给事中，乞假归。福王时，起刑科左给事中，不赴。唐王擢为太仆寺少卿，与万元吉同守赣州。再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江西义军。李自成败走武昌，其部下散掠新昌境，泰来大破之。初，益王起兵建昌，泰来欲从之。同邑按察使漆嘉祉、举人戴国土持不可。已而新

昌破，国士出降，泰来恶之。会上高举人曹志明等兵起。泰来与相结。十二月攻取上高、新昌、宁州，杀国士妻子，遂取万载。已而大兵逼新昌，守将出降，泰来走界埠，志明等从上高移军会之，进攻抚州，兵败皆死。

王养正，字圣功，泗州人。崇祯元年进士。授海盐知县。遭父丧，服除，起官秀水，中大计，补河南按察司照磨，累迁南康知府。计歼巨寇邓毛溪、熊高，一方赖之。福王时，进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大兵下江西。巡抚旷昭弃南昌遁，走瑞州，列城望风溃。养正乃与布政夏万亨、知府王域、推官刘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阅三日，有客兵内应，城即破。养正等被执，械至南昌，与万亨等同死。其妻张氏闻之，绝粒九日而死。

万亨，字元礼，昆山人，起家举人。南昌失守，避建昌，与养正同死。妻顾、子妇陆及一孙、一孙女先赴井死。仆婢死者复十余人。

域，字元寿，松江华亭人。举于乡，授宿州学正。流贼至，佐有司捍御有功。屡迁工部主事，榷税芜湖。都城陷，诸榷税者多以自入。域叹曰：“君父遭非常祸，臣子反因以为利邪！”悉归之南京户部。寻由郎中迁建昌知府。城破，械至南昌，与允浩、夏隆同日死。

允浩，掖县人。夏隆，宜兴人。皆崇祯十六年进士。时同死者六人，其一人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哀而瘞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初，建昌南城诸生有邓思铭者，闻北都陷，集其侪数十人为庠兵，期朔望习射，学技击，为国报仇。请于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邪？”众志遂懈。思铭郁郁不得志。明年，城破，死之。

建昌既破，新城知县谭梦开迎降，民潜导守关兵杀之。梦开党与民互相残，弥月不靖。唐王以邵武贡生李翔为新城知县。翔至，擒杀余党，众遂散。然民习于乱，佃人以田主征租斛大，聚数千人，噪县庭。翔潜遣义兵三百，诡称郑彩军，杀乱民。明日复斩百余级，乱乃靖。彩兵数万驻新城，畏大兵，遁入关。独监军张家玉、新城人徐伯昌与翔共守。及大兵逼，家玉亦战败入关。翔率民兵千余出城拒击。大兵从间道入城，民兵皆散，翔与伯昌皆死之。伯昌，字子期，唐王时，由举人授兵部主事，改御史者也。

时江西郡邑吏城守者，又有李时兴、高飞声。时兴，福清人，举于乡，历官袁州同知，摄府事。会城已降，时兴力城守。无何，守将蒲纓兵溃，湖广援将黄朝宣五营亦噪归。时兴度不能守，自缢于萍乡官舍，一仆亦同死。飞声，字克正，长乐人。崇祯中，由乡举授玉山知县，迁同知，气养去。唐王时，黄道周出督师，邀与偕，令摄抚州事。大兵至，遣家人怀印走谒王，而身守城死焉。

曾亨应，字子喜，临川人。父栋，广东布政使。亨应举崇祯七年进士。历官吏部文选主事。十五年秋，有诏起废，亨应以毛士龙、李右谏、乔可聘等十人上。御史张懋爵劾其纳贿行私，亨应疏辨。懋爵三疏力攻，遂被谪去。福王立之明年，江西列城皆不守。亨应命弟和应奉父入闽，而已与艾南英、揭重熙谋城守。会永宁王慈炎招连子峒士兵数万复建昌，入抚州，寓书亨应。亨应募兵数百，与相犄角。一日，方置酒宴客，大兵至。亨应避右室，其从弟指示之，遂被执，并执其长子筠。亨应顾筠曰：“勉之，一日千秋，毋自负！”筠曰：“诺。”先受刑死。释亨应缚，谕之降，不答，被戮。和应闻兄死，曰：烈哉！兄为忠臣，兄子为孝子，复何憾！”既奉父入闽，又走

避之肇庆，乃拜辞其父，投井死。先是，栋弟栻为蒲圻知县，栻兄益为贵州佥事，并死难，人称“曾氏五节”云。

始，亨应为懋爵所讦，朝士颇疑之。后亨应死节，而懋爵竟降李自成为直指使。

揭重熙，字祝万，临川人。崇祯十年以五经登进士，授福宁知州。福王时，擢吏部考功主事。外艰归。抚州破，与同里曾亨应先后举兵。唐王命以故官联络建昌兵，战败被劾。用大学士曾樱荐，以考功员外郎兼兵科给事中，从大学士傅冠办湖东兵事。泸溪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遂皆委重熙。江西巡抚刘广胤战败被执，复用樱荐，擢右佥都御史，代广胤。攻抚州，不克而退。俄闻汀州失，解兵入山。永明王拜重熙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兵，召募万余人，薄邵武，败还。

金声桓，左良玉将也，已降于大清，复乘间为乱，据南昌。大兵攻讨之，声桓死，诸军尽散，独张自盛众数万走闽。重熙入其军，约广信曹大镐并进。自盛掠邵武，战败被执。重熙走依大镐百丈霰。适大镐还军铅山，惟空营在，众就营炊食。大兵侦得之，率众至，射重熙中项，执至建宁，下之狱。重熙日呼高皇帝，祈死不得。至冬十一月，昂首受刃，颜色不改。

傅鼎铨，字维新，重熙同邑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除翰林检讨。李自成陷京师，鼎铨出谒，贼败南还。唐王时，曾樱荐鼎铨，命予知府衔，赴赣州军自效，寻复其故官。赣州破，退隐山中。已，闻金声桓叛，鼎铨举兵以应。永明王命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声桓灭，鼎铨往来自盛、大镐军。顺治八年，至广信张村，为守将所执，系南昌狱。谕之降，不从。令作书招重熙，亦不从。八月朔，乃从容就刑。

鼎铨自降流贼，为乡人非笑，尝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

乡人更贤鼎铨。已，重熙、大镐相继败，都昌督师余应桂亦以是岁亡，江右兵遂尽。

陈子壮，字集生，南海人。万历四十七年以进士第三人授翰林编修。天启四年典浙江乡试，发策刺阉竖。魏忠贤怒，假他事削子壮及其父给事中熙昌籍。崇祯初，起子壮故官，累迁礼部右侍郎。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子壮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乃会诸臣，列上蠲租、清狱、使过、宥罪等十二事。帝以海内多故，思广罗贤才，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子壮虑为民患，立陈五不可。会唐王上疏，历引前代故事，诋子壮，遂除子壮名，下之狱，坐赎徒归。久之，廷臣交荐，起故官，协理詹事府。未上，京师陷。

福王立，起礼部尚书。至芜湖，南京亦失守，乃归。唐王立福建，召相子壮。以前议宗室事，有宿憾，辞不行。

顺治三年，汀州遭变，丁魁楚等拥立桂王子永明王由榔于肇庆。苏观生又议立唐王弟聿，子壮沮不得，退居邑之九江村。永明王授子壮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军务。会大兵入广州，聿被执死，子壮止不行。

明年春，张家玉、陈邦彦及新会王兴、潮阳赖其肖先后起兵，子壮亦以七月起兵九江村。兵多蜒户番鬼，善战。乃与陈邦彦约共攻广州，结故指挥使杨可观等为内应。事泄，可观等死。子壮驻五羊驿，为大兵击败，走还九江村。长子上庸阵歿。会故御史麦而炫破高明，迎子壮，以故主事硃实莲摄县事。实莲，子壮邑子也。九月，大兵克高明，实莲战死。子壮、而炫俱执至广州，不降，被戮。子壮母自缢。永明王赠子壮番禺侯，谥文忠，廕子上图锦衣卫指挥使。

而炫，字章闇，高明人。由进士历上海、安肃知县。唐王

时，擢御史。

实莲，字子洁。由举人历官刑部主事。

初，聿之自立于广州也，召南海霍子衡为太仆卿。子衡，字觉商，举万历中乡试，历袁州知府。及官太仆时，而广州不守。子衡乃召妾莫氏及三子应兰、应荃、应芷语之曰：“《礼》，‘临难毋苟免’，若辈知之乎？”三子皆应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笔大书“忠孝节烈之家”六字，悬中堂，易朝服，北向拜。又易绯袍，谒家庙。先赴井死。妾从之，应兰偕妻梁氏及一女继之，应荃、应芷偕其妻徐氏、区氏又继之。惟三孙得存。有小婢见之，亦投井死。

张家玉，字元子，东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李自成陷京师，被执。上书自成，请旌己门为：“翰林院庶吉士张先生之庐”，而褒恤范景文、周凤翔等，隆礼刘宗周、黄道周，尊养史可程、魏学濂。自称殷人从周，愿学孔子，称自成大顺皇帝。自成怒，召之入，长揖不跪。缚午门外三日，复胁之降，怵以极刑，卒不动。自成曰：“当磔汝父母！”乃跪。时其父母在岭南，家玉遽自屈，人咸笑之。

贼败南归。阮大铖等攻家玉荐宗周、道周于贼，令收人望，集群党。家玉遂被逮。明年，南都失守，脱归。从唐王入福建，擢翰林侍讲，监郑彩军。出杉关，谋复江西，解抚州之围。

顺治三年，风闻大兵至，彩即奔入关，家玉走新城。大兵来攻，出战，中矢，堕马折臂，走入关。令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信。广信已失，请募兵惠、潮，说降山贼数万，将赴赣州急。会大兵克汀州，乃归东莞。

四年，家玉与举人韩如璜结乡兵攻东莞城，知县郑霖降，乃籍前尚书李觉斯等贖以犒士。甫三日，大兵至，家玉败走。奉表永明王，进兵部尚书。无何，大兵来击，如璜战死，家玉

走西乡。祖母陈、母黎、妹石宝俱赴水死。妻彭被执，不屈死，乡人殄焉。西乡大豪陈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袭东莞，战赤冈。未几，大兵大至，攻数日，家玉败走铁冈，文豹等皆死。

觉斯怨家玉甚，发其先塋，毁及家庙，尽灭家玉族，村市为墟。家玉过故里，号哭而去。道得众数千，取龙门、博罗、连平、长宁，遂攻惠州，克归善，还屯博罗。大兵来攻，家玉走龙门，复募兵万余人。家玉好击剑，任侠，多与草泽豪士游，故所至归附。乃分其众为龙、虎、犀、象四营，攻据增城。

十月，大兵步骑万余来击。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战十日，力竭而败，被围数重。诸将请溃围出，家玉叹曰：“矢尽砲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因遍拜诸将，自投野塘中以死，年三十有三。明年，永明王赠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增城侯，谥文烈。其父兆龙犹在，以子爵封之。

陈象明，字丽南，家玉同邑人。崇祯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榷税淮安，以清操闻。屡迁饶州知府。忤巡按御史，被劾。谪两浙盐运副使，累迁湖南道副使。唐王时，总督何腾蛟令征饷广西。会永明王立，广东地尽失。象明征调土兵，与陈邦传连营，东至梧州榕树潭，遇大兵，战败，死之。

广东之失也，龙门破，里人廖翰标以二幼子托从父，从容自缢死。番禺破，里人梁万爵曰“此志士尽节之秋也”，赴水死。翰标，天启中举人，官江西新城知县，廉惠，民为建祠。万爵，字天若，唐王时举人。

陈邦彦，字令斌，顺德人。为诸生，意气豪迈。福王时，诣闕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唐王聿键读而伟之。既自立，即其家授监纪推官。未任，举于乡。以苏观生荐，改职方主事，监广西狼兵，援赣州。至岭，闻汀州变，劝观生东保潮、惠，

不听。

会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监国于肇庆，观生遣邦彦入贺。王因赣州破，惧逼己，西走梧州。邦彦甫入谒，而观生别立唐王聿于广州，邦彦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余辈召入舟中。王太后垂帘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语以广州事。邦彦请急还肇庆，正大位以系人心。命南雄勅卒取韶，制粤东十郡之七，而委其三于唐王，代我受敌，从而乘其敝。王大悦，立擢兵科给事中，赍敕还谕观生。抵广州，闻使臣彭耀被杀，乃遣从人授观生敕，而自以书晓利害。观生犹豫累日，欲议和，会闻永明王兵大败，不果。邦彦遂变姓名入高明山中。

顺治三年冬十二月，大兵破广州，观生死，列城悉下，邦彦乃谋起兵。初，赣州万元吉遣族人万年募兵于广，得余龙等千余人，未行而赣州失。龙等无所归，聚甘竹滩为盗，他溃卒多附，至二万余人。总督硃治卞间招降之，既而噪归。四年春，大兵定广州，克肇庆、梧州，败走治卞间，杀魁楚，前驱抵平乐。永明王方自梧道平乐，走桂林，势危甚。邦彦乃说龙乘间图广州，而已发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与龙会。且遣张家玉书曰：桂林累卵，但得牵制毋西，浚、平间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以为然。然龙卒故无纪律，大兵自桂林还救，扬言取甘竹滩，龙等顾其家，辄退，邦彦亦却归。既，乃遣门人马应芳会龙军取顺德。无何，大兵至，龙战败，应芳被执，赴水死。四月，龙再战黄连江，亦败歿。大兵攻家玉于新安。邦彦乃弃高明，收余众，徇下江门据之。

初，广州之围，大兵知谋出邦彦，求其家，获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为书招邦彦。邦彦判书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七月与陈子壮密约，复攻广州。子壮先至，谋泄，将引退。邦彦军亦至，谋伏兵禺珠洲侧，伺大

兵还救会城，而纵火以焚舟。子壮如其计，果焚舟数十。大兵引而西，邦彦尾之。会日暮，子壮不能辨旗帜，疑皆敌舟也，阵动。大兵顺风追击，遂大溃。子壮奔高明，邦彦奔三水。八月，清远指挥白常灿以城迎邦彦。乃入清远，与诸生硃学熙婴城固守。

邦彦自起兵，日一食，夜则坐而假寐，与其下同劳苦，故军最强，尝分兵救诸营之败者。至是精锐尽丧，外无援军。越数日，城破，常灿死。邦彦率数十人巷战，肩受三刃，不死，走硃氏园，见学熙缢，拜哭之。旋被执，馈之食，不食，系狱五日，被戮。邦彦死，子壮被执。逾月，家玉亦自沉。永明王赠邦彦兵部尚书，谥忠愍，廕子锦衣指挥。

苏观生，字宇霖，东莞人。年三十始为诸生。崇祯中，由保举授无极知县。总督范志完荐其才，进永平同知，监纪军事，寻迁户部员外郎。十七年，京师陷，脱还南京，进郎中，催饷苏州。明年五月，南京破，走杭州。会唐王聿键至，观生谒王。王与语大悦，联舟入福建。与郑芝龙、鸿逵兄弟拥立王，擢为翰林学士，旋进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设储贤馆，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观生领之。观生矢清操，稍有文学，而时望不属。王以故人，恩眷出廷臣右，乃超拜东阁大学士，参机务。

观生数赞王出师。见郑氏不足有为，事权悉为所握，请王赴赣州，经略江西、湖广。王乃议观生先行。明年，观生赴赣州，大征甲兵。饷不继，竟不能出师。

时顺治三年三月，大兵破吉安，总督万元吉乞援，观生遣二百人往。元吉令协守绵津滩，遇大兵，溃走。元吉乃退回赣州，大兵遂围城。观生走南康，赣人数告急，不敢援。六月，大兵退屯水西，观生发三千人助赣守。久之，他将战败。九月，大兵再攻赣州，三千人皆引去。时观生移驻南安，闽中急，不

能救。聿键死于汀州，赣州亦破，观生退入广州。监纪主事陈邦彦劝观生疾趋惠、潮，扼漳、泉、两粤可自保。观生不从。

会丁魁楚等议立永明王，观生欲与共事。魁楚素轻观生，拒不与议，吕大器亦叱辱之。适唐王弟聿 与大学士何吾驺自闽至，南海关捷先、番禺梁朝钟首倡兄终弟及议。观生遂与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以十一月二日拥立王，就都司署为行宫。即日封观生建明伯，掌兵部事，进吾驺等秩，擢捷先吏部尚书，旋与元镜、应华、道唯并拜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时仓卒举事，治宫室、服御、鹵簿，通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云。

永明王监国肇庆，遣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赍敕往谕。耀，顺德人，过家拜先庙，托子于友人。至广州，以诸王礼见，备陈天潢伦序及监国先后，语甚切至，因历诋观生诸人。观生怒，执杀之，嘉谟亦不屈死。乃治兵日相攻，以番禺人陈际泰督师，与永明王总督林佳鼎战于三水。兵败，复招海盗数万人，遣大将林察将。

十二月二日，战海口，斩佳鼎。观生意得，务粉饰为太平事，而委任捷先及朝锺。

捷先，由进士历官监司，小有才，便笔札。朝锺举于乡，善谈论，浹旬三迁至祭酒。有杨明竞者，潮州人，好为大言，诡称精兵满惠、潮间，可十万，即特授惠潮巡抚。朝锺语人：“内有捷先，外有明竞，强敌不足平矣。”观生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有梁鏊者，妄人也，观生才之，用为吏科都给事中，与明竞大纳贿赂，日荐用数十人。

观生本乏猷略，兼总内外任，益昏瞶。招海盗资捍御，其众白日杀人，县肺肠于贵官之门以示威，城内外大扰。时大兵已下惠、潮，长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广州，报无警。观生

信之。

是月十五日，聿 视学，百僚咸集，或报大兵已逼。观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如是者三。大兵已自东门入，观生始召兵搏战。兵精者皆西出，仓卒不能集。观生走濠所问计。曰：“死尔，复何言！”观生入东房，濠入西房，各拒户自缢。观生虑其诈，稍留听之。濠故扼其吭，气涌有声，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观生信为死，遂自经。明日，濠献其尸出降。朝钟闻变赴池，为邻人救出，自经死，聿 方事阅射，急易服逾垣匿王应华家。俄缒城走，为追骑所获。馈之食，不受，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地下！”投缯而绝。吾驹、应华等悉降。

赞曰：自南都失守，列郡风靡。而赣以弹丸，独凭孤城，誓死拒命。岂其兵力果足恃哉，激于义而众心固也。迨汀、赣继失，危近目睫，而肇庆、广州日治兵相攻，自取两败。盖天速其祸，如发蒙振槁，无烦驱除矣。

##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吕大器 文安之 樊一蘅 范文光 詹天颜 吴炳 侯伟时 王锡兗  
堵胤锡 严起恒 硃天麟 张孝起 杨畏知 吴贞毓 高勳等

吕大器，字俨若，遂宁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擢吏部稽勋主事，更历四司，乞假归。以邑城庳恶，倡议修筑。工甫竣，贼至，佐有司拒守，城获全。诏增秩一等。出为关南道参议，迁固原副使。巡抚丁启睿檄大器讨长武贼，用穴地火攻法灭之。

十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劾总兵官柴时华不法，解其职，立遣副将王世宠代之。时华乞兵西部及土鲁番为变，大器令世宠讨败时华及西部，时华自焚死。塞外尔迭尼、黄台吉等拥众乞赏，谋犯肃州，守臣拒走之。大器假赏犒名，毒饮马泉，杀其众无算。又遣总兵官马爌督副将世宠等讨群番为乱者，斩首七百余级，抚三十八族而还。又击败其余党。西陲略定。

十五年六月，擢兵部添注右侍郎。大器负才，性刚躁，善避事。见天下多故，惧当军旅任，力辞，且投揭吏科，言己好酒色财，必不可用。帝趣令入京，诡称疾不至。严旨切责，亦不至，命所司察奏。明年三月始至，命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时畿辅未解严，大器及诸将和应荐、张汝行驰扼顺义牛栏山。总督赵光抃集诸镇师大战螺山，应荐阵亡，他将亦多败。大器所部无失事，增俸一等。

五月，以保定息警，罢总督官，特设江西、湖广、应天、安庆总督，驻九江，大器任之。湖北地已失，武昌亦陷，左良玉驻九江，称疾不进。以侯恂故疑大器图己，语具良玉传中。大器诣榻前与慰劳，疑稍释。而张献忠大躏湖南，分兵陷袁州、吉安。大器急遣部将及良玉军连破之樟树镇，峡江、永新二郡皆复。已而建昌、抚州陷，良玉、大器不和，兵私斗，焚南昌关厢。廷议因改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袁继咸代。

十七年四月，京师报陷，南京大臣议立君。大器主钱谦益、雷縯祚言，立潞王。议未定而马士英及刘泽清诸将拥福王至。福王立，迁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异议绌，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拥兵入朝，觊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跻阮大铖中枢。其子以铜臭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阵，授总戎，姻娅越其杰、田仰、杨文驄先朝罪人，尽登臚仕，乱名器。“夫吴姓、郑三俊，臣不谓无一事失，而端方谅直，终为海内正人之归；士英、大铖，臣不谓无一技长，而奸回邪慝，终为宗社无穷之祸”。疏入，以和衷体国答之。

未几，泽清入朝，劾大器、縯祚怀异图。大器遂乞休去，以手书监国告庙文送内阁，明无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复命法司逮治之。以蜀地尽失，无可踪迹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谦益亦以附士英、大铖，得为礼部尚书。独縯祚论死。

明年，唐王召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道梗，久之至。汀州失，奔广东，与丁魁楚等拥永明王监国，令以原官兼掌兵部事。久之，进少傅，尽督西南诸军，代王应熊，赐剑，便宜从事。至涪州，与将军李占春深相结。他将杨展、于大海、胡云凤、袁韬、武大定、谭弘、谭诣、谭文以下，皆受大器约束。宗室硃容藩自称天下兵马副元帅，据夔州。大器檄占春、大海、

云风讨杀容籓。大器至思南得疾，次都匀而卒，王谥为文肃。

文安之，夷陵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司业。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籍归。久之，言官交荐，未及召而京师陷。

福王时，起为詹事。唐王复召拜礼部尚书。安之方转侧兵戈间，皆不赴。永明王以瞿式耜荐，与王锡兗并拜东阁大学士，亦不赴。顺治七年六月，安之谒王梧州。安之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国变，绝意用世。至是见国势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职。时严起恒为首辅，王化澄、硃天麟次之，起恒让安之而自处其下。

孙可望再遣使乞封秦王，安之持不予。其后桂林破，王奔南宁。大兵日迫，云南又为可望据，不可往。安之念川中诸镇兵尚强，欲结之，共奖王室，乃自请督师，加诸镇封爵。王从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赐剑，便宜从事。进诸将王光兴，郝永忠、刘体仁、袁宗第、李来亨、王友进、塔天宝、马云翔、郝珍、李复荣、谭弘、谭诣、谭文、党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赍敕印行。可望闻而恶之，又素衔前阻封议，遣兵伺于都匀，邀止安之，追夺光兴等敕印。留数月，乃令人湖广。安之远客他乡，无所归，复赴贵州，将谒王于安龙。可望坐以罪，戍之毕节卫。

先是，可望欲设六部、翰林等官，虑人议其僭，乃以范矿、马兆义、任僎、万年策为吏、户、礼、兵尚书，并加行营之号。后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宠，与方于宣屡劝进，可望令待王入黔议之。王久驻安龙，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以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久之走川东，依刘体仁以居。

李赤心，高必正等久窜广西宾、横、南宁间。赤心死，养子来亨代领其众，推必正为主。必正又死，其众食尽，且畏大

兵逼，率众走川东，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川中旧将王光兴、谭弘等附之，众犹数十万。

顺治十六年正月，王奔永昌。安之率体仁、宗第、来亨等十六营由水道袭重庆。会谭弘、谭诣杀谭文，诸将不服。安之欲讨弘、诣，弘、诣惧，率所部降于大兵，诸镇遂散。时王已入缅甸，地尽失，安之不久郁郁而卒。

樊一蘅，字君带，宜宾人。父垣，常德知府。一蘅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知安义、襄阳，累官吏部郎中，请告归。崇祯三年秋，迁榆林兵备参议。流贼多榆林人，又久荒，饥民益相挺为盗。一蘅抚创残，修戎备，讨斩申在庭、马丙贵，平不沾泥。累被荐，迁监军副使，再迁右参政，分巡关南。总兵曹文诏败歿，群贼迫西安。总督洪承畴令一蘅监左光先、张应昌军，连破贼，击走混天星。贼逼汉中，瑞王告急，一蘅偕副将罗尚文往救。会承畴大军至，贼乃走。进按察使，偕副将马科、贺人龙屡挫祁总管于汉中，降之。十二年，擢右佾都御史，代郑崇俭巡抚宁夏，被劾罢归。十六年冬，用荐起兵部右侍郎，总督川、陕军务，道阻，命不达。

顺治元年，福王立于南京，复申前命。时张献忠已据全蜀，惟遵义未陷，一蘅与王应熊避其地。既拜命，檄诸郡旧将会师大举。会巡抚马乾复重庆，松潘副将硃化龙、同知詹天颜击斩贼将王运行，复龙安、茂州。一蘅乃起旧将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明年三月攻叙州，应试、朝宗先登，展等继至，斩馘数千级。伪都督张化龙走，遂复其城。一蘅乃犒师江上。

初，乾复重庆，贼将刘廷举走，求救于献忠。献忠命养子刘文秀攻重庆，水陆并进。副将曾英与参政刘麟长自遵义至，与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夹击，破贼兵数万。英威名

大振，诸别将皆属，兵二十余万，奉一衢节制。

杨展既复叙州，贼将冯双礼来寇，每战辄败，孙可望以大众援之。隔江持一月，粮尽，一衢退屯古蔺州，展退屯江津。贼退截硃化龙及僉事蔡肱明于羊子岭，化龙率番骑数百冲贼兵，贼惊溃，死者满山谷。化龙以军孤，还守旧地。他将复连败贼于摩泥、滴水。

一衢乃命展、应试取嘉定、邛、眉，故总兵官贾连登及其中军杨维栋取资、简，天锡、高明佐取泸州，占春、大海守忠、涪。其他据城邑奉征调者，洪、雅则曹勋及监军副使范文光，松、茂则监军僉事詹天颜，夔、万则谭弘、谭诣。一衢乃移驻纳溪，居中调度，与督师应熊会泸州，檄诸路刻期并进。献忠颇惧，尽屠境内民，沈金银江中，大焚宫室，火连月不灭，将弃成都走川北。

明年春，展尽取上川南地，屯嘉定，与勋等相声援。而应熊及王祥在遵义，乾、英在重庆，皆宿重兵。贼势日蹙，惟保宁、顺庆为贼将刘进忠所守，进忠又数败。献忠怒，遣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狄三品、王复臣等攻川南郡县。应熊、一衢急令展、天锡、龙、应试及顾存志、莫宗文、张登贵连营犍为、叙州以御之。贼连战不利，英、祥乘间趋成都，献忠立召可望等还。又闻大清兵入蜀境，刘进忠降，大惧。七月，弃成都走顺庆，寻入西充之凤凰山。至十二月，大清兵奄至，射杀献忠，贼降及败死者二三十万。可望等率残卒南奔，骤至重庆。英出不意，战败，死于江。贼遂陷綦江，应熊避之毕节卫。逾月，贼陷遵义，入贵州。大清兵追至重庆，巡抚乾败死，遂入遵义。以饷乏，旋师。王祥等复取保、宁二郡。一衢再驻江上，为收复全蜀计，乃列上善后事宜及诸将功状于永明王。拜一衢户、兵二部尚书，加太子太傅，祥、展、天锡等进爵有差。时应熊

已卒，而宗室硃容籓、故偏沅巡抚李乾德并以总制至，杨乔然、江尔文以巡抚至，各自署置，官多于民。诸将袁韬据重庆，于大海据云阳，李占春据涪州，谭诣据巫山，谭文据万县，谭弘据天字城，侯天锡据永宁，马应试据芦卫，王祥据遵义，杨展据嘉定，硃化龙、曹勋仍据故地。摇、黄诸家据夔州夹江两岸，而李自成余孽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县。一衢令不行，保叙州一郡而已。

顺治五年，容籓自称楚世子，建行台夔州，称制封拜。时乔然已进总督，而范文光、詹天颜巡抚川南、北，吕大器以大学士来督师，皆恶容籓，谋诛之。六年春，容籓遂为占春所败，走死云阳。初，展与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袭杀应试，与祥战败归。乾德利展富，说韬、大定杀展，分其赏。一衢谄乾德，诸镇亦皆愤，有离心。

秋九月，孙可望遣白文选攻杀祥，降其众二十余万，尽得遵义、重庆。一衢益孤。七年秋，可望又使刘文秀大败武大定兵，长驱至嘉定。大定、韬皆降，乾德投水死。文秀兵复东，谭弘、谭诣、谭文尽降。占春、大海降于大清。明年正月，文秀还云南，留文选守嘉定，刘镇国守雅州。三月，大清兵南征，文选、镇国挟曹勋走，文光、天颜、化龙相继死。一衢时已谢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文武将吏尽亡。

范文光，内江人。天启初，举于乡。崇祯中，历官工部主事，南京户部员外郎，告归。十七年，张献忠乱蜀，文光偕邛州举人刘道贞，芦山举人程翔凤，雅州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举义兵，奉镇国将军硃平櫛为蜀王，推黎州参将曹勋为副总兵，统诸将，而文光以副使为监军，道贞等授官有差。勋败贼雅州龙鹤山，追至城下，反为所败，退守小关山。十一月，文光督参将黎神武攻雅州，不克。明年九月，神武合雅州土、汉兵再

击贼将艾能奇于雅州，败绩。伪监司郝孟旋守锦州，文光、翔凤遣间使招之，孟旋袭杀守雅州贼，以城来归，文光等入居之。献忠死，文光保境如故。永明王命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川南，而以安绵道詹天颜巡抚川北。总督李乾德杀杨展，文光恶之，遂入山不视事。大清兵克嘉定，文光赋诗一章，仰药死。天颜兵败被执，亦死之。天颜，龙岩人，起家选贡生。

吴炳，宜兴人。万历末进士。授蒲圻知县。崇祯中，历官江西提学副使。江西地尽失，流寓广东。永明王擢为兵部右侍郎，从至桂林，令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仍掌部事。又从至武冈。大兵至，王仓猝奔靖州，令炳扈王太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伟时从之。既至，城已为大兵所据，遂被执，送衡州。炳不食，自尽于湘山寺，伟时亦死之。

伟时，公安人。崇祯中进士，历官吏部考功主事，罢官。至是补官数月，即遭难。

王锡袞，禄丰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礼部右侍郎。明年秋，尚书林欲楫出视孝陵，锡袞以左侍郎掌部事。帝禁内臣干预外政，敕礼官稽先朝典制以闻。锡袞等备列诸监局职掌，而不及东厂。提督内臣王德化言：“东厂之设，始永乐十八年，《国朝典汇》可据。礼官覆议不及，请解臣职，停厂不设。”锡袞等言：“《典汇》虽载此条，但系下文笺注。臣等以正史无文，故不敢妄引。”帝不听。锡袞复抗疏，请罢厂，亦不允。二月，帝再耕藉田。锡袞因言频岁旱蝗，三饷叠派，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俾农夫乐生。又以时方急才，请召还故侍郎陈子壮、顾锡畴，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黄道周永戍。给事中沈胤培请增天下解额，锡袞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举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谒选者，宜定制。数科不售，即令服

官。从之。

欲楫还朝，锡袞调吏部尚书。李日宣下狱，遂掌部事。帝性纯孝，尝以秋夜感念圣母孝纯太后，遂欲终身蔬食。锡袞疏谏，帝嘉其寓爱于规，进秩一等。寻解部务，直讲筵。十六年忧归。

唐王立，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土酋沙定洲作乱，执至会城，诡草锡袞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锡袞大恨，诉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

堵胤锡，字仲緘，无锡人。崇祯十年进士。历官长沙知府。山贼掠安化、宁乡，官军数败，胤锡督乡兵破灭之，又杀醴陵贼魁，遂以知兵名。十六年八月，贼陷长沙。胤锡朝覲还，贼已退。明年六月，福王命为湖广参政，分守武昌、黄州、汉阳。左良玉称兵，总督何腾蛟奔长沙，令摄湖北巡抚事，驻常德。唐王立，拜右副都御史，实授巡抚。

李自成死，众拥其兄子锦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骤至澧州。拥众三十万，言乞降，远近大震。胤锡议抚之，腾蛟亦驰檄至。乃躬入其营，开诚慰谕，称诏赐高氏命服，锦、一功蟒玉金银器，犒其军，皆踊跃拜谢。乃即军中宴之，导以忠孝大义数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谓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负！”别部田见秀、刘汝魁等亦来归。唐王大喜，加胤锡兵部右侍郎兼右佾都御史，总制其军，手书奖劳。授锦御营前部左军，一功右军，并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赏赉有差，号其营曰忠贞。封高氏贞义夫人，赐珠冠彩币，命有司建坊，题曰：“淑赞中兴”。胤锡遂与赤心等深相结，倚以自强。然赤心书疏犹称自成先帝，称高氏太后云。

已而袁宗第、刘体仁诸营先归腾蛟者，亦引与赤心合，众益盛。胤锡以刍粮难继，令散处江北就食。明年正月，腾蛟大举，期诸军尽会岳州。独赤心先至，余逗遛，卒不进。永明王立，进胤锡兵部尚书，总制如故。

顺治四年，永明王令赤心等攻荆州。月余，大清兵援荆州。赤心等大败，步走入蜀，数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卫，声言就食湖南。时王在武冈，刘承胤惧为赤心所并，计非胤锡不能御，乃加胤锡东阁大学士，封光化伯，赐剑，便宜从事。胤锡疏请得给空敕铸印，颁赐秦中举兵者，时颇议其专。承胤欲杀腾蛟，胤锡劾其罪。

八月，大兵破武冈及宝庆、常德、辰、沅、胤锡走永顺土司。寻赴贵阳，抵遵义，乞师于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请忠贞营军。会楚宗人硃容藩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擅居夔州，御史钱邦芑传檄讨之。五年正月，胤锡见容藩，责以大义，晓譬利害，散其党。

未几，金声桓、李成栋叛我大清，以江西、广东附永明王。于是马进忠、王进才、曹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间取常德、桃源、澧州、临武、蓝山、道州、靖州、荆门、宜城诸州县，进忠、赤心，必正皆封公。胤锡与进忠有隙，令赤心、必正争进忠所取常德，进忠尽焚庐舍而去。赤心等弃空城引而东，所至守将皆烧营弃城走，湖南已复州县为一空。胤锡乃率赤心等入湘潭，与腾蛟会。腾蛟令胤锡向江西，而自率进忠等向长沙。六年正月，兵方逼长沙，腾蛟在湘潭被执，诸军遂散。赤心等走广西，缘道掠衡、永、郴、桂。胤锡与胡一青守衡州，战败走桂阳。

初，赤心等入广西，龙虎关守将曹志建恶其淫掠，并恶胤锡。胤锡不知也。或说志建，胤锡将召忠贞营图志建。志建夜

发兵围胤锡，杀从卒千余。胤锡及子逃入富川瑶峒。志建索之急，瑶潜送胤锡于监军佥事何图复，间关达梧州。会王遣大臣严起恒、刘湘客安辑忠贞营。至梧而赤心等已走宾、横二州，乃载胤锡谒王于肇庆。志建迁怒图复，诱杀之，阖门俱尽。

胤锡至肇庆，时马吉翔及李元胤、袁彭年等皆专柄，各树党。胤锡乃结欢于吉翔，激赤心等东来，与元胤为难。移书瞿式耜，欲间元胤，托言王有密敕，令己与式耜图元胤，王颇不悦。元胤党丁时魁、金堡又论其丧师失地，乃令总统兵马，移驻梧州。胤锡以赤心等不足恃，欲遥结孙可望为强援，矫王命封为平辽王。胤锡寻至浔州，自恨发病，十一月卒。王赠胤锡浔国公，谥文忠。

严起恒，浙江山阴人。崇祯四年进士。历广州知府，迁衡永兵备副使。十六年，张献忠躏湖南，吏民悉遭窜。起恒独坚守永州。贼亦不至。唐王时，擢户部右侍郎，总督湖南钱法。永明王立，令兼督湖南军饷。顺治四年，王驻武冈，拜起恒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领钱法。王走靖州，起恒从不及，避难万村。已知王在柳州，闲道往从之。从返桂林，复从至柳州、南宁。李成栋叛大清，以广东附于王。起恒从王至肇庆，与王化澄、硃天麟同入直。无何，化澄、天麟相继罢。黄士俊继何吾驺为首辅，起恒次之。

时朝政决于成栋子元胤，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刘湘客，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五人附之，揽权植党，人目为五虎。起恒居其间，不能有所匡正。然起恒洁廉，遇事持平，与文安侯马吉翔、司礼中官庞天寿共患难久，无所忤。而五虎憾起恒，竟诋为邪党。王在梧州，尚书吴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狱，欲置之死。起恒顾跪王舟力救，贞毓等并恶之，乃请召还化澄，而合攻起恒。给事中雷德复劾其二十余罪，

比之严嵩。王不悦，夺德复官。起恒力求罢，王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

会郃国公高必正入覲王，贞毓欲藉其力以倾起恒，言：“朝事坏于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见，请除君侧奸，数言决矣。”必正许之。有为起恒解者，谓必正曰：“五虎攻严公，严公反力救五虎。此长者，奈何以为奸？”必正见王，乃力言起恒虚公可任，请手敕邀与俱还。文安之入朝，起恒让为首辅。桂林破，从王奔南宁。

先是，孙可望据云南，遣使乞封王。天麟议许之，起恒持不可。后胡执恭矫诏封为秦王，可望知其伪，遣使求真封。起恒又持不可，可望大怒。至是，可望知王播迁，遣其将贺九仪、张胜等率劲卒五千，迎王至南宁，直上起恒舟，怒目攘臂，问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远迎主上，功甚伟，朝廷自有隆恩。若专问此事，是挟封，非迎主上也。”九仪怒，格杀之，投尸于江。遂杀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追杀兵部尚书杨鼎和于昆仑关，皆以阻封议故。时顺治八年二月也。起恒既死，尸流十余里，泊沙渚间。虎负之登崖，葬于山麓。

硃天麟，字游初，昆山人。崇祯元年进士。授饶州推官，有惠政。考选入都，贫不能行赂，拟授部曹。帝御经筵，讲官并为称屈。及临轩亲试，乃改翰林编修。十七年正月，奉命祭淮王，抵山东而京师陷。及南都破，走福州，唐王擢少詹事，署国子监事。天麟见郑芝龙跋扈，乞假至广东。闻汀州变，又走广西，入安平土州。

顺治四年，永明王居武冈，以礼部侍郎召。天麟疏请王自将，倡率诸镇，毋坐失事机。辞不至。明年，王在南宁，擢礼部尚书，寻拜东阁大学士。天麟请亲率士兵略江右，不听，乃趋谒王。会李成栋反大清，从王至浔州。而浔帅陈邦传请世居

广西如黔国公故事，天麟执不允。邦传怒，以庆国公印、尚方剑掷天麟舟中，要必得，仍执不允。已而成栋奉王驻肇庆，天麟谓机可乘，复劝王亟颁亲征诏，规取中原。王优诏答之。

当是时，朝臣各树党。从成栋至者，曹晔、耿献忠、洪天擢、潘曾纬、毛毓祥、李绮，自夸反正功，气凌朝士。从广西扈行至者，天麟及严起恒、王化澄、晏清、吴贞毓、吴其雷、洪士彭、雷德复、尹三聘、许兆进、张孝起，自恃旧臣，诋曹、耿等尝事异姓。久之复分吴、楚两党。主吴者，天麟、孝起、贞毓、李用楫、堵胤锡、王化澄、万翱、程源、郭之奇，皆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传。主楚者，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金堡，皆外结瞿式耜，内结李元胤。元胤者，惠国公成栋子，为锦衣指挥使，进封南阳伯，握大权。彭年等倚为心腹，势张甚。

彭年尝论事王前，语不逊。王责以君臣之义，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国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君臣义安在？’王变色，大恶之。彭年等谋攻去吉翔、邦传，权可独擅也。而堡居言路，有锋气，乃疏陈八事，劾庆国公邦传十可斩，文安侯吉翔，司礼中官庞天寿，大学士起恒、化澄与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与给事中时魁等复相继劾起恒、吉翔、天寿无已。太后召天麟面谕，武冈危难，赖吉翔左右，令拟谕严责堡等。天麟为两解，卒未尝罪言者，而彭年辈怒不止。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然党益固不能解。

明年春，邦传讦堡官临清尝降流贼，受其职，且请堡为己监军。天麟因拟谕讥堡，堡大愤。时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诣阁诋天麟，至登殿陛大呼，弃官掷印而出。王方坐后殿，与侍臣论事，大惊，两手交战，茶倾于衣，急取还天麟所拟而罢。天麟遂辞位，王慰留再三，不可。陛辞，叩头泣。王亦泣曰：“卿

去，余益孤矣。”

初，时魁等谓所拟出起恒意，欲入署殴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独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天麟移居庆远。化澄贪鄙无物望，亦为时魁等所攻，碎冠服辞去。王乃召何吾驺、黄土俊入辅。未几，吾驺亦为堡等排去，独土俊、起恒在，乃复召天麟，天麟不至。堡等既连逐三相，益横，每阑入阁中，授阁臣以意指。王不得已，建文华殿于正殿旁，令阁臣侍坐拟旨以避之。堡又连劾堵胤锡及侍郎万翱、程源、郭之奇，尚书吴贞毓。贞毓等欲排去之，畏元胤为援，不敢发。

七年春，王赴梧州，元胤留肇庆，陈邦传适遣兵入卫。贞毓、之奇、翱、源乃合诸给事御史劾彭年、湘客、时魁、堡、正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王谓彭年反正有功，免议，下堡等狱。堡又以语触忌，与时魁并谪戍。湘客、正发赎配追脏。王乃再召天麟，天麟疏言：“年来百尔构争，尽坏实事。昔宋高宗航海，犹有退步。今则何地可退？当奋然自将，文武诸臣尽擐甲冑。臣亦抽峒丁，择土豪，募水手，经略岭北、湖南，为六军倡。若徒责票拟，以为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

时大兵益逼，孙可望请王赴云南。初，起恒持可望封，天麟及化澄独谓宜许。及可望使至，天麟力请从之。请臣以起恒被杀故，皆不可。天麟乃奉命经略左、右两江土司，以为勤王之助。兵未集，大兵逼南宁，王仓皇出走，天麟扶病从之。明年四月抵广南，王已先驻安龙。天麟病剧，不能入覲，卒于西坂村。

张孝起，吴江人。举于乡，授廉州推官。大兵至，逼海滨，举兵谋恢复。战败被获，妻妾俱投海死。孝起羁军中，会李成栋叛大清，孝起乃脱去。永明王以为吏科给事中。清真介直，不与流俗伍。王至梧州。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以失

李元胤援，并辞职。王报许，以孝起代时魁，掌吏科印。俄与廷臣共排去湘客等，遂为其党所疾。高必正，湘客乡人也，尤疾之，怒骂于朝，王为解乃已。久之，擢孝起右佥都御史，巡抚高、雷、廉、琼四府。城破，走避龙门岛。岛破，被执，不食七日死。

杨畏知，宝鸡人。崇祯中，历官云南副使，分巡金沧。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连陷禄丰、广通诸县及楚雄府。畏知督兵复楚雄，驻其地。必奎伏诛，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继乱，据云南，黔国公沐天波走楚雄。巡抚吴兆元不能制，许为奏请镇云南。定洲遂西追天波，畏知说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当定洲。定洲至，畏知复给之曰：“若所急者，黔国尔，今已西。待尔定永昌还，朝命当已下，予出城以礼见。今顺逆未分，不能为不义屈也。”定洲恐失天波，与盟而去。分兵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间清野缮堞，征邻境援兵，姚安、景东俱响应。定洲闻，不敢至永昌，还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贼懈，辄出击，杀伤多。乃引去，还攻石屏、宁州、巂峨，皆陷之。复西攻楚雄，迄不能下。明年，孙可望等入云南，定洲还救，大败，遁归阿迷，可望等遂据会城。

初，唐王闻畏知抗贼，进授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以巡抚吴兆元为总督。及可望等至，以畏知同乡，甚重之。寻与刘文秀西略，畏知拒战败，投水不死，踞而骂。可望下马慰之曰：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视之曰：“给我尔。”可望曰：“不信，当折矢誓。”畏知曰：“果尔，当从我三事：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可望皆许诺。乃与至楚雄，略定大理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归。迤西八府免屠戮，畏知力也。

时永明王已称号于肇庆，而诏令不至。前御史临安任僎议尊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畏知愤甚，有所忤，辄抵掌谩骂。可望数欲杀之，李定国、刘文秀为保护得免。可望与刘、李同辈，一旦自尊，两人不为下。闻肇庆有君，李锦、李成栋等并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乃议遣使奉表。畏知亦素以尊主为言。岁己丑，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龚彝赴肇庆进可望表，请王封，为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望欲权出刘、李上尔。今晋之上公，而卑刘、李侯爵可也。”乃议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定国、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赵昱为使，加畏知兵部尚书，彝兵部侍郎，同行。

时堵胤锡曾赐空敕，得便宜行事。昱乃就与谋，矫命改封可望平辽王，易敕书以往。武康伯胡执恭者，庆国公陈邦传中军也，守泗城。州与云南接，欲自结可望，言于邦传，先矫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传乃铸金章曰：“秦王之宝”，填所给空敕，令执恭赍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骇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伪也。”执恭亦曰：“彼亦伪也，所封实景国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辞敕使，下畏知及执恭狱，而遣使至梧州问故，廷臣始知矫诏事。文安侯马吉翔请封可望澄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复命。大学士严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杨鼎和助之，且请却所献白金玉带。会郧国公高必正等入朝，召使者言：“本朝无异姓封王例。我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罪固减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又致书可望，词义严正。使者唯唯退，议遂寢。必正者，李自成妻弟，同陷京师者也。

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亲率兵至贵州。十一月，大

兵破广州、桂林，王走南宁。事急，遣编修刘禔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尔，假何如真？”可望不听。定国等劝可望遣畏知终其事，可望许之。明年二月先遣部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赴南宁索沮“秦”封者起恒、鼎和及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杀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语多侵可望。遂留为东阁大学士，与吴贞毓同辅政。可望闻之怒，使人召至贵阳，面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楚雄人以畏知守城功，为立祠以祀。

吴贞毓，字元声，宜兴人。崇祯十六年进士。事唐王为吏部文选主事。事败，拥立永明王，进郎中。王驻全州，加太常少卿，仍掌选事。已，擢吏部右侍郎，从至肇庆，拜户部尚书。广东、西会城先后失，王徙浔州，再徙南宁，贞毓并从。贞毓与严起恒共阻孙可望秦王封，可望杀起恒，贞毓以奉使获免。及还，进东阁大学士，代起恒。可望自云南迁贵阳，议移王自近，挟以作威。其将掌塘报者曹延生慕贞毓，言不可移黔。

时顺治八年，大兵南征，势日迫。王召诸臣议，有请走海滨就李元胤者，有议入安南避难者，有议泛海抵闽依郑成功者。惟马吉翔、庞天寿结可望，坚主赴黔。贞毓因前阻封议，且入延生言，不敢决。元胤疏请出海。王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滨远，再下廷议，终不决。亡何，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殿后军，战败奔还。请王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濛湍。二将报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罗江土司，追骑相距止一舍。会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龙英，抵广南，岁已暮。

可望遣兵以明年二月迎王入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奉王居之。宫室庳陋，服御粗恶，守护将悖逆无人臣礼，王不堪其忧。

吉翔掌戎政，天寿督勇卫营，谄事可望，谋禅代。恶贞毓不附己，令其党冷孟鋹、吴象元、方祚亨交章弹击。且语孟鋹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启，以内外事尽付戎政、勇卫二司。大权归我，公等为羽翼，贞毓何能为！”吉翔遂遣门生郭璘说主事胡士瑞拥戴秦王。士瑞怒，历声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画《尧舜禅受图》以献可望，其品拒不从。吉翔譖于可望，杖杀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尽委吉翔、天寿。于是士瑞与给事中徐极，员外郎林青阳、蔡纘，主事张鏐连章发其奸谋。王大怒。两人求救于太后，乃免。

前御史任僎、中书方于宣劝可望设内阁九卿科道官，改印交为八叠，尽易其旧，立太庙，定朝仪，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夕谋篡位。王闻忧惧，密谓中官张福祿、全为国曰：闻晋王李定国已定广西，军声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统兵入卫。若等能密图乎？”二人言徐极、林青阳、张鏐、蔡纘、胡士瑞曾疏劾吉翔、天寿，宜可与谋，王即令告之。五人许诺，引以告贞毓。贞毓曰：“主上忧危，正我辈报国之秋。诸君中谁能充此使者？”青阳请行。乃令佯乞假归葬，而使员外郎蒋乾昌撰予定国敕，主事硃东旦书之，福祿等持入用宝。青阳于岁尽间道驰至定国所。定国接敕感泣，许以迎王。

明年夏，青阳久未还，王将择使往促，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对。都督郑胤元曰：“吉翔晨夕在侧，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济。”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及王太后陵于梧州、南宁，而遣周官诣定国。吉翔在道，微知青阳密敕事，遣人至定国营侦之。主事刘议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预谋也，告以两使赉敕状。吉翔惊骇，启报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预谋，遣其将郑国赴南宁逮之。会鏐、士瑞及李元开以王亲试，极、纘、东旦及御史林锺以久次，皆予美官。天寿及吉翔弟都督雄飞忌甚，与

其党郭璘方谋陷之。而锺、縝、极、镌、士瑞亦知事泄，仓皇劾吉翔、天寿表里为奸。王见事急，即下廷臣议罪。天寿惧，与雄飞驰贵阳，告可望。

初，青阳还至南宁，为守将常荣所留，密遣亲信刘吉告之王。王喜，改青阳给事中，谕贞毓再撰敕，铸“屏翰亲臣”金印，令吉还付青阳。至廉州，周官与青阳遇，偕至高州赐定国，定国拜受命。

而是时郑国已械吉翔至安龙，与诸臣面质。贞毓谢不知，国怒，因挟贞毓直入王所居文华殿，迫胁王，索主谋者。王惧，不敢正言，谓必外人假敕宝为之。国遂努目出，与天寿至朝房，械贞毓并胤元、锺、縝、乾昌、元开、极、镌、士瑞、东旦及太仆少卿赵赓禹，御史周允吉、硃议蓂，员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系私室。又入宫擒福祿、为国而出。其党冷孟鉞、蒲纓、宋德亮、硃企鋳等迫王速具主名，王悲愤而退。翊日，国等严刑拷掠，独贞毓以大臣免。众不胜楚，大呼二祖列宗，且大骂。时日已暮，风雷忽震烈。縝厉声曰：“今日縝等直承此狱，稍见臣子报国苦衷。”由是众皆自承。国又问曰：“主上知否？”縝大声曰：“未经奏明。”乃复收系，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为罪，报可望。可望请王亲裁，王不胜愤，下廷议。吏部侍郎张佐辰及纓、德亮、孟鉞、企鋳、蒋御曦等谓国曰：“此辈尽当处死。倘留一人，将为后患。”于是御曦执笔，佐辰拟旨，以镌、福祿、为国为首罪，凌迟，余为从罪，斩。王以贞毓大臣，言于可望罪绞。吉翔以福祿等内侍，谓王后知情，将废之，令主事萧尹历陈古废后事。后泣诉于王，乃已。诸人就刑，神色不变，各赋诗大骂而死。其家人合瘞于安龙北关之马场。已而青阳逮至，亦被杀，独官走免。时顺治十一年三月也。

居二载，定国竟奉前敕护王入云南。乃赠贞毓少师、太子

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赐祭，谥文忠，廕子锦衣，世千户，余赠恤有差。已，建庙于马场，勒碑大书“十八先生成仁处”以旌其忠。

定国既奉王居滇，即捕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将靳统武收系，将杀之。吉翔日媚统武，定国客诣统武，吉翔复媚之。因相与誉吉翔于定国，而微为辨冤。定国召吉翔，吉翔入谒，即叩头言：“王再造功，千古无两。吉翔幸望见颜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国乃大喜。吉翔因日谄定国客，令说定国荐己入内阁，遂与定国客蟠结，尽握中外权，天寿亦复用事。后从王入缅甸，天寿先死，吉翔为缅人所杀。

高勳，字无功，绍兴人。事永明王，历官光禄少卿。马吉翔、庞天寿构杀吴贞毓等，李定国奉王至云南，捕吉翔将杀之。已，为其所谏，遂免死，且荐入阁，遂得尽握中外权，而天寿亦用事。定国与刘文秀时诣二人家，定国时封晋王，文秀蜀王也。勳与御史邬昌期患之，合疏言二人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佞之门，恐滋奸弊，复蹈秦王故辙。疏上，二王遂不入朝。吉翔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国客金维新走告定国曰：勳等诚有罪，但不可有杀谏官名。”定国即偕文秀入救，乃复官。

及定国败孙可望兵，自以为无他患，武备尽弛。勳与郎官金简进谏曰：“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顿刃待两虎之毙，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胡泄泄如死。”定国诉之王前，颇激。王拟杖二臣以解之，朝士多争不可，移时未能决。而三路败书至，定国始逡巡引谢，二臣获免。简，字万藏，勳乡人。后王入缅甸，二人扈行，并死之。

有李如月者，东莞人，官御史。王驻安龙时，孙可望获叛将陈邦传父子，去其皮，传尸至安龙。如月劾可望不请旨，擅

杀勋镇，罪同莽、操，而请加邦传恶谥，以惩不忠。王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谕以谥本褒忠，无恶谥理。小臣妄言乱制，杖四十，除名，意将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王所，执如月至朝门外，抑使跪。如月向阙叩头，大呼太祖高皇帝，极口大骂。其人遂剔其皮，断手足及首，实草皮内纫之，悬于通衢。

又有任国玺者，官行人。顺治十五年，永明王将出奔，国玺独请死守。章下廷议，李定国等言：“行人议是。但前途尚宽，暂移跬，卷土重来，再图恢复，未晚也。”乃扈王入缅甸。缅甸以中秋日大会群蛮，令黔国公沐天波偕诸酋椎髻跣足，以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归泣告众曰：“我所以屈辱者，惧惊忧主上耳。否则彼将无状，我罪益大。”国玺与礼部侍郎杨在抗疏劾之。

时庞天寿已死，李国泰代掌司礼监印，吉翔复与表里为奸。国玺集宋末大臣贤奸事为一书，进之王，吉翔深恨之。王览止一日，国泰即窃去。国玺寻进御史，疏论时事三不可解，中言祸急然眉，当思出险。吉翔不悦，即令国玺献出险策。国玺忿然曰：“时事至此，犹抑言官使不言耶！”

时缅甸弟弑兄自立，欲尽杀文武诸臣，遣人来言曰：“蛮俗贵诅盟，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吉翔、国泰邀诸臣尽往。至则以兵围之，令诸臣以次出外，出辄杀之，凡杀四十二人。国玺及在、天波、吉翔、国泰、华亭侯王维恭、绥宁伯蒲缨、都督马雄飞、吏部侍郎邓士廉等皆预焉。惟都督同知邓凯以伤足不行，获免。时顺治十八年七月也。自是由榔左右无人。至十二月，缅人遂送之出境，事具国史。

初，由榔之走缅甸也，昆明诸生薛大观叹息曰：“不能背城战，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顾

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义，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儿当死孝。”大观曰：“汝有母在。”时其母适在旁，顾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两人独不能死节义耶？”其侍女方抱幼子，问曰：“主人皆死，何以处我？”大观曰：“尔能死，甚善。”于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龙潭死。次日，诸尸相牵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怀中，两手坚抱如故。大观次女已适人，避兵山中，相去数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有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为知府。嵩嗣职，循法无过。王走缅甸，过沅江，嵩与子焘迎谒，供奉甚谨，设宴皆金银器。宴毕，悉以献，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后李定国号召诸土司兵，嵩即起兵应之。已而城破，登楼自焚，阖家皆死，其土民亦多巷战死。

赞曰：明自神宗而后，浸微浸灭，不可复振。揆厥所由，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都翻案之故态也。颠覆之端，有自来矣，于当时任事诸臣何责哉。

##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何腾蛟 章旷 傅作霖)  
瞿式耜 汪𨾏等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卫人。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中授南阳知县。地四达，贼出没其间，数被挫去。已，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斩首四百余级，又讨平土寇，益知名。迁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出为怀来兵备僉事，调口北道。才谓精敏，所在见称。遭母忧，巡抚刘永祚荐其贤，乞夺情任事。腾蛟不可，固辞归。服除，起淮徐兵备僉事。讨平土寇，部内宴然。

十六年冬，拜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时湖北地尽失，止存武昌，屯左良玉大军，军横甚。腾蛟与良玉交欢，得相安。明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复德安、随州。

五月，福王立。诏至，良玉驻汉阳，其部下有异议，不欲开读。腾蛟曰：“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以死殉之。”抵良玉所，而良玉已听正纪卢鼎言，开读如礼。正纪者，良玉所置官名也。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侍郎，兼抚湖南，代李乾德。寻以故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召总督杨鹗还。明年三月，南京有北来太子事，中外以为真，朝臣皆曰伪。腾蛟力言不可杀，与当国者大忤。

无何，良玉举兵反，邀腾蛟偕行，不可，则尽杀城中人以

劫之。士民争匿其署中，腾蛟坐大门纵之入。良玉破垣举火，避难者悉焚死。腾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将自刳，为良玉部将拥去。良玉欲与同舟，不从，乃置之别舟，以副将四人守之。舟次汉阳门，乘间跌入江水。四人惧诛，亦赴水。腾蛟漂十余里，渔舟救之起，则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前也。家人怀印者亦至，相视大惊。觅渔舟，忽不见。远近谓腾蛟忠诚得神佑，益归心焉。

腾蛟乃从宁州转浏阳，抵长沙。集诸属吏堵胤锡、傅上瑞、严起恒、章旷、周大启、吴晋锡等，痛哭盟誓。分士马舟舰粮，各任其一。令胤锡摄湖北巡抚，上瑞摄湖南巡抚，旷为总督监军，大启提督学政。起恒故衡永道，即督二郡军食，晋锡以长沙推官摄郴桂道事。即遣旷调副将黄朝宣、张先璧、刘承胤兵。朝宣自燕子窝，先璧自溆浦，承胤自武冈，先后至，兵势稍振。而是时良玉已死。

顺治二年五月，大兵下南都。唐王聿键自立于福州。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任益至。李自成毙于九宫山，其将刘体仁、郝摇旗等以众无主，议归腾蛟。率四五万人骤入湘阴，距长沙百余里。城中人不知其求归也，惧甚。朝宣即引兵还燕子窝。上瑞请腾蛟出避，腾蛟曰：“死于左，死于贼，一也，何避焉。”长沙知府周二南请往侦之，以千人护行。贼谓其迎敌也，射杀之，从行者尽死。城中益惧，士女悉窜。腾蛟与旷谋，遣部将万人鹏等二人往抚。贼见止二骑，迎入演武场，饮之酒。二人不交一言，与痛饮。饮毕，贼问来意，答言督师以湘阴褊小，不足容大军，请即移长沙。因致腾蛟手书召之曰：“公等归朝，誓永保富贵。”摇旗等大喜，与大鹏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犒从官牛酒。命先璧以卒三万驰射，旗帜蔽天。摇旗等大悦，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

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声威大震。

未几，自成将李锦、高必正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胤锡抚降之，置之荆州。锦，自成从子，后赐名赤心。必正则自成妻高氏弟也。高氏语锦曰：“汝愿为无赖贼，抑愿为大将邪？”锦曰：“何谓也？”曰：“为贼无论，既以身许国，当爱民，受主将节制，有死无二，吾所愿也。”锦曰：“诺。”腾蛟虑锦跋扈，他日过其营，请见高氏，再拜，执礼恭。高氏悦，戒其子毋忘何公，锦自是无异志。

自成乱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庙社，其众数十万悉归腾蛟。而腾蛟上疏，但言元凶已除，稍泄神人愤，宜告谢郊庙，卒不言己功。唐王大喜，立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而疑自成死未实。腾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烂。不敢居功，因固辞封爵。不允，令规取江西及南都。

当是时，降卒既众，腾蛟欲以旧军参之，乃题授朝宣、先璧为总兵官，与承胤、赤心、郝永忠、宗第、进才及董英、马进忠、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卢鼎并开镇湖南、北，时所谓十三镇者也。永忠即摇旗，英，腾蛟中军，志建则故巡按刘熙祚中军，余皆良玉旧将也。

腾蛟锐意东下，拜表出师。明年正月与监军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阴，期大会岳州。先璧逗遛，诸营亦观望，独赤心自湖北至，为大兵所败而还，诸镇兵遂罢，腾蛟威望由此损。时诸将皆骄且贪残，朝宣尤甚，劫人而剥其皮。永忠效之，杀民无虚日。腾蛟不能制。故总督杨鹞者，克饷失军心，至是复夤缘为偏沅总督。腾蛟以为言，乃召鹞还。

王数议出关，为郑氏所阻。腾蛟屡请幸赣，协力取江西。王遣使征兵，腾蛟发永忠精骑五千往。永忠不肯前，五月始抵郴州。会大兵破汀州，聿键被执死，赣州亦失。腾蛟闻王死，

大恟，厉兵保境如平时。已，闻永明王立，乃稍自安。王寻以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王进才故守益阳，闻大兵渐逼，还长沙。

四年春，进才扬言乏饷，大掠，并及湘阴。适大兵至长沙，进才走湖北。腾蛟不能守，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并失。卢鼎时守衡州，而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挟腾蛟走祁阳，又间道走辰州。腾蛟脱还，走永州。甫至，鼎部将复大掠。鼎走道州，腾蛟与侍郎严起恒走白牙市，大兵遂下衡、永。初，腾蛟建十三镇以卫长沙，至是皆自为盗贼。大兵入衡州，守将黄朝宣降。数其罪，支解之，远近大快。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将周金汤睨城虚，夜鼓噪而登，知府出走，金汤遂入永。

六月，腾蛟在白牙。王密遣中使告以刘承胤罪，令入武冈除之。腾蛟乃走谒王，王及太后皆召见。承胤由小校，以腾蛟荐至大将，已渐倨。腾蛟在长沙征其兵，承胤大怒，言：“先调朝宣、先璧军，皆章旷亲行，今乃折箠使我。”遂驰至黎平，执腾蛟子，索饷数万。子走诉腾蛟，腾蛟遣旷行，承胤乃以众至。腾蛟为请于王，得封定蛮伯，且与为姻，承胤益骄。至是爵安国公，勋上柱国，赐尚方剑，益坐大。忌腾蛟出己上，欲夺其权，请用为户部尚书，专领饷务，王不许。王召腾蛟图承胤，腾蛟无兵，命以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兵隶之。及辞朝，赐银币，命廷臣郊饯。承胤伏千骑袭腾蛟，印选卒力战，尽歼之，腾蛟乃还驻白牙。

八月，大兵破武冈，承胤降。王走靖州，又走柳州。时常德、宝庆已失，永亦再失。王将返桂林，而城中止焦璉军，腾蛟率印选、一青入为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拥众万余至，与璉兵欲斗，会宜章伯卢鼎兵亦至，腾蛟为调剂，桂林以安。乃遣

璉、永忠、鼎、印选、一青分扼兴安、灵川、永宁、义宁诸州县。十一月，大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合御。

五年正月，王居桂林，加腾蛟太师，进爵为侯，子孙世袭。二月，大兵破全州，至兴安。永忠兵大溃，奔桂林，逼王西，纵兵大掠。腾蛟自永福至。大兵知桂林有变，直抵北门。腾蛟督璉、一青等分三门拒守，大兵乃还全州。会金声桓、李成栋叛大清，以兵附。大兵在湖南者姑退，腾蛟遂取全州。复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卢鼎、新兴侯焦璉、新宁侯赵印选攻永州，围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战，十一月朔克之。未几，监军御史余鯤起、职方主事李甲春取宝庆，诸将亦取衡州，马进忠取常德，所失地多复。

腾蛟议进兵长沙。会督师堵胤锡恶进忠，招忠贞营李赤心军自夔州至，令进忠让常德与之。进忠大怒，尽驱居民出城，焚庐舍，走武冈。宝庆守将王进才亦弃城走，他守将皆溃。赤心等所至皆空城，旋奔走，东趋长沙。腾蛟时驻衡州，大骇。六年正月檄进忠由益阳出长沙，期诸将毕会，而亲诣忠贞营，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惧忠贞营掩袭，不护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将至，闻其军已东，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腾蛟乃入居之。大兵知腾蛟入空城，遣将徐勇引军入。勇，腾蛟旧部将也，率其卒罗拜，劝腾蛟降。腾蛟大叱，勇遂拥之去。绝食七日，乃杀之。永明王闻之哀悼，赐祭者九，赠中湘王，谥文烈，官其子文瑞金都御史。

章旷，字于野，松江华亭人。崇祯十年进士。授沔阳知州。十六年三月，贼将郝摇旗陷其城，同知马飙死之。旷走免，谒总督袁继咸于九江，署为监纪。从诸将方国安、毛宪文、马进忠、王允成等复汉阳。武昌巡按御史黄澍令署汉阳推官兼摄府事，承德巡抚王扬基令署分巡道事。明年四月，宪文偕惠登相

复德安，扬基檄旷往守。城空无人，卫官十数人赍印送贼将白旺。旷收斩之，日夕为警备。居三月，代者李藻至，巡抚何腾蛟檄旷署荆西道事。旷去，藻失将士心，城复陷。给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伦劾旷沔阳失城罪，侯讯黄州。用腾蛟荐，令戴罪立功。

福王立南京，左良玉将犯阙。腾蛟至长沙，以旷为监军。副将黄朝宣者，故巡抚宋一鹤部将，驻燕子窝，腾蛟令旷召之来。副将张先璧屯精骑三千于溆浦，复属旷召之，留为亲军，而以朝宣戍茶陵。又令旷调刘承胤兵于武冈。会李自成死，其下刘体仁、郝摇旗、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六大部各拥数万兵至。腾蛟与旷计，尽抚其众，军容大壮。左良玉死，其将马进忠、王允成无所归，突至岳州。偏沅巡抚傅上瑞大惧，旷曰：“此无主之兵，可抚也。”入其营，与进忠握手，指白水为誓，进忠等皆从之。进忠即贼中渠魁混十万也。时南京已破，大兵逼湖南，诸将皆畏怯，旷独悉力御。唐王擢为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恢剿湖北。

旷有智略，行军不避锋镝。身扼湘阴、平江之冲，湖南恃以无恐。尝战岳州，以后军不继而还。已，又大战大荆驿。永明王加兵部右侍郎。长沙守将王进才与狼兵将覃遇春哄，大掠而去。腾蛟奔衡州，旷亦走宝庆，长沙遂失。腾蛟驻祁阳，旷来会。腾蛟以兵事属旷，而谒王武冈。旷移驻永州，见诸大将拥兵，闻警辄走，抑郁而卒。

傅作霖，武陵人。由乡举仕唐王，大学士苏观生奏为职方主事，监纪其军。观生歿，倚何腾蛟长沙，改监军御史。永明王在全州，超拜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寻进尚书，从至武冈。时刘承胤擅政，作霖与相善，故骤迁。及大兵逼武冈，承胤议迎降，作霖勃然责之。承胤遣使纳款，大兵入城，作霖冠带坐

堂上。承胤力劝之降，不从，遂被杀。妾郑有殊色，被执，驱之过桥，跃入水中死。

有萧旷者，武昌诸生，为承胤坐营参将。腾蛟题为总兵官，管黎平参将事。及承胤降，令降将陈友龙招旷，旷不从。已而城破，死之。

傅上瑞，初为武昌推官，贼围城，遁走。久之，腾蛟荐为长沙佥事，又令摄偏沅巡抚事。劝腾蛟设十三镇，卒为湖南大害。唐王时，用腾蛟荐，擢右佥都御史，实授偏沅巡抚。性反覆，弃腾蛟如遗。武冈破，大兵逼沅州，上瑞出降。逾年，与刘承胤并诛死。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礼部侍郎景淳孙，湖广参议汝说子也。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吉安永丰知县，有惠政。天启元年调江陵。永丰民乞留，命再任。以忧归。崇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疏言李国普宜留内阁，王永光宜典铨，曹于汴宜秉宪，郑三俊、毕懋良宜总版曹，李邦华宜主戎政。帝多采其言。俄陈朝政不平，为王之竦请恤，孙慎行讼冤，速杨镐、王化贞之诛，白杨涟、左光斗结毒之谤，追论故相魏广微、顾秉谦、冯铨、黄立极之罪。因言夺情建祠之殊童蒙不可宽，积愆久废之汤宾尹不可用。帝亦纳之。又极论来宗道、杨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二人旋罢去。御史袁弘勋劾大学士刘鸿训，逆党徐大化实主之。川贵总督张鹤鸣先已被废，其复用由魏忠贤。式耜并疏论。已，颂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为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赐谥。未几，陈时务七事，言：“起废不可不核，升迁不可不渐，会推不可不慎。谥典宜严，刑章宜饬，论人宜审，附珰者宜区分。”又极论馆选奔竞之弊，请临轩亲试。未言：“古有左右史，记天子言动。今召对时勤，宜令史官入侍纪录，昭示朝野。”事多议行。时将定逆案，请尽发红本，定

其情罪轻重。又言宣府巡抚徐良彦不附逆奄，为崔呈秀诬劾遣戍，亟当登用。良彦遂获起。

式耜矫矫立名，所建白多当帝意，然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十月诏会推阁臣，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虑并推则己绌，谋沮之。式耜，谦益门人也，言于当事者，摈延儒弗推，而列谦益第二。温体仁遂发难，延儒助之。谦益夺官闲住，式耜坐贬谪。式耜尝颂贵宁参政胡平表杀贼功，请优擢。其后平表为贵州布政使，坐不谨罢。式耜再贬二秩，遂废于家。久之，常熟奸民张汉儒希体仁指，讪谦益、式耜贪肆不法。体仁主之，下法司逮治。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交章白其冤，不听。比两人就狱，则体仁已去位，狱稍解。谦益坐削籍，式耜赎徒。言官疏荐，不纳。

十七年，福王立于南京。八月起式耜应天府丞。已，擢右佥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抚广西。明年夏，甫抵梧州，闻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谋僭号，召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参将陈邦传助防。止狼兵，勿应亨嘉调。亨嘉至梧，劫式耜，幽之桂林，遣入取其敕印。初，式耜议立桂端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监国，式耜以为伦序不当立，不奉表劝进。至是为亨嘉所幽，乃遣使贺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为丁魁楚所攻，势窘，乃释式耜。式耜与中军官焦璉召邦传共执亨嘉，乱遂定。唐王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以晏日曙来代。式耜不入朝，退居广东。

顺治三年九月，大兵破汀州。式耜与魁楚等议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梧州，以十月十日监国肇庆。进式耜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未几，赣州败报至，司礼王坤迫王赴梧州。式耜力争，不得。十一月朔，苏观生立唐王聿于广州。式耜乃与魁楚等定议迎王还肇庆，遣总督林佳鼎御观生兵，败殁。式耜视师峡口。十二月望，大兵破广州。王坤趣王西走。

式耜赶赴王，王已越梧而西。

四年正月，大兵破肇庆，逼梧州，巡抚曹晔迎降。王欲走依何腾蛟于湖广，丁魁楚、吕大器、王化澄皆弃王去，止式耜及吴炳、吴贞毓等从，乃由平乐抵桂林。二月，大兵袭平乐，分兵趋桂林。王将走全州，式耜极陈桂林形势，请留，不许。自请留守，许之。进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赐剑，便宜从事。平乐、浔州相继破，桂林危甚。总督侍郎硃盛浓走灵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县，布政使硃盛调、副使杨垂云、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与通判郑国藩，县丞李世荣及都司林应昌、李当瑞、沈煌在焉。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晔代盛浓，御史鲁可藻代延泰。未赴而大兵已于三月薄桂林，以骑数十突入文昌门，登城楼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将焦璉拒战。

初，永明王为贼执，璉率众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负王以行。王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为参将。及是战守三月，璉功最多，元晔、可藻亦尽力。式耜身立矢石中，与士卒同甘苦。积雨城坏，吏士无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无叛志。援兵索饷而晔，式耜括库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璉兵主客不和，噪而去，城几破者数矣。会陈邦彦等攻广州，大兵引而东，桂林获全。璉亦复阳朔及平乐，陈邦彦亦由浔复梧州。王闻捷，封式耜临桂伯，璉新兴伯，元晔等进秩有差。

式耜初请王返全州，不听。已，请还桂林。王已许之，会武冈破，王由靖州走柳州，式耜复请还桂林。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全州，式耜偕腾蛟拒却。已，梧州复破，王方在象州，欲走南宁。以大臣力争，乃以十二月还桂林。

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驻桂林，恶城外团练兵，尽破水东十八村，杀戮无算，与式耜构难。式耜力调剂，永忠乃驻兴

安。大兵前驱至灵川，永忠战败，奔入桂林，请王即夕西走。式耜力争，不听。左右皆请速驾，式耜又争。王曰：“卿不过欲予死社稷尔。”式耜为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即大掠，捶杀太常卿黄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矫腾蛟令箭，乃出城。日中，赵印选诸营自灵川至，亦大掠，城内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选等走永宁。明日，式耜息城中余烬，安抚远近。焦璉及诸镇周金、汤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腾蛟军亦至。三月，大兵知桂林有变，来袭，抵北门。腾蛟督诸将拒战，城获全。时王驻南宁，式耜遣使慰三宫起居。王始知式耜无恙，为泣下。

闰三月，广东李成栋、江西金声桓皆叛大清，据地归，式耜请王还桂林。王从成栋请，将赴广州。式耜虑成栋挟王自专，如刘承胤事，力争之，乃驻肇庆。十一月，永州、宝庆、衡州并复。式耜以机会可乘，请王还桂林，图出楚之计，不纳。庆国公陈邦传守浔州，自称世守广西，欲如黔国公例。式耜特疏劾之，会中外多争者，邦传乃止。广西巡抚鲁可藻自署衔巡抚两广，式耜亦疏驳之。式耜身在外，政有阙，必疏谏。尝曰：“臣与主上患难相随，休戚与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与闻。”王为褒纳。而是时成栋子元胤专朝政，知敬式耜，袁彭年、丁时魁、金堡等遂争相倚附。六年正月，时魁等逐硃天麟，不欲何吾驺为首辅。召式耜入直，以文渊印畀之，式耜终不入也。未几，腾蛟、声桓、成栋相继败歿，国势大危。朝士方植党相角，式耜不能禁。

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惧，走梧州。诸大臣讦时魁等下狱，式耜七疏论救。胡执恭之擅封孙可望也，式耜疏请斩之。皆不纳。九月，全州破。开国公赵印选居桂林，卫国公胡一青守榕江，与宁远伯王永祚皆惧不出兵，大兵遂入严关。十月，一青、

永祚入桂林分饷，榕江无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选出，不肯行，再趣之，则尽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杨国栋、绥宁伯蒲纓、宁武伯马养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将戚良勋请式耜上马速走，式耜坚不听，叱退之。俄总督张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对饮酒，一老兵侍。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属驰送王。是夕，两人秉烛危坐。黎明，数骑至。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遂与偕行，至则踞坐于地。谕之降，不听，幽于民舍。两人日赋诗倡和，得百余首。至闰十一月十有七日，将就刑，天大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遂与同敞俱死。同敞，大学士居正曾孙，事见《居正传》。

时桂林殉难者光禄少卿汪皞投水死。其破平乐也，守将镇西将军硃旻如自刳。

有周震者，官中书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气节，武冈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将吏盟于神，誓死拒守。条城守事宜，上之留守瞿式耜。式耜即题为御史，监全州军。无何，郝永忠、卢鼎自全州撤兵还桂林。守全诸将议举城降，震力争不可，众怒杀之，全州遂失。

赞曰：何腾蛟、瞿式耜崎岖危难之中，介然以艰贞自守。虽其设施经画，未能一睹厥效，要亦时势使然。其于鞠躬尽瘁之操，无少亏损，固未可以是为訾议也。夫节义必穷而后见，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谓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余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 循吏

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府州县吏来朝，陛辞，谕曰：“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损人以肥己，尔等戒之。”洪武五年，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日照知县马亮善督运，无课农兴士效，立命黜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一新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嘉、隆以后，资格既重甲科，县令多以廉卓被征，梯取台省，而龚、黄之治，或未之覩焉。神宗末年，征发频仍，矿税四出，海内骚然烦费，郡县不克修举厥职。而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以日媮，民生由之益蹙。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复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重内轻外，实政不修，谓非在上者不加之意使然乎！

汉史丞相黄霸，唐史节度使韦丹，皆入《循吏传》中。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勋德者，事皆别见，故采其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作《循吏传》。

陈灌 方克勤 吴履 廖钦等 高斗南 余彦诚等 史诚祖 吴祥等

谢子襄 黄信中 夏升贝 秉彝 刘孟雍等 万观 叶宗人 王源  
翟溥福 李信圭 孙浩等 张宗珪 李骥 王莹等 李湘 赵豫 赵登  
等 曾泉 范衷 周济 范希正 刘纲 段坚 陈钢 丁积 田鐸 唐侃  
汤绍恩 徐九思 庞嵩 张淳 陈幼学

陈灌，字子将，庐陵人也。元末，世将乱，环所居筑场种树，人莫能测。后十年，盗蜂起。灌率武勇结屯林中，盗不敢入，一乡赖以全。太祖平武昌，灌诣军门谒见。与语奇之，擢湖广行省员外郎，累迁大都督府经历。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时天下初定，民弃《诗》《书》久。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创户帖以便稽民。帝取为式，颁行天下。伐石筑堤，作水门蓄泄，护濒江田，百姓咸赖。有坐盗麦舟者，论死数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哄取之，非谋劫也。”坐其首一人，余悉减死。灌丰裁严正，而为治宽恤类此。洪武四年召入京，病卒。

方克勤，字去矜，宁海人。元末，台州盗起，吴江同知金刚奴奉行省命，募水兵御之。克勤献策弗纳，逃之山中。洪武二年辟县训导，母老辞归。四年征至京师，吏部试第二，特授济宁知府。时始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请之中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

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

再肉食。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永嘉侯硃亮祖尝率舟师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浚河。克勤不能止，泣禱于天。忽大雨，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绩，赐宴，遣还郡。寻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江浦，复以空印事连，逮死。

子孝闻、孝孺。孝闻，十三丧母，蔬食终制。孝孺，自有传。

吴履，字德基，兰溪人。少受业于闻人梦吉，通《春秋》诸史。李文忠镇浙东，聘为郡学正。久之，举于朝，授南康丞。南康俗悍，谓丞儒也，易之。居数月，摘发奸伏如老狱吏，则皆大惊，相率敛迹。履乃改崇宽大，与民休息。知县周以中巡视田野，为部民所詈。捕之不获，怒，尽繫其乡邻。履阅狱问故，立释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邻何罪？今繫者众，而捕未已，急且有变，奈何？”以中意乃解。邑有淫祠，每祀辄有蛇出户，民指为神。履缚巫责之，沉神像于江，淫祠遂绝。为丞六年，百姓爱之。

迁安化知县。大姓易氏保险自守，江阴侯吴良将击之，召履计事。履曰：“易氏逃死耳，非反也，招之当来。不来，诛未晚。”良从之，易氏果至。良欲籍农故为兵者，民大恐。履曰：“世清矣，民安于农。请籍其愿为兵者，不愿，可勿强。”迁潍州知州。山东兵常以牛羊代秋税，履与民计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输粟便。”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陕西，他县民多破家，潍民独完。会改州为县，召履还，潍民皆涕泣奔送。履遂乞骸骨归。

是时河内丞廖钦并以廉能称。居八年，调吴江，后坐事谪戍。久之，以老病放归。道河内，河内民竞持羊酒为寿，且遗之缣，须臾衰数百匹。钦固辞不得，一夕遁去。

他若兴化丞周舟以绩最，特擢吏部主事。民争乞留，乃遣还之。归安丞高彬、曹县主簿刘郁、衡山主簿纪惟正、沾化典史杜濩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复其官，而惟正立擢陕西参议。其后州县之佐贰知名者，在仁、宣时则易州判官张友闻、寿州判官许敏、许州判官王通、灵璧丞田诚、安平丞耿福缘、嘉定丞戴肃、大名丞贺祯、昌邑主簿刘整、襄垣主簿乔育、贵池典史黄金兰、深泽典史高闻；英、景时则养利判官汪浩、泰州判官王思旻、上海丞张祜、吴江丞王懋本、历城丞熊观、黔阳主簿古初、云南南安州琅井巡检李保。或超迁，或迁任，皆因部民请云。

高斗南，字拱极，陕西徽州人。貌魁梧，语音若钟。洪武中，由荐举授四川定远知县。才识精敏，多善政。二十九年，与知府永州余彦诚，知县齐东郑敏、仪真康彦民、岳池王佐、安肃范志远、当涂孟廉及丞怀宁苏亿、休宁甘镛、当涂赵森并坐事，先后被征。其耆民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闻。太祖嘉之，赐袭衣宝钞遣还，并赐耆民道路费。诸人既还任，政绩益著。寻举天下廉吏数人，斗南与焉，列其名于《彰善榜》、《圣政记》以示劝。九载绩最，擢云南新兴知州，新兴人爱之不异定远。居数年，以衰老乞归，荐子吏科给事中恂自代，成祖许之。年七十而卒。

恂，字士信，博学能诗文。官新兴，从大军征交址，有协赞功。师旋，卒于官。

彦诚，德兴人。初知安陆州，以征税愆期，当就逮，其父老伏阙乞留。太祖赐宴嘉赏，遣还，父老亦预宴。久之，擢知永州府，终河东盐运使。

敏，常坐事被逮，部民数千人守阙下求宥。帝宴劳，复其官，赐钞百锭，衣三袭。居数年，考满入朝。部民复走京师，

乞再任，帝从其请。及是，再获宥。

彦民，泰和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先知青田，调仪真，后历巴陵、天台，并著名绩。永乐初罢归。洪熙元年，御史巡按至天台。县民二百余人言彦民廉公有为，乞还之天台，慰民望。御史以闻，宣宗叹曰：“彦民去天台二十余年，民犹思之，其有善政可知。”乃用为江宁县丞。

亿、廉、森三人既释还，明年复以事当逮。县民又走阙下颂其廉勤，帝亦释之。

时太祖操重典绳群下，守令坐小过辄逮系。闻其贤，旋遣还，且加赏赉，有因以超擢者。二十九年，知县灵璧周荣、宜春沈昌、昌乐于子仁，丞新化叶宗并坐事逮讯，部民为叩阍。太祖喜，立擢四人为知府，荣河南，昌南安，子仁登州，宗黄州。由是长吏竞劝，一时多循良之绩焉。

荣，字国华，蓬莱人。初为灵璧丞，坐累逮下刑部，耆老群赴犴下称其贤。帝赐钞八十锭，绮罗衣各一袭。礼部宴荣及耆老而还之。无何，擢荣灵璧知县。及知河南，亦有声。后建言称旨，擢河南左布政使。

史诚祖，解州人。洪武末，诣阙陈盐法利弊。太祖纳之，授汶上知县，为治廉平宽简。永乐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核郡县长吏贤否，还言诚祖治第一。赐玺书劳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尔敦厚老成，恪共乃职；持身励志，一于廉公。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方古良吏，亦复何让。特擢尔济宁知州，仍视汶上县事。其益共乃职，慎终如始，以永嘉誉，钦哉。”并赐内酝一尊，织金纱衣一袭，钞千贯。御史又言贪吏虐民无若易州同知张腾，遂征下狱。诚祖既得旌，益勤于治。土田增辟，

户口繁滋，益编户十四里。成祖过汶上，欲徙其民数百家于胶州，诚祖奏免之。屡当迁职，辄为民奏留。阅二十九年，竟卒于任。士民哀号，留葬城南，岁时奉祀。

是时，县令多久任。蠡县吴祥，永乐时知嵩县，至宣德中，阅三十二年卒于任。临汾李信，永乐时由国子生授遵化知县，至宣德中，阅二十七年始擢无为知州。以年老不欲赴，遂乞归。涓县房岩，宣德间为邹县知县，至正統中，阅二十余年卒于任，吏民皆爱戴之。而吉水知县武进钱本忠有廉名，詿误罢官。父老奔走，号泣乞留，郡人胡广力保之，得还任。民间本忠复来，空闾井迎拜。永乐中卒官，民哀慕，留葬吉水，争负土营坟，其得民如诚祖云。

谢子襄，名衮，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中，由荐举授青田知县。永乐七年，与钱塘知县黄信中、开化知县夏升并九载课最，当迁。其部民相率诉于上官，乞再任，上官以闻。帝嘉之，即擢子襄处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得治其故县。子襄治处州，声绩益著。郡有虎患。岁旱蝗。祷于神，大雨二日，蝗尽死，虎亦循去。有盗窃官钞，子襄檄城隍神。盗方阅钞密室，忽疾风卷堕市中，盗即伏罪。民鬻牛于市，将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俯首若有诉，乃捐俸赎还其主。叛卒吴米据山谷为乱，朝廷发兵讨之，一郡汹汹。子襄力止军城中毋出，而自以计掩捕之，获其魁，余悉解散。为人廉谨，历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随。二十二年卒。

信中，余干人。先知乐清县。奸人给寡妇至京，诬告乡人谋叛，而已逸去。有司系其妇以闻，诏行所司会鞫。信中廉得其情，力诋为诬，获全者甚众。盗杀一家三人，狱久不决。信中祷于神，得真盗，远近称之。升，盐城人。

贝秉彝，名恒，以字行，上虞人。永乐二年进士。授邵阳

知县，以忧去，补东阿。善决狱，能以礼义导民。岁大侵，上平余备荒议。帝从之，班下郡县如东阿式。邑西南有巨浸，积潦为田害。秉彝相视高下，凿渠，引入大清河，涸之，得沃壤数百顷，民食其利。尤善综画，凡废铁、败皮、朽索、故纸悉藏之。暇令工匠煮胶、铸杵、捣纸、绞索贮于库。会成祖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贮济用，工遂速竣。帝将召之，东阿耆老百余人诣阙自言，愿留贝令，帝许之。九载考满入都，诏进一阶，仍还东阿。尝坐累，罚役京师。民竞代其役，三罚三代，乃复官。秉彝为吏明察而仁恕。素善饮，已仕，遂已之。宣德元年卒官。

时龙溪知县南昌刘孟雍、邹县知县龙溪硃瑶、建安知县昆山张准、婺源知县建安吴春、歙县知县江西乐平石启宗，皆有惠利，民率怀思不忘云。

万观，字经训，南昌人。弱冠成永乐十九年进士。帝少之，令归肄学。寻召为御史，改严州知府。府东境七里泷，有渔舟数百艇，时剽行旅。观编十舟为一甲，令画地巡警。不匝月，盗屏迹。乃励学校，劝农桑，奏减织造，以银代丝税，民皆便之。九年考绩，治行为海内第一。既以忧去，将除服，严州民豫上章愿复得观为守，金、衢民亦上章乞之。朝廷异焉，补平阳府，政绩益茂。有芝生尧祠栋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观曰：“太守知奉职而已，芝，非吾事也。”考满，擢山东布政使，卒于官。

叶宗人，字宗行，松江华亭人。永乐中，尚书夏原吉治水东南。宗人以诸生上疏，请浚范家港引浦水入海，禁濒海民毋作坝以遏其流。帝令赴原吉所自效。工竣，原吉荐之，授钱塘知县。县为浙江省会，徭重，豪有力往往构黠吏得财役贫民。宗人令民自占甲乙，书于册，以次签役，役乃均。尝视事，有

蛇升阶，若有所诉。宗人曰：“尔有冤乎？吾为尔理。”蛇即出，遣隶尾之，入饼肆炉下。发之，得僵尸，盖肆主杀而瘞之也。又常行江中，有死人挂舟舵，推问，则里无赖子所沉者。遂俱伏法，邑民以为神。按察使周新，廉介吏也，尤重宗人。一日，伺宗人出，潜入其室，见厨中惟银鱼腊一裹。新叹息，携少许去。明日召宗人共食，饮至醉，用仪仗导之归。时呼为“钱塘一叶清”。十五年督工匠往营北京，卒于涂，新哭之累日。

王源，字启泽，龙岩人。永乐二年擢进士，授庶吉士。改深泽知县。修学舍，筑长堤，劝民及时嫁娶，革其争财之俗。数上书论事，被诏征入都，又论时政得失，忤旨下吏。会赦复官，奏免逋负。岁饥，辄发粟振救，坐是被逮。民争先输纳，得赎还。召为春坊司直郎，侍诸王讲读。迁卫府纪善，移松江同知，奏捐积逋数十万石。以母老乞归养，服阙，除刑部郎中。

英宗践阼，择廷臣十一人为知府，赐宴及敕，乘传行。源得潮州府。城东有广济桥，岁久半圯坏，源敛民万金重筑之。以其余建亭，设先圣、四配、十哲像。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偕僚案董率焉。西湖山上有大石为怪，源命凿之，果获石骷髅，怪遂息。乃琢为碑，大书“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会杖一民死，民子诉诸朝，并以筑桥建亭为源罪。逮至京，罪当赎徒。潮人相率叩阍，乃复其官。久之，乞休。潮人奏留不获，祠祀之。

翟溥福，字本德，东莞人。永乐二年进士。除青阳知县。九华虎为患，溥福檄山神，虎即殄。久之，移新淦，迁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为尚书魏源所器。正统元年七月诏举廷臣堪为郡守者，源以溥福应，乃擢南康知府。

先是岁歉，民擅发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

以盗，当死者百余人。溥福阅实，杖而遣之。地滨鄱阳湖，舟遇风涛无所泊，为筑石堤百余丈，往来者便之。庐山白鹿书院废，溥福倡众兴复，延师训其子弟，朔望躬诣讲授。考绩赴部，以年老乞归。侍郎赵新尝抚江西，大声曰：“翟君此邦第一贤守也，胡可听其去。”恳请累日，乃许之。辞郡之日，父老争赆金帛，悉不受。众挽舟涕泣，因建词湖堤祀之，又配享白鹿书院之三贤祠。三贤者，唐李渤，宋周敦颐、硃熹也。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洪熙时举贤良，授清河知县。县瘠而冲，官艘日相衔，役夫动以千计。前令请得沐阳五百人为助，然去家远，艰于衣食。信圭请免其助役，代输清河浮征三之二，两邑便之。俗好发冢纵火，信圭设教戒十三条，令里民书于牌，月朔望傲戒之。且令书其民勤惰善恶以闻，俗为之变。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广人稀，地当冲要，使节络绎，日发民挽舟。丁壮既尽，役及老稚，妨废农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予五人，缓者则否。今此令不行，役夫无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谁敢诘问。或遇快风，步追不及，则官舫人役没其所赍衣粮，俾受寒馁。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从之。八年春，又言：“自江、淮达京师，沿河郡县悉令军民挽舟，若无卫军则民夫尽出有司，州县岁发二三千人，昼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别杂泛差役，一体派及。致土田荒芜，民无蓄积。稍遇歉岁，辄老稚相携，缘道乞食，实可悯伤。请自仪真抵通州，尽免其杂徭，俾得尽力农田，兼供夫役。”帝亦从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泽。

正统元年，用侍郎章敞荐，擢知蕲州。清河民诣阙乞留，命以知州理县事。民有湖田数百顷，为淮安卫卒所夺，民代输租者六十年。信圭奏之，诏还民。饥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论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没庐舍畜产甚

众。信圭奏请振贷，并停岁辨物件及军匠厨役、浚河人夫，报可。南北往来道死不葬者，信圭为三大冢瘞之。十一年冬，尚书金濂荐擢处州知府，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处州方苦旱，信圭至辄雨。未几，卒于官。清河民为立祠祀之。

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略举数人列于篇。

孙浩，永乐中知邵阳，遭丧去官。洪熙元年，陕西按察使颂浩前政，请令补威宁。宣宗嘉叹，即命起复。久之，超擢辰州知府。

薛慎知长清，以亲丧去。洪熙元年，长清民知慎服阕，相率诣京师乞再任。吏部尚书蹇义以闻，言长清别除知县已久，即如民言，又当更易。帝曰：“国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虽屡易何害。”遂还之。

吴原知吴桥，洪熙中，九载考绩赴部。县民诣阙乞留，帝从之。

陈哲知博野，以旧官还职，解去。宣德元年，部民恳诉于巡按御史，乞还哲。御史以闻，报可。

畅宣知泰安，以母忧去。民颂于副使邝埜，以闻，仁宗命服阕还任。宣德改元，宣服阕，吏部以请。帝曰：“民欲之，监司言之，固当从，况有先帝之命乎。”遂如其请。

刘伯吉知碭山，以亲丧去。服除，碭山民守阙下，求再任。吏部言新令已在碭山二年矣。帝曰：“新者胜旧，则民不复思。今久而又思，其贤于新者可知矣。”遂易之。

孔公朝，永乐时知宁阳，坐与同僚饮酒忿争，并遣戍。部民屡叩阍乞还，皆不许。宣德二年诏求贤，有以公朝荐者，宁阳人闻之，又相率叩阍乞公朝。帝顾尚书蹇义曰：“公朝去宁

阳已二十余载，民奏乞不已，此非良吏耶？可即与之。”

郭完知会宁，为奸人所讦被逮。里老伏阙讼冤乞还，帝亦许之。

徐士宗知贵溪，宣德六年三考俱最。民诣阙乞留，诏增二秩还任。

郭南知常熟，正统十二年以老致仕。父老乞还任，英宗许之。

张璟知平山，秩满，士民乞留，英宗命进秩复任。景泰初，母忧去。复从士民请，夺情视事。

徐荣知藁城，亲丧去官。服阕，部民乞罢新令而还荣，英宗如其请。景泰初，秩满。复徇民请，留之。

何澄知安福，被劾。民诣阙乞留，英宗命还任。乃筑寅陂，浚渠道，复密湖之旧，大兴水利。秩满当迁，侍讲刘球为民代请，帝复留之。

田玉知桐乡，丁艰去。英宗以部民及巡抚周忱请，还其任。

其他若内丘马旭、桐庐杨信、北流李禧、洋县王黼、保安张庸、获鹿吴韞、扶风宋端，皆当宣宗之世，以九载奏最。为民乞留，即加秩留任者也。时帝方重循良，而吏部尚书蹇义尤慎择守令，考察明恕。沿及英宗，吏治淳厚，部民奏留率报可。然其间亦有作奸者。永宁税课大使刘迪剽羊置酒，邀耆老请留。宣宗怒，下之吏。汉中同知王聚亦张宴求属吏保奏为知府。事闻，宣宗并属吏罪之。自后，部民奏留，率下所司核实云，

张宗璉，字重器，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录囚广东。仁宗即位，擢左中允。会诏朝臣举所知，礼部郎中况钟以宗璉名上。帝问少傅杨士奇曰：“人皆举外吏，钟举京官，何也？”对曰：“宗璉贤，臣与侍读学士王直将举之，不意为钟所先耳。”帝喜，曰：“钟能知宗璉，亦贤

矣。”由是知钟，而擢宗琯南京大理丞。宣德元年，诏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出厘各省军籍，宗琯往福建。明年坐奏事忤旨，谪常州同知。朝遣御史李立理江南军籍，檄宗琯自随。立受黠军词，多逮平民实伍，宗琯数争之。立怒，宗琯辄卧地乞杖，曰“请代百姓死”，免株累甚众。初，宗琯使广东，务廉恕。至是见立暴横，心积不平，疽废背卒。常州民白衣送丧者千余人，为建祠君山。宗琯莅郡，不携妻子，病亟召医，室无灯烛。童子从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琯立却之，其清峻如此。

李骥，字尚德，郟城人。举洪武二十六年乡试。入国学，居三年，授户科给事中。时关市讥商旅，发及囊篋，骥奏止之。寻坐事免。建文时，荐起新乡知县，招流亡，给以农具，复业者数千人。内艰去官，民相率奏留者数四，不许。永乐初，服阕，改知东安。事有病民，辄奏于朝，罢免之。有嫠妇子啮死，诉于骥。骥祷城隍神，深自咎责。明旦，狼死于其所。侍郎李昶等交荐，擢刑部郎中。奏陈十余事，多见采纳。坐累，谪役保安。

洪熙时，有诏求贤，荐为御史。陈经国利民十事，仁宗嘉纳。宣德五年巡视仓场，军高祥盗仓粟，骥执而鞠之。祥父妾言，祥与张贵等同盗，骥受贵等贿故独罪祥。刑部侍郎施礼遂论骥死。骥上章自辨，帝曰：“御史即擒盗，安肯纳贿！”命偕都察院再讯，骥果枉。帝乃切责礼，而复骥官。其年十一月，择廷臣二十五人为郡守，奉敕以行。骥授河南知府，肇庆则给事中王莹，琼州则户部郎中徐鉴，汀州则礼部员外郎许敬轩，宁波则刑部主事郑珞，抚州则大理寺正王升，后皆以政绩著。

河南境多盗，骥为设火甲，一户被盗，一甲偿之。犯者，大署其门曰盗贼之家。又为《劝教文》，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遗。郡有伊王府，王数请囑，不从。中官及

校卒虐民，又为驥所抑，恨甚。及冬至，令驥以四更往陪位行礼。及驥如期往，诬驥后期，执而桎梏之，次日乃释。驥奏闻，帝怒，贻书让王，府中承奉、长史、典仪悉逮置于理。

驥持身端恪，晏居虽几席必正。莅郡六年卒，年七十。士民赴吊，咸哭失声。

王莹，鄞人，起家举人。居肇庆九年，进秩二等，后徙知西安。

徐鉴，宜兴人。在琼四年卒，郡人祀之九贤祠。

许敬轩，天台人。起家国子生。守汀特纠参政陈羽贪暴，宣宗为逮治羽。卒官，士民争赙之。

郑珞，闽县人。起家进士。守宁波，以艰去。会海寇入犯，民数千诣阙乞留，诏夺情复任。尝劾中使吕可烈无状，帝为诛可烈。久之，擢浙江参政。

王升，龙溪人。起家进士。在郡九载，以部民乞留，增秩还任。以疾归。

李湘，字永怀，泰和人。永乐中，由国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东平知州，常禄外一无所取，训诫吏民若家人然。城东有大村坝，源出岱岳，雨潦辄为民患，奏发丁夫堤之。州及所辖五邑，地多荒芜，力督民垦辟，公私皆实。会旧官还任，将解去。民群乞于朝，帝从其请。成祖晚年数北征，令山东长吏督民转饷，道远多死亡，惟东平人无失所。奸人诬湘苛敛民财，讦于布政司。县民千三百人走诉巡按御史暨布、按二司，力白其冤。耆老七十人复奔伏阙下，发奸人诬陷状。及布政司系湘入都，又有耆老九十人随湘讼冤。通政司以闻，下刑曹阅实，乃复湘官，而抵奸人于法。莅州十余年，至正统初，诏大臣举郡守，尚书胡莅以湘应，遂擢怀庆知府。东平民扶携老幼，泣送数十里。怀庆有军卫，素挟势厉民。湘随时裁制，皆不敢犯。

居三年卒。

赵豫，字定素，安肃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诸生督赋守城。永乐五年授泌阳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内艰起复。洪熙时进郎中。宣德五年五月简廷臣九人为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时卫军恣横，豫执其尤者，杖而配之边，众遂贴然。一意拊循，与民休息。择良家子谨厚者为吏，训以礼法。均徭节费，减吏员十之五。巡抚周忱有所建置，必与豫议。及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盐司勾灶丁，亦累及他户，大为民害。豫皆上章极论之，咸获苏息。有诏灭苏、松官田重租，豫所辖华亭、上海二县，减去十之二三。

正统中，九载考绩。民五千余人列状乞留，巡按御史以闻，命增二秩还任。及十年春，大计群吏，始举卓异之典。豫与宁国知府袁旭皆预焉，赐宴及袭衣遣还。在职十五年，清静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辕，留一履以识遗爱，后配享周忱祠。

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及讼者逾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

始与豫同守郡者，苏州况钟、常州莫愚、吉水陈本深、温州何文渊、杭州马仪、西安罗以礼、建昌陈鼎，并皦皦著名绩，豫尤以恺悌称。

是时，列郡长吏以惠政著闻者：

湖州知府祥符赵登，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统，先后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继之，亦有善政，民称为赵、岳。淮安知府南昌彭远被诬当罢，民拥中官舟，乞为奏请，宣帝命复留之。正统六年超擢广东布政司。荆州知府大庾刘永遭父丧，军民万八千余人乞留，英宗命夺情视事。巩

昌知府鄞县戴浩擅发边储三百七十石振饥，被劾请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孙遇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英宗令进秩视事。先后在官十八年，迁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宁国为督学御史程富所诬劾，逮死狱中。而宁国人惜之，立祠祀焉。

曾泉，泰和人。永乐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宣德初，都御史邵甄别属僚，泉谪汜水典史，卒。

正统四年，河南参政孙原贞上言：“泉操行廉洁，服官勤勉，不以降黜故有偷惰心。躬督民辟荒土，收谷麦，伐材木，备营缮，通商贾，完逋责，官有储积，民无科扰。造舟楫，置棺槨，胆民器用。百姓婚丧不给者，咸资于泉。死之日，老幼巷哭。臣行部汜水，泉没已三年矣，民怀其惠，言辄流涕，虽古循吏，何以加兹。若使海内得泉等数十人分治郡邑，可使朝廷恩泽滂流，物咸得所。虽在异代，犹宜下诏褒美。而奖录未及，官阶未复，使泉终蒙贬谪之名，不获显于当世，良可矜恤。请追复泉爵，褒既往以风方来。”帝从之。

范衷，字恭肃，丰城人。永乐十九年进士。除寿昌知县。辟荒田二千六百亩，兴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区。正统五年三考报最，当迁。邑人颂德乞留，御史以闻，朝廷许之。寻以外艰去，服阕，起知汝州。吏部尚书王直察举天下廉吏数人，衷为第一。性至孝，庐父墓，瓜生连枝，有白兔三，驯扰暮侧。乡人莫不高其行。

周济，字大亨，洛阳人。永乐中，以举人入太学，历事都察院。都御史刘观荐为御史，固辞。宣德时，授江西都司断事。艰归，补湖广。正统初，擢御史。大同镇守中官以骄横闻，敕济往廉之。济变服负薪入其宅，尽得不法状，还报，帝大嘉之。已，巡按四川。威州土官董敏、王允相仇杀，诏济督官兵进讨。济曰：“朝廷绥安远人，宜先抚而后征。”驰檄谕之，遂解。

十一年出为安庆知府，岁比不登，民间鬻子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接。济借漕粮以振，而禁鬻子女者。且上疏请免租，诏许之，全活甚众。又为定婚丧制，禁侈费，愆嫁葬期者有罚，风俗一变。

饥民聚掠富家粟，富家以盗劫告。济下令曰：“民饥故如此，然得谷当报太守数，太守当代尔偿。”掠者遂解散。济卒官，民皆罢市巷哭云。

范希正，字以贞，吴县人。宣德三年举贤良方正，授曹县知县。有奸吏受赇，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师。吏反诬希正他事，坐逮。曹民八百余人诣京白通政司，言希正廉能，横为奸吏诬枉。侍郎许廓以公事过曹，曹父老二百余人遮道稽颡，泣言朝廷夺我贤令。事并闻，帝乃释希正使还县。正统十年，山东饥。惟曹以希正先积粟，得无患。大理寺丞张骥振山东，闻之。因请升曹县为州，而以希正为知州，从之。时州民负官马不能偿，多逃窜。希正节公费代偿九十余匹，逃者皆复业。吉水人诬曹富民杀其兄，连坐甚众。希正密移吉水，按其人姓名皆妄，事得白。治曹二十三年，历知州，再考乃致仕。

当是时，潞州知州咸宁燕云、徐州知州杨秘、全州知州钱塘周健、霸州知州张需、定州知州王约，皆大著声绩。秘、健进秩视事，约赐诏旌异。需忤太监王振戍边，人尤惜之。而得民最久者，无若希正与宁州知州刘纲。纲，字之纪，禹州人。建文二年进士。由府谷知县迁是职。莅州三十四年，仁宗尝赐酒馔，人以为荣。正统中，请老去，民送之，涕泣载道。及卒，宁民祀之狄仁杰祠中。其孙，即大学士宇也。

段坚，字可大，兰州人。早岁受书，即有志圣贤。举于乡，入国子监。景泰元年，上书请悉征还四方监军，罢天下佛老宫。疏奏，不行。五年成进士，授福山知县。刊布小学，俾士民讲

诵。俗素陋，至是一变，村落皆有彛玄诵声。成化初，赐敕旌异，超擢莱州知府。期年，化大行。以忧去，服除，改知南阳。召州县学官，具告以古人为学之指，使转相劝诱。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建节义祠，祀古今烈女。讼狱徭赋，务底于平。居数年，大治，引疾去。士民号泣送者，逾境不绝。及闻其卒，立祠，春秋祀之。

坚之学，私淑河东薛瑄，务致知而践其实，不以谀闻取誉，故能以儒术饰吏治。

子灵，进士，翰林检讨。谄附焦芳，刘瑾败，落职，隳其家声焉。

陈钢，字坚远，应天人。举成化元年乡试，授黔阳知县。楚俗，居丧好击彭歌舞。钢教以歌古哀词，民俗渐变。县城当沅、湘合流，数决，坏庐舍。钢募人采石陂堤千余丈，水不为害。南山崖官道数里，径窄甚，行者多堕崖死。钢积薪烧山，沃以醢，拓径丈许，行者便之。钢病，民争吁神，愿减已算益钢寿。迁长沙通判，监修吉王府第。工成，王赐之金帛，不受。请王故殿材修岳麓书院，王许之。弘治元年丁母忧归。卒，黔阳、长沙并祠祀之。子沂，官侍讲，见《文苑传》。

丁积，字彦诚，宁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新会知县，至即师事邑人陈献章。为政以风化为本，而主于爱民。中贵梁芳，邑人也，其弟长横于乡，责民逋过倍，复诉于积。积追券焚之，且收捕系狱，由是权豪屏迹。申洪武礼制，参以《硃子家礼》，择耆老诲导百姓。良家子堕业，聚庀下，使日诵小学书，亲为解说，风俗大变。民出钱输官供役，名均平钱。其后吏贪，复令甲首出钱供用，曰当月钱，贫者至鬻子女。积一切杜绝。俗信巫鬼，为痛毁淫祠。既而岁大旱，筑坛圭峰顶。听夕伏坛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积遂得疾以卒，士民聚哭于途。

有一姬夜哭极哀，或问之，曰：“来岁当甲首，丁公死，吾无以聊生矣。”

田鐸，字振之，阳城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弘治二年奉诏振四川，坐误遗敕中语，谪蓬州知州。州东南有江洲八十二顷，为豪右所据，鐸悉以还民。建大小二十四桥，又凿三溪山以便行者。御史行部至蓬，寂无讼者，讶之。已，乃知州无冤民也，太息而去。荐于朝，擢广东佥事。迁四川参议，不赴，以老疾告归。正德时，刘瑾矫诏，言鐸理广东盐法，簿牒未明，逮赴广。未就道而瑾诛，或劝鐸毋行，鐸不听，行次九江卒，年八十二矣。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正德八年举于乡，授永丰知县。之官不携妻子，独与一二童仆饭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永丰俗刁讼，尚鬼，尤好俳優，侃禁止之。进武定知州。会清军籍，应发遣者至万二千人。侃曰：“武定户口三万，是空半州也”。力争之。又有议徙州境徙骇河者，侃复言不宜腴民财填沟壑。事并得寝。章圣皇太后葬承天，诸内奄迫胁所过州县吏，索金钱，宣言供张不办者死，州县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则经至棺所，指而造之曰：“吾办一死，金钱不可得也。”诸奄皆愕眙去。稍迁刑部主事，卒。

初，侃少时从丁玠学。邻女夜奔之，拒勿纳。其父坐系，侃请代不得，藉草寝地。逾岁，父获宥，乃止。其操行贞洁，盖性成也。

汤绍恩，安岳人。父佐，弘治初进士，仕至参政。绍恩以嘉靖五年擢第。十四年由户部郎中迁德安知府，寻移绍兴。为人宽厚长者，性俭素，内服疏布，外以父所遗故袍裘之。始至，新学宫，广设社学。岁大旱，徒步祷烈日中，雨即降。缓刑罚，恤贫弱，旌节孝，民情大和。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之水，汇

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拥沙积如丘陵。遇霖潦则水阻，沙不能骤泄，良田尽成巨浸，当事者不得已决塘以泻之。塘决则忧旱，岁苦修筑。绍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见两山对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于此建闸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脉横互两山间，遂兴工。先投以铁石，继以笼盛瓷屑沉之。工未半，潮冲荡不能就，怨讟烦兴。绍恩不为动，禱于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余寻，为闸二十有八，以应列宿。于内为备闸三，曰经溇，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闸之溃。闸外筑石堤四百余丈扼潮，始不为闸患。刻水则石间，俾后人相水势以时启闭。自是，三邑方数百里间无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庙闸左，岁时奉祀不绝。屡迁山东右布政使，致仕归，年九十七而卒。

初，绍恩之生也，有峨嵋僧过其门，曰：“他日地有称绍者，将承是儿恩乎？”因名绍恩，字汝承，其后果验。

徐九思，贵溪人。嘉靖中，授句容知县。始视事，恂恂若不能。俄有吏袖空牒窃印者，九思摘其奸，论如法。郡吏为叩头请，不许，于是人人惶恐。为治于单赤务加恩，而御豪猾特严。讼者，拏不过十。诸所催科，预为之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隶莫敢至乡落。县东西通衢七十里，尘土积三尺，雨雪，泥没股。九思节公费，瓷以石，行旅便之。朝廷数遣中贵醮神三茅山，县民苦供应。九思搜故牒，有盐引金久贮于府者，请以给尝，民无所扰。岁侵，谷涌贵。巡抚发仓谷数百石，使平价糴而偿直于官。九思曰：“彼余者，皆豪也。贫民虽平价不能余。”乃以时价糴其半，还直于官，而以余谷煮粥食饿者。谷多，则使称力分负以去，其山谷远者，则就旁富人谷，而官为偿之，全活甚众。尝曰：“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赐复，第在吾曹酌缓急而已。”久之，与应天府尹不合，为巡抚

所劾，吏部尚书熊浹知其贤，特留之。

积九载，迁工部主事，历郎中，治张秋河道。漕河与盐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则泛滥为田患。九思议筑减水桥于沙湾，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则有所泄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则有所限而不至于涸。工成，遂为永利。时工部尚书赵文华视师东南，道河上。九思不出迎，遣一吏赍牒往谒，文华嫚骂而去。会迁高州知府。文华归，修旧怨，与吏部尚书吴鹏合谋构之，遂坐九思老，致仕。句容民为建祠茅山。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子贞明，自有传。

庞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十三年举于乡。讲业罗浮山，从游者云集。二十三年历应天通判，进治中，先后凡八年。府缺尹，屡摄其事。始至，值岁饥，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贷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万七千余人。乃蠲积逋，缓征徭，勤劳徠，复业者又十万余人。留都民苦役重，力为调剂，凡优免户及寄居客户、诡称官户、寄庄户、女户、神帛堂匠户，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苏。江宁县葛仙、永丰二乡，频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户。嵩为治堤筑防，得田三千六百亩，立惠民庄四，召贫民佃之，流移尽复。屡剖冤狱，戚畹王涌、举人赵君宠占良人妻，杀人，嵩置之法。

早游王守仁门，淹通《五经》。集诸生新泉书院，相与讲习。岁时单骑行县，以壶浆自随。京府佐贰鲜有举其职者，至嵩以善政特闻。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复与外察。嵩谓非体，疏请止之，遂为永制。迁南京刑部员外郎，进郎中，撰《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时议称之。迁云南曲靖知府，亦有政声。中察典，以老罢，而年仅五十。复从湛若水游，久之卒。应天、曲靖皆祠之名宦，葛仙乡专祠祀之。

张淳，字希古，桐城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永康知县。吏民素多奸黠，连告罢七令。淳至，日夜阅案牒。讼者数千人，剖决如流，吏民大骇，服，讼浸减。凡赴控者，淳即示审期，两造如期至，片晷分析无留滞。乡民裹饭一包即可毕讼，因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也。巨盗卢十八剽库金，十余年不获，御史以属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盗，而请御史月下数十檄。及檄累下，淳阳笑曰：“盗遁久矣，安从捕。”寝不行。吏某妇与十八通，吏颇为耳目，闻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诈告吏负金，系吏狱。密召吏责以通盗死罪，复教之请以妇代系，而已出营赀以偿。十八闻，亟往视妇，因醉而擒之。及报御史，仅两月耳。

民有睚眦嫌，辄以人命讼。淳验无实即坐之，自是无诬讼者。永人贫，生女多不举。淳劝诫备至，贫无力者捐俸量给，全活无数。岁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夺者死。有夺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杀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众皆慑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车，顾其下曰：“某盗已来，去此数里，可为我缚来。”如言迹之，盗正濯足于河，系至，盗服辜。永人骇其事，谓有神告。淳曰：“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擢礼部主事，历郎中，谢病去。起建宁知府，进浙江副使。时浙江有召募兵，抚按议散之，兵皆汹汹。淳曰：“是僇悍者，留则有用，汰则叵测。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壮勇，则留者不思乱，汰者不能乱矣。”从之，事遂定。官终陕西布政。

陈幼学，字志行，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确山知县。政务惠民，积粟万二千石以备荒，垦莱田八百余顷，给贫民牛五百余头，核黄河退地百三十余顷以赋民。里妇不能纺者，授纺车八百余辆。置屋千二百余间，分处贫民。建公廨八十间，

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节公费六百两，代正赋之无征者。栽桑榆诸树三万八千余株，开河渠百九十八道。

布政使刘浑成弟灿成助妾杀妻，治如律。行太仆卿陈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宁知府邱度虑幼学得祸，言于抚按，调繁中牟。秋成时，飞蝗蔽天。幼学捕蝗，得千三百余石，乃不为灾。县故土城，卑且圯。给饥民粟，俾修筑，工成，民不知役。县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难垦。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几，草尽，得沃田数百顷，悉以畀民。有大泽，积水，占膏腴地二十余里。幼学疏为河者五十七，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获利。大庄诸里多水，为筑堤十三道障之。给贫民牛种，贫妇纺具，倍于确山。越五年，政绩茂著。以不通权贵，当考察拾遗，掌道御史拟斥之，其子争曰：“儿自中州来，咸言中牟治行无双。今予殿，何也？”乃已。

稍迁刑部主事。中官采御园果者，怒杀园夫母，弃其尸河中。幼学具奏，逮置之法。嘉兴人袁黄妄批削《四书》、《书经集注》，名曰《删正》，刊行于时。幼学驳正其书，抗疏论列。疏虽留中，镂板尽毁。以员外郎恤刑畿辅，出矜疑三百余人。进郎中。

迁湖州知府，甫至，即捕杀豪恶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杨升者，人奴也，横郡中。幼学执敏置诸狱。敏赂贵人嘱巡抚檄取亲鞫，幼学执不予，立杖杀之。敏狱辞连故尚书潘季驯子廷圭，幼学言之御史，疏劾之，下狱。他奸豪复论杀数十辈，独杨升畏祸敛迹，置之。已，念己去，升必复逞，遂捕置之死，一郡大治。霪雨连月，禾尽死。幼学大举荒政，活饥民三十四万有奇。御史将荐之，征其治行，推官阎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闻。诏加按察副使，仍视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备。幼学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终养归。母卒，不复出。

天启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矣、湖州并祠祀之。

## 列传第一百七十

### 儒林一

粤自司马迁、班固创述《儒林》，著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后史沿其体制，士之抱遗经以相授受者，虽无他事业，率类次为篇。《宋史》判《道学》、《儒林》为二，以明伊、雒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而誉隆于实，诟谮丛滋。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白沙而后，旷典缺如。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

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今差别其人，准前史例，作《儒林传》。有事功可见，列于正传者，兹不复及。其先圣、先贤后裔，明代亟为表章，衍圣列爵上公，与国终始。其他簪纓逢掖，奕叶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别自为篇，附诸末简，以备一代之故云。

范祖干叶仪等谢应芳汪克宽梁寅赵汭陈谟薛瑄阎禹锡周蕙萼胡居仁余祐蔡清陈琛林希元等罗钦顺曹端吴与弼胡九韶等陈真晟吕柟吕潜等邵宝王问杨廉刘观孙鼎李中马理魏校王应电王敬臣周瑛潘府崔铣何塘唐伯元黄淳耀弟渊耀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从同邑许谦游，得其指要。其学以诚意为主，而严以慎独持守之功。太祖下婺州，与叶仪并召。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命二人为谏议，祖干以亲老辞归。李文忠守处州，特加敬礼，恒称之为师。祖干事亲孝，父母皆八十余而终。家贫不能葬，乡里共为营办，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闻，命表其所居曰纯孝坊，学者称为纯孝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受业于许谦，谦诲之曰：“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朝夕惕厉，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讲学，士争趋之。其语学者曰：“圣

贤言行，尽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之说备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见，授为谏议，以老病辞。已而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非久亦辞归，隐居养亲。所著有《南阳杂藁》。吴沉称其理明识精，一介不苟。安贫乐道，守死不变。

门人何寿朋，字德龄，亦金华人。穷经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举孝廉，以二亲俱老辞。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学者因其自号，称曰归全先生。

同邑汪与立，字师道，祖干门人。其德行与寿朋齐名而文学为优。隐居教授，以高寿终。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也。自幼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隐白鹤溪上。构小室，颜曰“龟巢”，因以为号。郡辟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疾异端惑世，尝辑圣贤格言、古今明鉴为《辨惑编》。有举为三衢书院山长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久之，江南底定，始来归，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萧然，晏如也。有司征修郡志，强起赴之。年益高，学行益劭。达官缙绅过郡者，必访于其庐，应芳布衣韦带与之抗礼。议论必关世教，切民隐，而导善之志不衰。诗文雅丽蕴藉，而所自得者，理学为深。卒年九十七。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祖华，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克宽十岁时，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乃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专勤非凡儿。后从父之浮梁，问业于吴仲迂，志益笃。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

疏》《易》则有《程殊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

《礼》有《礼经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至正间，蕲、黄兵至，室庐 资财尽遭焚掠。箪瓢屡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赐银币，给驿还。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业农，家贫，自力于学，淹贯《五经》、百氏。累举不第，遂弃去。辟集庆路儒学训导，居二岁，以亲老辞归。明年，天下兵起，遂隐居教授。太祖定四方，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寅就征，年六十余矣。时以礼、律、制度，分为三局，寅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推服。书成，赐金币，将授官，以老病辞，还。结庐石门山，四方士多从学，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邻邑子初入官，诣寅请教。寅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问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笃敬，天德也。不伤财，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后以不检败，语人曰：“吾不敢再见石门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赵汭，字子常，休宁人。生而姿禀卓绝。初就外傅，读朱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朱子书读之。闻九江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泽之学，以精思自悟为主。其教人，引而不发。汭一再登门，乃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已，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后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中。鸡初鸣辄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诣精深，诸经无不通贯，而尤邃于《春秋》。初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因《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之语，乃复著《春秋属辞》八篇。又以为学《春秋》者，必考

《左传》事实为先，杜预、陈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复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是时，天下兵起，沅转侧干戈间，颠沛流离，而进修之功不懈。太祖既定天下，诏修《元史》，征沅预其事。书成，辞归。未几卒，年五十有一。学者称东山先生。

陈谟，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诗文，邃于经学，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纯驳，犁然要于至当。隐居不求仕，而究心经世之务。尝谓：“学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伦，莫先于变化气质。若礼乐、刑政、钱谷、甲兵、度数之详，亦不可不讲习。”一时经生学子多从之游。事亲孝，友于其弟。乡人有为不善者，不敢使闻。洪武初，征诣京师，赐坐议学。学士宋濂、待制王祚请留为国学者，谟引疾辞归。屡应聘为江浙考试官，著书教授以终。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贞，洪武初领乡荐，为元氏教谕。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及贞改任荥阳，瑄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既而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贞乃并礼为瑄师。由是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后贞复改官鄱陵。瑄补鄱陵学生，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以省亲归。居父丧，悉遵古礼。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出监湖广银场，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以继母忧归。

正统初还朝，尚书郭璉举为山东提学僉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王振语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者？”以瑄对，召为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

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

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讐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未减有差。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军，不允。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

景帝嗣位，用给事中程信荐，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门有功。寻出督贵州军饷，事竣，即乞休，学士江渊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杀人，狱久不决，瑄执置之法。召改北寺。苏州大饥，贫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屡疏告老，不许。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下群臣议，石亨等将置之极刑。瑄力言于帝，后二日文、谦死，获减一等。帝数见瑄，所陈皆关君德事。已，见石亨、曹吉祥乱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

瑄学一本程、硃，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言其所得，学者宗之。天顺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

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先圣庙庭。

其弟子阎禹锡，字子与，洛阳人。父端，举河南乡试第一，为教谕，卒。禹锡方九岁，哭父几灭性。长博涉群书，领正统九年乡荐，除昌黎训导。以母丧归，庐墓三年，诏以孝行旌其闾。闻河津薛瑄讲濂、洛之学，遂罢公车，往受业。久之，将归，瑄送至里门，告之曰：“为学之要，居敬穷理而已。”禹锡归，得其大指，益务力行。

天顺初，大学士李贤荐为国子学正。请严监规以塞奔竞，复武学以讲备御，帝皆从之。寻升监丞，忤贵幸，左迁徽州府经历。诸生伏阙乞留，不允。再迁至南京国子监丞，掌京卫武学，四为同考官，超拜监察御史。督畿内学，取周子《太极图》、《通书》为士子讲解，一时多士皆知响学。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为临洮卫卒，戍兰州。年二十，听人讲《大学》首章，惕然感动，遂读书。州人段坚，薛瑄门人也，时方讲学于里。蕙往听之。与辨析，坚大服。诲以圣学，蕙乃研究《五经》。又从学安邑李昶。昶，亦瑄门人也，由举人官清水教谕。学使者叹其贤，荐昶代己，命未下而卒。蕙从之久，学益邃。恭顺侯吴瑾镇陕西，欲聘为子师，固辞不赴。或问之，蕙曰：“吾军士也，召役则可。若以为师，师岂可召哉？”瑾躬送二子于其家，蕙始纳贖焉。后还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衣，动必由礼。州人多化之，称为小泉先生。以父久游江南不返，渡扬子江求父，舟覆溺死。蕙门人著者，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

敬之，字显思，渭南人。五岁好读书，不逐群儿戏。长从蕙游，鸡鸣候门启，辄洒扫设座，跪而请教。尝语人曰：“周

先生躬行孝弟，学近伊、洛，吾以为师。陕州陈云逵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为友。”宪宗初，以岁贡生入国学，与同舍陈献章并有盛名。会父母相继歿，号哭徒行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终身不食韭。成化末，选应州知州，课绩为天下第一。弘治九年迁金华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道学基统》、《洙泗言学录》、《尔雅便音》、《思庵楚录》诸书。思庵者，敬之自号也。其门人吕柟最著，自有传。

锦，字名中，咸宁人。举天顺六年乡试。入国学，为祭酒邢让所知。让坐事下吏，锦率众抗章白其非辜。幼丧父，事母色养，执丧尽礼，不作浮屠法。巡抚余子俊欲延为子师，锦以齐衰不入公门，固辞。所居仅蔽风雨，布衣糲食，义不妄取。成化中选松江同知，卒官。

爵，字锡之，泰州人。弘治初，由国学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平允声。其教门人也，务以诚敬为本。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吴与弼讲学崇仁，往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鹑衣箠食，晏如也。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曰：“学以为己，勿求人知。”语治世，则曰：“惟王道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业录》，盖取修辞立诚之义。每言：“与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绝思虑以求静。不知圣贤惟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故卑者溺于功利，高者鹜于空虚，其患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尝作《进学箴》曰：“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毕矣。”

居仁性行淳笃，居丧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门。

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与罗伦、张元祯友善，数会于弋阳龟峰。尝言，陈献章学近禅悟，庄昶诗止豪旷，此风既成，为害不细。又病儒者撰述繁芜，谓硃子注《参同契》、《阴符经》，皆不作可也。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主白鹿书院。过饶城，淮王请讲《易传》，待以宾师之礼。是时吴与弼以学名于世，受知朝廷，然学者或有间言。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万历十三年从祀孔庙，复追谥文敬。其弟子余祐最著。

祐字子积，鄱阳人。年十九，师事居仁，居仁以女妻之。弘治十二年举进士。为南京刑部员外郎，以事忤刘瑾，落职。瑾诛，起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市物不予直，民群诉于祐。涕泣慰遣之，云将列状上闻。镇守惧，稍戢，然恚甚，遣人入京告其党曰：“不去余祐，镇守不得自遂也。”然祐素廉，摭拾竟无所得。未几，迁山东副使。父忧，服阙，补徐州兵备副使。中官王敬运进御物入都，多挟商船，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诟。良发其违禁物，敬惧，诣祐求解，祐不听。敬诬奏准等殴己，遂并逮祐，谪为南宁府同知。稍迁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历云南布政使，以太仆寺卿召，未行，改吏部右侍郎，祐已先卒。祐之学，墨守师说，在狱中作《性书》三卷。其言程、硃教人，专以诚敬入。学者诚能去其不诚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时王守仁作《硃子晚年定论》，谓其学终归于存养。祐谓：“硃子论心学凡三变，存斋记所言，乃少时所见，及见延平，而悟其失。后闻五峰之学于南轩，而其言又一变。最后改定已发未发之论，然后体用不偏，动静交致其力，此其终身定见也。安得执少年未定之见，而反谓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难也。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少走侯官，从林珙学《易》，尽

得其肯綮。举成化十三年乡试第一。二十年成进士，即乞假归讲学。已，谒选，得礼部祠祭主事。王恕长吏部，重清，调为稽勋主事，恒访以时事。清乃上二札：一请振纪纲，一荐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皆纳用。寻以母忧归，服阕，复除祠祭员外郎。乞便养，改南京文选郎中。一日心动，急乞假养父，归甫两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王积不悦。会王求复护卫，清有后言。王欲诬以诋毁诏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许以女妻其子，竟力辞去。刘瑾知天下议己，用蔡京召杨时故事，起清南京国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时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

清之学，初主静，后主虚，故以虚名斋。平生饬躬砥行，贫而乐施，为族党依赖。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远以所著《易经》、《四书蒙引》进于朝，诏为刊布。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逮、蔡烈并有名，而陈琛最著。

琛，字思献，晋江人，杜门独学。清见其文异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见清，清曰：“吾所发愤沉潜辛苦而仅得者，以语人常不解。子已尽得之，今且尽以付子矣。”清歿十年，琛举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户部，就擢考功主事，乞终养归。嘉靖七年，有荐其恬退者，诏征之，琛辞。居一年，即家起贵州佥事，旋改江西，皆督学校，并辞不赴。家居，却扫一室，偃卧其中，长吏莫得见其面。

同郡林希元，字懋贞，与琛同年进士。历官云南佥事，坐考察不谨罢归。所著《存疑》等书，与琛所著《易经通典》、《四书浅说》，并为举业所宗。

王宣，晋江人。弘治中举于乡，一赴会试不第，以亲老须养，不再赴。尝曰：“学者混珠、陆为一，便非真知。”为人廓落豪迈，俯视一世。

易时中，字嘉会，亦晋江人。举于乡，授东流教谕，迁夏津知县，有惠政。稍迁顺天府推官。以治胡守中狱失要人意，将中以他事，遂以终养归。道出夏津，老稚争献果脯。将别，有哭失声者。母年九十一而终，时中七十矣，毁不胜丧而卒。

赵逮，字子重，东平人。弘治中举乡试，受《易》于清。蔡氏《易》止行于闽南，及是北行齐、鲁矣。居母丧毁瘠，后会试不第，遂抗志不出。生平好濂、洛诸子之学，于明独好薛氏《读书录》。

蔡烈，字文继，龙溪人。父昊，琼州知府。烈弱冠为诸生，受知于清及莆田陈茂烈。隐居鹤鸣山之白云洞，不复应试。嘉靖十二年诏举遣佚，知府陆金以烈应，以母老辞。巡按李元阳檄郡邑建书院，亦固辞。忽山鸣三日，烈遂卒。主簿詹道尝请论心，烈曰：“宜论事。孔门求仁，未尝出事外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学士丰熙戍镇海，见烈，叹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醉矣。”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上疏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

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钦顺再以书辨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歿。

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因知记》，自号整庵。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浞池人。永乐六年举人。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

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释氏，端为《夜行烛》一书进之，谓：“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从之。继遭二亲丧，五味不入口。既葬，庐墓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为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知府郭晟问为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谩，廉则吏不敢欺。”晟拜受。遭艰归，浞池、霍诸生多就墓次受学。服阕，改蒲州学正。霍、蒲两邑各上章争之，霍奏先得请。先后在霍十六载，宣德九年卒官，年五十九。诸生服心丧三年，霍人罢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贫不能归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户端墓，相继死，葬暮侧，后改葬浞池。

端尝言：“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上立根脚。”又曰：“为人须从志士勇士不忘上参取。”又曰：“孔、颜之乐仁也，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不改其乐，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初，伊、洛诸儒，自明道、伊川后，刘绚、李辈身及二程之门，至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苏门，北方之学者翕然宗之。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浞间，倡明绝学，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诸书。

霍州李德与端同时，亦讲学于其乡。及见端，退语诸生曰：

学不厌，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达事变，末学鲜或及之，古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诸生得人师矣。

“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谊，命诸生延致之，讲明正学。初，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及歿，私谥静修。正德中，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楨请从祀孔子庙庭，不果。

吴与弼，字子传，崇仁人。父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中为翰林修撰。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于朝，请授以文学高职。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复荐之，俱不出。尝叹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

“景泰七年，御史陈述又请礼聘与弼，俾侍经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诏江西巡抚韩雍备礼敦遣，竟不至。天顺元年，石亨欲引贤者为己重，谋于大学士李贤，属草疏荐之。帝乃命贤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赐玺书，賚礼币，征与弼赴阙。比至，帝问贤曰：“与弼宜何官？”对曰：“宜以宫僚，侍太子讲学。”遂授左春坊左谕德，与弼疏辞。贤请赐召问，且与馆次供具。于是召见文华殿，顾语曰：“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对曰：“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帝曰：“宫僚优闲，不必辞。”赐文绮酒宰，遣中使送馆次。顾谓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时帝眷遇良厚，而与弼辞益力。又疏称：“学术荒陋，苟冒昧徇禄，必且旷官。”诏不许。乃请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帝曰：“欲观秘书，勉受职耳。”命贤为谕意。与弼留京师二月，以疾笃请。贤请曲从放还，始终恩礼，以光旷举。

帝然之，赐敕慰劳，赉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与弼归，上表谢，陈崇圣志、广圣学等十事。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

与弼始至京，贤推之上座，以宾师礼事之。编修尹直至，令坐于侧。直大愠，出即谤与弼。及与弼归，知府张瓚谒见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讼与弼，立遣吏摄之，大加侮慢，始遣还。与弼谅非弟意，友爱如初。编修张元楨不知其始末，遣书诘让，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语。直后笔其事于《琐缀录》。又言与弼跋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士大夫用此訾与弼。后顾允成论之曰：“此好事者为之也。”与弼门人后皆从祀，而与弼竟不果。所著《日录》，悉自言生平所得。

其门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陈献章、娄谅，次曰胡九韶、谢复、郑伉。胡九韶，字凤仪，少从与弼学。诸生来学者，与弼令先见九韶。及与弼歿，门人多转师之。家贫，课子力耕，仅给衣食。成化中卒。谢复，字一阳，祁门人。闻与弼倡道，弃科举业从之游。身体力行，务求自得。居家孝友，丧祭冠婚，悉遵古礼。或问学，曰：“知行并进，否则落记诵诂训矣。”晚卜室西山之麓，学者称西山先生。弘治末年卒，年六十五。郑伉，字孔明，常山人。为诸生，试有司，不偶，即弃去，师与弼。辞归，日究诸儒论议，一切折衷于硃子。事亲孝。设义学，立社仓，以惠族党。所著《易义发明》、《读史管见》、《观物余论》、《蛙鸣集》，多烬于火。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初治举赴乡试，闻有司防察过严，无待士礼，耻之弃去，由是笃志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硃子重言主敬，知“敬”为《大学》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专心克治，叹曰：“《大学》，诚意为铁门关，

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天顺二年诣阙上《程硃正学纂要》。其书首取程氏学制，次采硃子论说，次作二图，一著圣人心与天地同运，一著学者之心法天之运，终言立明师、辅皇储、隆教本数事，以毕图说之意。书奏，下礼部议，侍郎邹干寝其事。真晟归，闻临川吴与弼方讲学，欲就问之。过南昌，张元祯止之宿，与语，大推服曰：“斯道自程、硃以来，惟先生得其真。如康斋者，不可见，亦不必见也。”遂归闽，潜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卒于成化十年，年六十四。真晟学无师承，独得于遗经之中。自以僻处海滨，出而访求当世学者，虽未与与弼相证，要其学颇似近之。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泾野先生。正德三年登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以柟同乡欲致之，谢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乾清宫灾，应诏陈六事，其言除义子，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父病归。都御史盛应期，御史硃节、熊相、曹珪累疏荐。适世宗嗣位，首召柟。上疏劝勤学以为新政之助，略曰：“克己慎独，上对天心；亲贤远谗，下通民志，庶太平之业可致。”大礼议兴，与张、桂忤。以十三事自陈，中以大礼未定，谄言日进，引为己罪。上怒，下诏狱，谪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求子夏后，建司马温公祠。四方学者日至，御史为辟解梁书院以居之。三年，御史卢焕等累荐，升南京宗人府经历，历官尚宝司卿。吴、楚、闽、越士从者百余人。晋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灾，乞罢黜，不允。选国子监祭酒，晋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帝将躬祀显陵，累疏劝止，不报。值天变，遂乞致仕归。年六十四卒，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

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讣闻，上辍朝一日，赐祭葬。

柎受业渭南薛敬之，接河东薛瑄之传，学以穷理实践为主。官南都，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硃不变者，惟柎与罗钦顺云。所著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藁》、《泾野诗文集》。万历、崇祯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璟先后请从祀孔庙，下部议，未及行。柎弟子泾阳吕潜，字时见，举于乡。官工部司务。张节，字介夫。咸宁李挺，字正五。皆有学行。

潜里人郭郭，字维籓，由举人官马湖知府。蓝田王之士，字欲立。由举人以赵用贤荐，授国子博士。两人不及柎门，亦秦士之笃学者也。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年十九，学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许州知州。月朔，会诸生于学宫，讲明义利公私之辨。正颖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庙以祠汉愍帝，不称献而称愍，从昭烈所谥也。巫言龙骨出地中为祸福，宝取骨，毁于庭，杖巫而遣之。躬课农桑，仿硃子社仓，立积散法，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荒。

弘治七年入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释菜周元公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处学者。其教，以致知力行为本。江西俗好阴阳家言，有数十年不葬父母者。宝下令，士不葬亲者不得与试，于是相率举葬，以千计。宁王宸濠索诗文，峻却之。后宸濠败，有司校勘，独无宝迹。迁浙江按察使，再迁右布政使。与镇守太监勘处州银矿，宝曰：“费多获少，劳

民伤财，虑生他变。”卒奏寝其事。进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擅政，宝至京，绝不与通。瑾怒漕帅平江伯陈熊，欲使宝劾之，遣校尉数辈要宝左顺门，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张彩、曹元自内出，语宝曰：“郡第劾平江，无后患矣。”宝曰：“平江功臣后，督漕未久，无大过，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给事中劾熊并及宝，勒致仕去。瑾诛，起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佾都御史，处置粮运。及会勘通州城濠归，奏称旨。寻疏请终养归，御史唐凤仪、叶忠请用之留都便养，乃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复以母老恳辞。许之，命有司以礼存问。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宝三岁而孤，事母过氏至孝。甫十岁，母疾，为文告天，愿减己算延母年。及终养归，得疾，左手不仁，犹朝夕侍亲侧不懈。学以洛、闽为的，尝曰：“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举南畿，受知于李东阳。为诗文，典重和雅，以东阳为宗。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博综群籍，有得则书之简，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学史》、简端二录，巡抚吴廷举上于朝，外《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二泉先生。

其门人，同邑王问，字子裕，以学行称。嘉靖十七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监徐州仓，减羨耗十二三。以父老，乞便养，改南京职方，迁车驾郎中、广东佾事。行未半道，乞养归。父卒，遂不复仕。筑室湖上，读书三十年，不履城市，数被荐不起。工诗文书画，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卒年八十，门人私谥曰文静先生。

子鉴，字汝明。嘉靖末年进士。累官吏部稽勋郎中。念父老，谢病归，奉养不离侧。父歿久之，进尚宝卿，改南京鸿胪

卿，引年乞休。进太仆卿，致仕。鉴亦善画，有言胜其父者，遂终身不复作。

杨廉，字方震，丰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业吴与弼门人胡九韶。廉承家学，早以文行称。举成化末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三年，授南京户科给事中。明年，京师地震，劾用事大臣。五年以灾异上六事。一，经筵停罢时，宜日令讲官更直待问。二，召用言事迁谪官，不当限台谏及登极以后。三，治两浙、三吴水患，停额外织造。四，召林下恬退诸臣。五，删法司条例。六，灾异策免大臣。未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议，给事、御史随入驳正。帝颇纳之。吏部尚书王恕被谗，廉请斥谗邪，无为所惑。母丧，服阕，起任刑科。请祀薛瑄，取《读书录》贮国学。明年三月有诏以下旬御经筵。廉言：“故事，经筵一月三举，苟以月终起以月初罢，则进讲有几？且经筵启而后日讲继之，今迟一日之经筵，即辍一旬之日讲也。”报闻。以父老欲便养，复改南京兵科。中贵李广死，得廷臣通贿籍。言官劾贿者，帝欲究而中止。廉率同官力争，竟不纳。已，请申明祀典，谓宋儒周、程、张、朱从祀之位，宜居汉、唐诸儒上。阙里庙，当更立木主。大成本乐名，不合谥法。皆不果行。迁南京光禄少卿。正德初，就改太仆，历顺天府尹。时京军数出，车费动数千金，廉请大兴递运所余银供之。奏免夏税万五千石，虑州县巧取民财，置岁办簿，吏无能为奸。乾清宫灾，极陈时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上疏谏南巡，不报。帝驻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见。廉不可，乞用常仪，更请谒见太庙，俱报许。世宗即位，就迁尚书。

廉与罗钦顺善，为居敬穷理之学，文必根《六经》，自礼乐、钱谷至星历、算数，具识其本末。学者称月湖先生。尝以帝王之道莫切于《大学》，自为给事即上言，进讲宜先《大学

衍义》，至是首进《大学衍义节略》。帝优诏答之。疏论大礼，引程颐、硃熹言为证，且言：“今异议者率祖欧阳修。然修于考之一字，虽欲加之于濮王，未忍绝之于仁宗。今乃欲绝之于孝庙，此又修所不忍言者。”报闻。八疏乞休，至嘉靖二年，赐敕、驰驿，给夫廩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刘观，字崇观，吉水人。正统四年成进士。方年少，忽引疾告归。寻丁内艰，服除，终不出。杜门读书，求圣贤之学。四方来问道者，坐席尝不给。县令刘成为筑书院于虎丘山，名曰“养中”。平居，饭脱粟，服浣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无懈容。或劝之仕，不应。又作《勤》、《俭》、《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吕氏乡约》表著之，以教其乡。冠婚丧祭，悉如《硃子家礼》。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周之。或请著述，曰：“硃子及吴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复何言。”吴与弼，其邻郡人也，极推重之。

观前有孙鼎，庐陵人。永乐中为松江府教授，以孝弟立教。后督学南畿，人称为贞孝先生。又有李中，吉水人，官副都御史，号谷平先生，在观后。是为吉水三先生。

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书王恕家居，讲学著书。理从之游，得其指授。杨一清督学政，见理与吕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学，皆天下士也。”登乡荐，入国学，与柟及林虑马乡，榆次寇天叙，安阳崔铣、张士隆，同县秦伟，日切劘于学，名震都下。高丽使者慕之，录其文以去。连遭艰，不预试。安南使者至，问主事黄清曰：“关中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为外裔所重如此。

正德九年举进士。一清为吏部尚书，即擢理稽勋主事。调文选，请告归。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张衍瑞等谏南巡。诏跪阙

门，予杖夺俸。未几，复告归。教授生徒，从游者众。嘉靖初，起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下诏狱，再予杖夺俸。屡迁考功郎中。故户部郎中庄绎者，正德时主导刘瑾核天下库藏。瑾败，落职。至是奏辨求复，当路者属理，理力持不可，寝其事。五年大计外吏，大学士贾咏、吏部尚书廖幻以私憾欲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萧鸣凤、陕西副使唐龙。理力争曰：“三人督学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计京官，黜张总、桂萼党吏部郎中彭泽，总、萼竟取旨留之。理擢南京通政参议，请急去。居三年，起光禄卿，未几告归。阅十年，复起南京光禄卿，寻引年致仕。三十四年，陕西地震，理与妻皆死。

理学行纯笃，居丧取古礼及司马光《书仪》、硃熹《家礼》折衷用之，与吕柟并为关中学者所宗。穆宗立，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宪。

魏校，字子才，昆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苏州葑门之庄渠，因自号“庄渠”。弘治十八年成进士。历南京刑部郎中。守备太监刘郎藉刘瑾势张甚，或自判状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己意，无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疾归。嘉靖初，起为广东提学副使。丁忧，服闋，补江西兵备副使。累迁国子祭酒，太常卿，寻致仕。

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而贯通诸儒之说，择执尤精。尝与余祐论性，略曰：“天地者，阴阳五行之本体也，故理无不具。人物之性，皆出于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圣贤论性有二：其一，性与情对言，此是性之本义，直指此理而言。其二，性与习对言，但取生字为义，非性之所以得名，盖曰天所生为性，人所为曰习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语，遂谓性兼气质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才著气

质，便不得谓之性矣。荀子论性恶，杨子论性善恶混，韩子论性有三品，众言淆乱，必折之圣。若谓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论性之所以得名，则前后说皆不谬于圣人，而孟子道性善，反为一偏之论矣。孟子见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为何物，故荀、杨、韩诸儒得以其说乱之。伊川一言以断之，曰‘性，即理也’，则诸说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卒，谥恭简。唐顺之、王应电、王敬臣，皆其弟子也。顺之，自有传。

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受业于校，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而余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未尝亡，杂见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而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以为百世继周而治，必出于此。嘉靖中，家毁于兵燹，流寓江西泰和。以其书就正罗洪先，洪先大服。翰林陈昌积以师礼事之。胡松抚江西，刊行于世。

应电又研精字学，据《说文》所载为讹谬甚者，为之订正，名曰《经传正讹》。又著《同文备考》、《书法指要》、《六义音切贯珠图》、《六义相关图》。卒于泰和。昌积为经纪其丧，归之昆山。

时有李如玉者，同安儒生，亦精于《周礼》，为《会要》十五卷。嘉靖八年诣阙上之，得旨嘉奖，赐冠带。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人，江西参议庭子也。十九为诸生，受业于校。性至孝，父疽发背，亲自吮舐。老得瞽眩疾，则卧于榻下，夜不解衣，微闻响咳声，即跃起问安。事继母如事父，

妻失母欢，不入室者十三载。初，受校默成之旨，尝言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谈。自见耿定向，语以圣贤无独成之学，由是多所诱掖，弟子从游者至四百余人。其学，以慎独为先，而指亲长之际、祔任席之间为慎独之本，尤以标立门户为戒。乡人尊为少湖先生。万历中，以廷臣荐，征授国子博士，辞不行。诏以所授官致仕。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复荐。吏部以敬臣年高，请有司时加优礼，诏可。年八十五而终。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五年进士。知广德州，以善政闻，赐敕旌异。迁南京礼部郎中，出为抚州知府，调知镇远。秩满，省亲归。弘治初，吏部尚书王恕起瑛四川参政，久之，进右布政使，咸有善绩，尤励清节。给事、御史交章荐，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丧归。服除，遂引年乞致仁。孝宗嘉之，诏进一阶。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瑛始与陈献章友，献章之学主于静。瑛不然之，谓学当以居敬为主，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自《六经》之奥，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穷。积累既多，则能通贯，而于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谓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也。学者称翠渠先生。子大谟，登进士，未仕卒。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进士。值宪宗崩，孝宗践阼甫二十日，礼官请衰服御西角门视事，明日释衰易素，翼善冠、麻衣腰经。帝不许，命俟二十七日后行之。至百日，帝以大行未葬，麻衣衰经如故。府因上疏请行三年丧，略言：“子为父，臣为君，皆斩衰三年，仁之至，义之尽也。汉文帝遗诏短丧，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尽，宋孝宗锐志复古，易月之外，犹执通丧，然不能推之于下，未足为圣王达孝也。先

帝奄弃四海，臣庶衔哀，陛下恻恒由衷，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议，断自圣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礼官参考载籍，使丧不废礼，朝不废政，勒为彝典，传之子孙，岂不伟哉。“疏入，衰经待罪。诏辅臣会礼官详议，并持成制，寝不行。

谒选，得长乐知县，教民行《硃子家礼》。躬行郊野，劳问疾苦，田夫野老咸谓府亲己，就求笔札，府辄欣然与之。迁南京兵部主事，陈军民利病七事。父丧除，补刑部。值旱蝗、星变，北寇深入，孔庙灾，疏请内修外攘，以谨天戒。又上救时十要。以便养乞南，改南京兵部，迁武选员外郎。尚书马文升知其贤，超拜广东提学副使。云南昼晦七日，楚妇人须长三寸，上弭灾三术。以母老乞休，不待命辄归。已而吏部尚书杨一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屡荐其学行，终不起。嘉靖改元，言官交荐，起太仆少卿，改太常，致仕。既归，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发明经传为事。时王守仁讲学其乡，相去不百里，颇有异同。尝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又曰：“荐贤当惟恐后，论功当惟恐先。”年七十三卒。故事，四品止予祭。世宗重府孝行，特诏予葬。

崔铄，字子钟，安阳人。父升，官参政。铄举弘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孝宗实录》，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书成，出为南京吏部主事。瑾败，召复故官，充经筵讲官，进侍读。引疾归，作后渠书屋，读书讲学其中。世宗即位，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年集议大礼，久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俱以执议去位，其他摈斥杖戍者相望，而张总、桂萼等骤贵显用事。铄上疏求去，且劾总、萼等曰：“臣究观议者，其文则欧阳修之唾余，其情则承望意响，求胜无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动听。

非有元功硕德，而遽以官赏之，得毋使侥幸之徒踵接至与？臣闻天子得四海欢心以事其亲，未闻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赏之，适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为忠，忠则逆旨；希旨为邪，邪则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乱邦，况可使富哉！”帝览之不悦，令铎致仕。阅十五年，用荐起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擢南京礼部右侍郎。未几疾作，复致仕。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敏。

铎少轻俊，好饮酒，尽数斗不乱。中岁自厉于学，言动皆有则。尝曰：“学在治心，功在慎动。”又曰：“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爱亲敬长，性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独挈良知，是霸儒也。”又尝作《政议》十篇，其《序》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县，其民散，故道难成。况沿而下趋至今日乎。然人心弗异，系乎主之者而已。”凡篇中所论说，悉仿此意。世多有其书，故不载。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年七岁，见家有佛像，抗言请去之。十九读许衡、薛瑄遗书，辄欣然忘寝食。弘治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阁试《克己复礼为仁论》，有曰：“仁者，人也。礼则人之元气而已，则见侵于风寒暑湿者也。人能无为邪气所胜，则元所复，元年复而其人成矣。”宿学咸推服焉。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知必不为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后瑾诛，复官。以经筵触忌讳，谪开州同知。修黄陵冈堤成，擢东昌府同知，乞归。嘉靖初，起山西提学副使，以父忧不赴。服阕，起提学浙江。敦本尚实，士气丕变。未几，晋南京太常少卿。与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学之法，学

者翕然宗之。历工、户、礼三部侍郎，晋南京右都御史，未几致仕。

是时，王守仁以道学名于时，瑭独默如。尝言陆九渊、杨简之学，流入禅宗，充塞仁义。后学未得游、夏十一，而议论即过颜、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余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必严。两执亲丧，皆哀毁。后谥文定。所著《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十二卷，皆行于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历知万年、泰和二县，并有惠政，民生祠之。迁南京户部主事，进郎中。伯元受业永丰吕怀，践履笃实，而深疾王守仁新说。及守仁从祀文庙，上疏争之。因请黜陆九渊，而跻有若及周、程、张、硃五子于十哲之列，祀罗钦顺、章懋、吕柟、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于乡。疏方下部，旋为南京给事中钟宇淳所驳，伯元谪海州判官。屡迁尚宝司丞。吏部尚书杨巍雅不喜守仁学，心善伯元前疏，用为吏部员外郎。历考功、文选郎中，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门。秩满，推太常少卿，未得命。时吏部推补诸疏皆留中，伯元言：“贤愚同滞，朝野咨嗟，由臣拟议不当所致，乞赐罢斥。”帝不恚，特允其去，而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别吏部诸郎，帝识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卒。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为诸生时，深疾科举文浮靡淫丽，乃原本《六经》，一出以典雅。名士争务声利，独澹漠自甘，不事征逐。崇祯十六年成进士。归益研经籍，缊袍粝食，萧然一室。京师陷，福王立南都，诸进士悉授官，淳耀独不赴选。及南都亡，嘉定亦破。忼然太息，偕弟渊耀入僧舍，将自尽。僧曰：“公未服官，可无死。”淳耀曰：“城亡与亡，岂

以出处贰心。”乃索笔书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与渊耀相对缢死，年四十有一。

淳耀弱冠即著《自监录》、《知过录》，有志圣贤之学。后为日历，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凡语言得失，念虑纯杂，无不备识，用自省改。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所作诗古文，悉轨先正，卓然名家。有《陶庵集》十五卷。其门人私谥之曰贞文。渊耀，字伟恭，诸生，好学敦行如其兄。

##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 儒林二

陈献章 李承箕 张诩 娄谅 夏尚朴 贺钦 陈茂烈 湛若水 蒋信等  
邹守益 子善等 钱德洪 徐爱等 王畿 王艮等 欧阳德 族人瑜  
罗洪先 程文德 吴悌 子仁度 何廷仁 刘邦采 魏良政等 王时槐  
许孚远 尤时熙 张后觉等 邓以赞 张元忭 孟化鲤 孟秋 来知德  
邓元锡 刘元卿 章潢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举正统十二年乡试，再上礼部，不第。从吴与弼讲学。居半载归，读书穷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久之，复游太学。祭酒邢让试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篇，惊曰：“龟山不如也。”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给事中贺钦听其议论，即日抗疏解官，执弟子礼事献章。献章既归，四方来学者日进。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硃英交荐。召至京，令就试吏部。屡辞疾不赴，疏乞终养，授翰林院检讨以归。至南安，知府张弼疑其拜官，与与弼不同。对曰：“吴先生以布衣为石亨所荐，故不受职而求观秘书，冀在开悟主上耳。时宰不悟，先令受职然后观书，殊戾先生意，遂决去。献章听选国子生，何敢伪辞钓虚誉。”自是屡荐，卒不起。

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

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门人李承箕，字世卿，嘉鱼人。成化二十二年举乡试。往师献章，献章日与登涉山水，投壶赋诗，纵论古今事，独无一语及道。久之，承箕有所悟，辞归，隐居黄公山，不复仕。与兄进士承芳，皆好学，称嘉鱼二李。卒年五十四。

张诩，字廷实，南海人，亦师事献章。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寻丁忧，累荐不起。正德中，召为南京通政司参议，一谒孝陵即告归。献章谓其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卒年六十。

娄谅，字克贞，上饶人。少有志绝学。闻吴与弼在临川，往从之。一日，与弼治地，召谅往视，云学者须亲细务。谅素豪迈，由此折节。虽扫除之事，必身亲之。景泰四年举于乡。天顺末，选为成都训导。寻告归，闭门著书，成《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谓《周礼》皆天子之礼，为国礼，《仪礼》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礼，为家礼。以《礼记》为二经之传，分附各篇，如《冠礼》附《冠义》之类。不可附各篇者，各附一经之后。不可附一经者，总附二经之后。其为诸儒附会者，以程子论黜之。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三传事实，言：“是非必待三传而后明，是《春秋》为弃书矣。”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子，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

子忱，字诚善，传父学。女为宁王宸濠妃，有贤声，尝劝王毋反。王不听，卒反。谅子姓皆捕系，遗文遂散轶矣。

门人夏尚朴，字敦夫，广信永丰人。正德初，会试赴京。见刘瑾乱政，慨然叹曰：“时事如此，尚可干进乎？”不试而归。六年成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岁饥，条上救荒数事。再迁惠州知府，投劾归。嘉靖初，起山东提学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与魏校、湛若水辈日相讲习。言官劾大学士桂萼，语连尚朴。吏部尚书方献夫白其无私，寻引疾归。早年师谅，传主敬之学，常言“才提起，便是天理。才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称之。所著有《中庸语》《东岩文集》。王守仁少时，亦尝受业于谅。

贺钦，字克恭，义州卫人。少好学，读《近思录》有悟。成化二年以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已而师事陈献章。既归，肖其像事之。

弘治改元，用阁臣荐，起为陕西参议。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恳辞，且陈四事。一，谓今日要务莫先经筵，当博访真儒，以资启沃。二，荐检讨陈献章学术醇正，称为大贤，宜以非常之礼起之，或俾参大政，或任经筵，以养君德。三，内官职掌，载在《祖训》，不过备洒扫、司启闭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参预机宜，干政令，招权纳宠，邀功启衅。或引左道，进淫巧，以荡上心。误国殃民，莫此为甚。宜慎饬将来，内不使干预政事，外不使镇守地方掌握兵权。四，兴礼乐以化天下。“陛下绍基之初，举行侏子丧葬之礼，而颓败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礼，革去教坊俗乐，以广治化。”疏凡数万言。奏入，报闻。正德四年，刘瑾括辽东田，东人震恐，而义州守又贪横，民变，聚众劫掠。顾相戒曰：“毋惊贺黄门。”钦闻之，急谕祸福，以身任之，乱遂定。钦学不务博涉，专读《四

书》、《六经》、《小学》，期于反身实践，谓为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卒年七十四。子士谿，乡贡士，尝陈十二事论王政，不报。终身不仕。

陈茂烈，字时周，莆田人。年十八，作《省克录》，谓颜之克己，曾之日省，学之法也。弘治八年举进士。奉使广东，受业陈献章之门，献章语以主静之学，退而与张诩论难，作《静思录》。寻授吉安府推官，考绩过淮，寒无絮衣，冻几殆。入为监察御史，袍服朴陋，乘一疲马，人望而敬之。以母老终养。供母之外，不办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太守闻其劳，进二卒助之，三日遣之还。吏部以其贫，禄以晋江教谕，不受。又奏给月米，上书言：“臣素贫，食本俭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逭其贫，非有及人之廉，尽己之孝也。古人行备负米，皆以为亲，臣之贫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艰苦，今年八十有六，来日无多。臣欲自尽心力，尚恐不及，上烦官帑，心窃未安。”奏上不允。母卒，茂烈亦卒。

茂烈为诸生时，韩文问莆田人物于林俊，曰：“从吾。”谓彭时也。又问，曰：“时周。”且曰：“与时周语，沉疴顿去。”其为所重如此。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五年举于乡，从陈献章游，不乐仕进。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国子监。十八年会试，学士张元祜、杨廷和为考官，抚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置第二。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寻丁母忧，庐墓三年。筑西樵讲舍，士子来学者，先令习礼，然后听讲。嘉靖初，入朝，上经筵讲学疏，谓圣学以求仁为要。已复上疏言：“陛下初政，渐不克终。左右近侍争以声色异教蛊惑上心。大臣林俊、孙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为寒心。亟请亲贤远奸，穷理讲学，以隆太平之

业。”又疏言日讲不宜停止，报闻。明年进侍读，复疏言：一二年间，天变地震，山崩川涌，人饥相食，殆无虚月。夫圣人以屯否之时而后视贤之训，明医不以深锢之疾而废元气之剂，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华，以裨圣学。”已，迁南京国子监祭酒，作《心性图说》以教士，拜礼部侍郎。仿《大学衍义补》，作《格物通》，上于朝。历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南京欲尚侈靡，为定丧葬之制颁行之。老，请致仕。年九十五卒。

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年九十，犹为南京之游。过江西，安福邹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来，吾辈当宪老而不乞言，慎毋轻有所论辨。”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

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吕怀、德安何迁、婺源洪垣、归安唐枢。怀之言变化气质，迁之言知止，枢之言求真心，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垣则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也。怀，字汝德，南京太仆少卿。迁，字益之，南京刑部侍郎。垣，字峻之，温州府知府。枢，刑部主事，疏论李福达事，罢归，自有传。

蒋信，字卿实，常德人。年十四，居丧毁瘠。与同郡冀元亨善，王守仁谪龙场，过其地，偕元亨事焉。嘉靖初，贡入京师，复师湛若水。若水为南祭酒，门下士多分教。至十一年，举进士，累官四川水利僉事。却播州土官贿，置妖道士于法。迁贵州提学副使。建书院二，廩群髦士其中。龙场故有守仁祠，

为置祠田。坐擅离职守，除名。信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信践履笃实，不事虚谈。湖南学者宗其教，称之曰正学先生。卒年七十九。时宜兴周冲，字道通，亦游王、湛之门。由举人授高安训导，至唐府纪善。尝曰：“湛之体认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与信集师说为《新泉问辨录》。两家门人各相非笑，冲为疏通其旨焉。

邹守益，字谦之，安福人。父贤，字恢才，弘治九年进士。授南京大理评事，数有条奏，历官福建佥事，擒杀武平贼渠黄友胜。居家以孝友称。

守益举正德六年会试第一，出王守仁门。以廷对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逾年告归，谒守仁，讲学于赣州。宸濠反，与守仁军事。世宗即位，始赴官。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兴献帝本生之称。守益疏谏，忤旨，被责。逾月，复上疏曰：

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屡下群臣会议，群臣据礼正言，致蒙诘让，道路相传，有孝长子之称。昔曾元以父寝疾，惮于易箦，盖爱之至也。而曾子责之曰：“姑息”。鲁公受天子礼乐，以祀周公，盖尊之至也。而孔子伤之曰“周公其衰矣”。臣愿陛下勿以姑息事献帝，而使后世有其衰之叹。且群臣援经证古，欲陛下专意正统，此皆为陛下忠谋，乃不察而督过之，谓忤且慢。臣历观前史，如冷褒、段犹之徒，当时所谓忠爱，后世所斥以为邪媚也。师丹、司马光之徒，当时所谓欺慢，后世所仰以为正直也。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望陛下不吝改过，察群臣之忠爱，信而用之，复召其去国者，无使奸人动摇国是，离间宫闱。

昔先帝南巡，群臣交章谏阻，先帝赫然震怒，岂不谓欺慢可罪哉。陛下在籓邸闻之，必以是为尽忠于先帝。今入继大统，独不容群臣尽忠于陛下乎。

帝大怒，下诏狱拷掠，谪广德州判官。废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稍迁南京礼部郎中，州人立生祠以祀。闻守仁卒，为位哭，服心丧，日与吕柟、湛若水、钱德洪、王畿、薛侃辈论学。考满入都，即引疾归。久之，以荐起南京吏部郎中，召为司经局洗马。守益以太子幼，未能出阁，乃与霍韬上《圣功图》，自神尧茅茨土阶，至帝西苑耕稼蚕桑，凡为图十三。帝以为谤讪，几得罪，赖韬受帝知，事乃解。明年迁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出掌南京翰林院，夏言欲远之也。御史毛恺请留侍东宫，被谪。寻改南京祭酒。九庙灾，守益陈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高宗，反妖为祥，亨国长久。”帝大怒，落职归。

守益天姿纯粹。守仁尝曰：“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谦之近之矣。”里居，日事讲学，四方从游者踵至，学者称东廓先生。居家二十余年卒。隆庆初，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

先是，守仁主山东试，堂邑穆孔暉第一，后官侍讲学士，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孔暉端雅好学，初不肯宗守仁说，久乃笃信之，自名王氏学，浸淫入于释氏。而守益于戒惧慎独，盖兢兢焉。

子善，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恤刑湖广，矜释甚众。擢山东提学僉事，时与诸生讲学。万历初，累官广东右布政使，谢病归。久之，以荐即家授太常卿，致仕。子德涵、德溥。德涵，字汝海，隆庆五年进士。历刑部员外郎。张居正方禁讲学，德涵守之自若。御史傅应祜、刘台相继论居正，皆德涵里人，疑为党，出为河南僉事。御史承风指劾之，贬秩归。善服习父训，践履无怠，称其家学。而德涵从耿定理游，定理不答。发愤湛思，自觉有得，由是专以悟为宗，于祖父所传，

始一变矣。德溥，由万历十一年进士。历司经局洗马。善从子德泳，万历十四年进士。官御史。给事中李献可请预教太子，斥为民。德泳偕同官救之，亦削籍。家居三十年，言者交荐。光宗立，起尚宝少卿，历太常卿。魏忠贤用事，乞休归。所司将为忠贤建祠，德泳涂毁其募籍，乃止。

钱德洪，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余姚人。王守仁自尚书归里，德洪偕数十人共学焉。四方士踵至，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毕业于守仁。嘉靖五年举会试，径归。七年冬，偕畿赴廷试，闻守仁讣，乃奔丧至贵溪。议丧服，德洪曰：“某有亲在，麻衣布经弗敢有加焉。”畿曰：“我无亲。”遂服斩衰。丧归，德洪与畿筑室于场，以终心丧。十一年始成进士。累官刑部郎中。郭勋下诏狱，移部定罪，德洪据狱词论死。廷臣欲坐以不轨，言德洪不习刑名。而帝雅不欲勋死，因言官疏，下德洪诏狱。所司上其罪，已出狱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桎勋，德洪故违之，与勋不领敕何异。”再下狱。御史杨爵、都督赵卿亦在系，德洪与讲《易》不辍。久之，斥为民。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云。

穆宗立，复官，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复进一阶。卒年七十九。学者称绪山先生。

初，守仁倡道其乡，邻境从游者甚众，德洪、畿为之首。其最初受业者，则有余姚徐爱，山阴蔡宗袞、硃节及应良、卢可久、应典、董涑之属。

爱，字曰仁，守仁女弟夫也。正德三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良知之说，学者初多未信，爱为疏通辨析，畅其指要。

守仁言：“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沉潜，硃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爰卒，年三十一，守仁哭之恸。一日讲毕，叹曰：“安得起曰仁九泉闻斯言乎！”率门人之其墓所，酌酒告之。

蔡宗袞，字希渊。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四川提学佾事。

硃节，字守中。正德八年进士。为御史，巡按山东。大盗起颜神镇，蔓州县十数。驱驰戎马间，以劳卒。赠光禄少卿。

应良，字原忠，仙居人。正德六年进士。官编修。守仁在吏部，良学焉。亲老归养，讲学山中者将十年。嘉靖初，还任，伏阙争大礼，廷杖。张总黜翰林为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谢病归，卒。

卢可久，字一松。程粹，字养之。皆永康诸生。与同邑应典，皆师守仁。粹子正谊，历顺天府尹。

应典，字天彝。进士。官兵部主事。居家养母，不希荣利。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

可久传东阳杜惟熙，惟熙传同邑陈时芳、陈正道。惟熙以克己为要，尝言：“学者一息不昧，则万古皆通；一刻少宽，即终朝欠缺。”卒年八十余。时芳博览多闻，而归于实践。岁贡不仕。正道为建安训导，年八十余，犹徒步赴五峰讲会。其门人吕一龙，永康人，言动不苟，学者咸宗之。

董涑，字子寿，海宁人。年六十八矣，游会稽，肩瓢笠诗卷谒守仁，卒请为弟子。子谷，官知县，亦受业守仁。

王畿，字汝中，山阴人。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后受业王守仁，闻其言，无底滞，守仁大喜。嘉靖五年举进士，与钱德洪并不就廷对归。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书院。已，奔守仁丧，经纪葬事，持心丧三年。久之，与德洪同第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给事中戚贤等荐畿。夏言斥畿伪学，夺贤职，畿乃谢病归。畿尝云：“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

小过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请，以不谨斥。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而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学者称心斋先生。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

艮，字汝止。初名银，王守仁为更名。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父灶丁，冬晨犯寒，役于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谨。艮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中理解。有客闻艮言，诧异：“何类王中丞语。”艮乃谒守仁江西，与守仁辨久之，大服，拜为弟子。明日告之悔，复就宾位自如。已，心折，卒称弟子。从守仁归里，叹曰：“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之不广也！”还家，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要人士，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观者千百。抵京师，同门生骇异，匿其车，趣使返。守仁闻之，不悦。艮往谒，拒不见，长跪谢过乃已。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艮传林春、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梁汝元，汝芳传杨起元、周汝登、蔡悉。

樾，字子直，贵溪人。举进士。历官云南左布政使。元江土酋那鉴反，诈降。樾信之，抵其城下，死焉。诏赠光禄寺卿，予祭葬，任一子官。

春，字子仁，泰州人。闻良知之学，日以硃墨笔识臧否自考，动有绳检，尺寸不逾。嘉靖十一年会试第一，除户部主事，调吏部。缙绅士讲学京师者数十人，聪明解悟善谈说者，推王畿，志行敦实推春及罗洪先。进文选郎中，卒官，年四十四。

发其篋，仅白金四两，僚友棺敛归其丧。

汝芳，字维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迁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民兄弟争产，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已。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父艰，服阕，起补东昌，移云南屯田副使，进参政，分守永昌，坐事为言官论罢。初，汝芳从永新颜钧讲学，后钧系南京狱当死，汝芳供养狱中，鬻产救之，得减戍。汝芳既罢官，钧亦赦归。汝芳事之，饮食必躬进，人以为难。钧诡怪猖狂，其学归释氏，故汝芳之学亦近释。

杨起元、周汝登，皆万历五年进士。起元，归善人。选庶吉士，适汝芳以参政入贺，遂学焉。张居正方恶讲学，汝芳被劾罢，而起元自如，累官吏部左侍郎。拾遗被劾，帝不问。未几卒。天启初，追谥文懿。汝登，嵊人。初为南京工部主事，榷税不如额，谪两淮盐运判官，累官南京尚宝卿。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

蔡悉，字士备，合肥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常德推官。筑郭外六堤以免水患。擢南京吏部主事，累官南京尚宝卿，移署国子监。尝请立东宫，又极论矿税之害。有学行，恬宦情。仕五十年，家食强半。清操亮节，淮西人宗之。

欧阳德，字崇一，泰和人。甫冠举乡试。之赣州，从王守仁学。不应会试者再。嘉靖二年策问阴诋守仁，德与魏良弼等直发师训无所阿，竟登第。除知六安州，建龙津书院，聚生徒论学。入为刑部员外郎。六年诏简朝士有学行者为翰林，乃改德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作讲亭，进诸生与四方学者论道其中。寻改南京尚宝卿。召为太仆少卿。以便养，复改南京鸿胪

卿。父忧，服阕，留养其母，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日讲学。以荐起故官。累迁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母忧归，服未阕，即用为礼部尚书。丧毕之官，命直无逸殿。时储位久虚，帝惑陶仲文“二龙不相见”之说，讳言建储，德恳请。会有诏，二王出邸同日婚。德以裕王储贰不当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诸王皆处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与太祖同，请从初制。”帝不许。德又言：“《会典》醮词，主器则曰承宗，分藩则曰承家。今裕王当何从？”帝不悦曰：“既云王礼，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册立耶？”德即具册立仪上。帝滋不悦，然终谅其诚，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杜氏薨，德请用成化朝纪淑妃故事，不从。德遇事侃侃，裁制诸宗藩尤有执。或当利害，众相顾色战，德意气自如。

当是时，德与徐阶、聂豹、程文德并以宿学都显位。于是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与论良知之学。赴者五千人。都城讲学之会，于斯为盛。德器宇温粹，学务实践，不尚空虚。晚见知于帝，将柄用，而德遽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庄。

族人瑜，字汝重，亦学于守仁。守仁教之曰：“常曰然无自是而已。”瑜终身践之。举于乡，不就会试，曰：“老亲在，三公不与易也。”母死，庐墓侧。虎环庐噪，不为动。历官四川参议，所至有廉惠声。年近九十而卒。

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父循，进士。历兵部武选郎中。会考选武职，有指挥二十余人素出刘瑾门，循罢其管事。瑾怒骂尚书王敞，敞惧，归部趣易奏。循故迟之，数日瑾败，敞乃谢循。循历知镇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备副使，咸有声。

洪先幼慕罗伦为人。年十五，读王守仁《传习录》好之，欲往受业，循不可而止。乃师事同邑李中，传其学。嘉靖八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即请告归。外舅太仆卿曾直喜曰：“幸

吾婿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业有大于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亲孝。父每肃客，洪先冠带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年，诏劾请告逾期者，乃赴官。寻遭父丧，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继遭母忧，亦如之。

十八年简宫僚，召拜春坊左赞善。明年冬，与司谏唐顺之、校书赵时春疏请来岁朝正后，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时帝数称疾不视朝，讳言储贰临朝事，见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诏百余言切责之，遂除三人名。

洪先归，益寻求守仁学。甘淡泊，炼寒暑，跃马挽强，考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国计、民情，悉加意谘访。曰：“苟当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赋多宿弊，请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属。洪先精心体察，弊顿除。岁饥，移书郡邑，得粟数十石，率友人躬振给。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为画策战守，寇引去。素与顺之友善。顺之应召，欲挽之出，严嵩以同乡故，擢假边才起用，皆力辞。

洪先虽宗良知学，然未尝及守仁门，恒举《易大传》“寂然不动”、周子“无欲故静”之旨以告学人。又曰：“儒者学在经世，而以无欲为本。惟无欲，然后出而经世，识精而力钜。“时王畿谓良知自然，不假纤毫力。洪先非之曰：“世岂有现成良知者耶？”虽与畿交好，而持论始终不合。山中有石洞，旧为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莲。谢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户。

初，告归，过仪真，同年生主事项乔为分司。有富人坐死，行万金求为地，洪先拒不听。乔微讽之，厉声曰：“君不闻志士不忘在沟壑耶？”江涨，坏其室，巡抚马森欲为营之，固辞不可。隆庆初卒，赠光禄少卿，谥文庄。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初受业章懋，后从王守仁游。登洪先榜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坐同年生杨名劾汪鋹事，下诏狱，谪信宜典史。鋹罢，量移安福知县，迁兵部员外郎。父忧，庐墓侧，终丧不入内。起兵部郎中，擢广东提学副使，未赴，改南京国子祭酒。母忧，服阕，起礼部右侍郎。俺答犯京师，分守宣武门，尽纳乡民避寇者。调吏部为左。已，改掌詹事府。三十三年，供事西苑。所撰青词，颇有所规讽，帝衔之。会推南京吏部尚书，帝疑文德欲远己，命调南京工部右侍郎。文德疏辞，劝帝享安静和平之福。帝以为谤讪，除其名。既归，聚徒讲学。卒，贫不能殓。万历间，追赠礼部尚书，谥文恭。

吴悌，字思诚，金溪人。嘉靖十一年进士。除乐安知县，调繁宣城，征授御史。十六年，应天府进试录，考官评语失书名，诸生答策多讥时政。帝怒，逮考官谕德江汝璧、洗马欧阳衢诏狱，贬官，府尹孙懋等下南京法司，寻得还职，而停举子会试。悌为举子求宽，坐下诏狱，出视两淮盐政。海溢，没通泰民庐，悌先发漕振之而后奏闻。寻引疾归，还朝，按河南。伊王典模骄横，惮悌，遗书称为友。悌报曰：“殿下，天子亲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宪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惮之。夏言、严嵩当国，与悌乡里。尝谒言，众见言新服宫袍，竞前誉之，悌却立不进。言问故，徐曰：“俟谈少间，当以政请。”言为改容。及嵩擅政，悌恶之，引疾家居垂二十年。嵩败，起故官，一岁中累迁至南京大理卿。时吴岳、胡松、毛恺并以耆俊为卿贰，与悌称“南都四君子”。隆庆元年就迁刑部侍郎。明年卒。

悌为王守仁学，然清修果介，反躬自得为多。万历中，子仁度请恤。吏部尚书孙丕扬曰：“悌，理学名臣，不宜循常格。”遂用黄孔昭例，赠礼部尚书，谥文庄。乡人建祠，与陆九渊、

吴澄、吴与弼、陈九川并祀，曰五贤祠，学者称疏山先生。

仁度，字继疏。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三王并封议起，抗疏争之。久之，擢吏部主事，历考功郎中。稽勋郎中赵邦清被劾，疑同官邓光祚等嗾言路，愤激力辨。章下考功，仁度欲稍宽邦清罚，给事中梁有年遂劾仁度党比。时光祚引疾去，而仁度代为文选，御史康丕扬复劾仁度倾光祚而代之，诏改调之南京。自邦清被论后，言路讦不已，都御史温纯恚甚，请定国是，以剖众疑，而深为仁度惜。仁度寻补南京刑部郎中，擢太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砥廉隅，务慈爱，与魏允贞齐名。居四年，以疾归。熹宗初，起大理卿，进兵部右侍郎，复称疾去。再起工部左侍郎。天启五年，魏忠贤以仁度与赵南星、杨涟等善，勒令致仕，寻卒。仁度，名父子，克自振励，邹元标亟称之。

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黄弘纲，字正之。皆雩都人。廷仁和厚，与人接，诚意盎溢。而弘纲难近，未尝假色笑于人。然两人志行相准。廷仁初慕陈献章，后闻王守仁之学于弘纲。守仁征桶冈，诣军门谒，遂师事焉。嘉靖元年举于乡，复从守仁浙东。廷仁立论尚平实，守仁歿后，有为过高之论者，辄曰：“此非吾师言也。”除新会知县，释菜献章祠，而后视事。政尚简易，士民爱之。迁南京工部主事，分司仪真，榷芜湖税，不私一钱。满考，即致仕。弘纲由乡举官刑部主事。

守仁之门，从游者恒数百，浙东、江西尤众，善推演师说者称弘纲、廷仁及钱德洪、王畿。时人语曰：“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然守仁之学，传山阴、泰州者，流弊靡所底极，惟江西多实践，安福则刘邦采，新建则魏良政兄弟，其最著云。

邦采，字君亮。族子晓受业守仁，归语邦采，遂与从兄文敏及弟侄九人谒守仁于里第，师事焉。父忧，蔬水庐墓。免丧，

不复应举。提学副使赵渊檄赴试，御史储良才许以常服入闈，不解衣检察，乃就试，得中式。久之，除寿宁教谕，擢嘉兴府同知，弃官归。邦采识高明，用力果锐。守仁倡良知为学的，久益敝，有以揣摩为妙悟，纵恣为自然者，邦采每极言排斥焉。

文敏，字宜充。父丧除，绝意科举。尝曰：“学者当循本心之明，时见己过，刮磨砥砺，以融气稟，绝外诱，征诸伦理、事物之实，无一不慊于心，而后为圣门正学，非困勉不可得入也。高谈虚悟，炫未离本，非德之贼乎？”晓，字伯光。举于乡，后为新宁知县，有善政。

良政，字师伊。守仁抚江西，与兄良弼，弟良器、良贵，咸学焉。提学副使邵锐、巡按御史唐龙持论与守仁异，戒诸生勿往谒，良政兄弟独不顾，深为守仁所许。良政功尤专，孝友敦朴，燕居无情容，尝曰：“不尤人，何人不可处；不累事，何事不可为。”举乡试第一而卒。良弼尝言，“吾梦见师伊，辄汗浹背”，其为兄惮如此。良器，字师颜。性超颖绝人，虽宗良知，践履务平实。良弼，自有传。良贵，官右副都御史。

王时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礼部郎中、福建佥事。累官太仆少卿，降光禄少卿。隆庆末，出为陕西参政。张居正柄国，以京察罢归。万历中，南赣巡抚张岳疏荐之。吏部言：“六年京察，祖制也。若执政有所驱除，非时一举，谓之闰察。时槐在闰察中，群情不服，请召时槐，且永停闰察。”报可。久之，陆光祖掌铨，起贵州参政，旋擢南京鸿臚卿，进太常，皆不赴。

时槐师同县刘文敏，及仕，遍质四方学者，自谓终无所得。年五十，罢官，反身实证，始悟造化生生之几，不随念虑起灭。学者欲识真几，当从慎独入。其论性曰：“孟子性善之说，决不可易。使性中本无仁义，则惻隐羞恶更何从生。且人应事接

物，如是则安，不如是则不安，非善而何？”又曰：“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废一。要之，居敬二字尽之。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谓之穷理，即考索讨论，亦居敬中之一事。敬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也。”年八十四卒。

庐陵陈嘉谟，字世显，与时槐同年进士。为给事中，不附严嵩，出之外。历湖广参政，乞休归，专用力于学。凡及其门者，告之曰：“有塘南在，可往师之。”塘南，时槐别号也。年八十三卒。

许孚远，字孟中，德清人，受学同郡唐枢。嘉靖四十一年成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就改吏部。已，调北部。尚书杨博恶孚远讲学，会大计京朝官，黜浙人几半，博乡山西无一焉。孚远有后言，博不悦，孚远遂移疾去。隆庆初，高拱荐起考功主事，出为广东佥事，招大盗李茂、许俊美，擒倭党七十余辈以降，录功，费银币。旋移福建。神宗立，拱罢政，张居正议逐拱党，复大计京官。王篆为考功，诬孚远党拱，谪两淮盐运司判官。历兵部郎中，出知建昌府，暇辄集诸生讲学，引贡士邓元锡、刘元卿为友。寻以给事中邹元标荐，擢陕西提学副使，敬礼贡士王之士，移书当路，并元卿、元锡荐之。后三人并得征，由孚远倡也。迁应天府丞，坐为李材讼冤，贬二秩，由广东佥事再迁右通政。二十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倭陷朝鲜，议封贡，孚远请敕谕日本，擒斩平秀吉，不从。吕宋国酋子讼商人袭杀其父，孚远以闻，诏戮罪人，厚犒其使。福州饥，民掠官府，孚远擒倡首者，乱稍定，而给事中耿随龙、御史甘士价等劾孚远宜斥，帝不问。所部多僧田，孚远入其六于官。又募民垦海坛地八万三千有奇，筑城建营舍，聚兵以守，因请推行于南日、澎湖及浙中陈钱、金塘、玉环、南麂诸岛，皆报可。居三年，入为南京大理卿，就迁兵部右侍郎，改左，调北

部。甫半道，被论。乞休，疏屡上，乃许。又数年，卒于家，赠南京工部尚书，后谥恭简。

孚远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知建昌，与郡人罗汝芳讲学不合。及官南京，与汝芳门人礼部侍郎杨起元、尚宝司卿周汝登，并主讲席。汝登以无善无恶为宗，孚远作《九谛》以难之，言：“文成宗旨，原与圣门不异，以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立论至为明析。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盖指其未发时，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静字，合下三语，始为无病。今以心意知物，俱无善恶可言者，非文成之正传也。”彼此论益齟齬。而孚远抚福建，与巡按御史陈子贞不相得，子贞督学南畿，遂密讽同列拾遗劾之。从孚远游者，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皆为名儒。

尤时熙，字季美，洛阳人。生而警敏不群，弱冠举嘉靖元年乡试。时王守仁《传习录》始出，士大夫多力排之，时熙一见叹曰：“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词章，未矣。”已而以疾稍从事养生家。授元氏教谕，父丧除，改官章丘，一以致良知为教，两邑士亦知新建学。入为国子博士，徐阶为祭酒，命六馆士咸取法焉。居常以不获师事守仁为恨，闻郎中刘魁得守仁之传，遂师事之。魁以直言辄诏狱，则书所疑，时时从狱中质问。寻以户部主事榷税浒墅，课足而止，不私一钱。念母老，乞终养归，遂不出，日以修己淑人为事，足未尝涉公府。斋中设守仁位，晨兴必焚香肃拜，来学者亦令民谒。晚年，病学者凭虚见而忽躬行，甚且越绳墨自恣，故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卒于万历八年，年七十有八，学者称西川先生。其门人，孟化鲤最著，自有传。

张后觉，字志仁，茌平人。父文祥，由乡举官广昌知县。后觉生有异质，事亲孝，居丧哀毁，三年不御内。早岁，闻良

知之说于县教谕颜钥，遂精思力践，偕同志讲习。已而贵溪徐樾以王守仁再传弟子来为参政，后觉率同志往师之，学益有闻。久之，以岁贡生授华阴训导，会地大震，人多倾压死，上官令署县事，救灾扶伤，人胥悦服。及致仕归，士民泣送载道。

东昌知府罗汝芳、提学副使邹善皆宗守仁学，与后觉同志。善为建愿学书院，俾六郡士师事焉。汝芳亦建见泰书院，时相讨论。犹以取友未广，北走京师，南游江左，务以亲贤讲学为事，门弟子日益进。凡吏于其土及道经在平者，莫不造庐问业。巡抚李世达两诣山居，病不能为礼，乃促席剧谈，饱蔬食而去。平生不作诗，不谈禅，不事著述，行孚远近，学者称之为弘山先生。年七十六，以万历六年卒。

其门人，孟秋、赵维新最著。秋，自有传。维新，亦在平人，年二十，闻后觉讲良知之学。遂师事之。次其问答语，为《弘山教言》。性纯孝，居丧，五味不入口，柴毁骨立，杖而后起。乡人欲举其孝行，力辞之。丧偶，五十年不再娶。尝筑垣得金一筐，工人持之去，维新不问。家贫，或并日而食，超然自得。亦以岁贡生为长山训导，年九十二，无疾而终。

邓以赞，字汝德，新建人。张元忭，字子荇，绍兴山阴人。二人皆生有异质，又好读书。以赞幼，见父与人论学，辄牵衣尾之，间出语类夙儒。父闵其勤学，尝扃之斗室。元忭素羸弱，母戒毋过劳，乃藏灯幕中，俟母寝始诵。十余岁时以气节自负，闻杨继盛死，为文遥谏之，慷慨泣下。父天复，官云南副使，击武定贼凤继祖有功。已，贼还袭武定，官军败绩，巡抚吕光洵讨灭之。至隆庆初，议者追理前死亡状，逮天复赴云南对簿，元忭适下第还，万里护行，发尽白。已，复驰诣阙下白冤，当事怜之，天复得削籍归。

隆庆五年，以赞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而元忭

以廷试第一，授修撰。万历初，座主张居正枋国政，以赞时有匡谏，居正弗善也，移疾归。久之，补原官，旋引退。诏起中允，至中途复以念母返。再起南京祭酒，就擢礼部右侍郎，复就转吏部，再疏请建储，且力斥三王并封之非，中言：“中宫钟爱元子，其愿早正春宫，视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宫而缓册立，殆未谅中宫心。况信者，国之大宝，建储一事，屡示更移，将使诏令不信于天下，非所以重宗庙，安社稷也。”会廷臣多谏者，事竟寢。寻召为吏部右侍郎，力辞不拜。以赞登第二十余年，在官仅满一考。居母忧，不胜丧而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洁。

元忭尝抗疏救御史胡濙，又请进讲《列女传》于两宫，修《二南》之化，皆不省。万历十年奉使楚府还，过家省母，既行心动，辄驰归，仅五日，母卒。元忭奉二亲疾，汤药非口尝弗进，居丧毁瘠，遵用古礼，乡人多化之。服阕，起故官，进左谕德，直经筵。先是，元忭以帝登极恩，请复父官，诏许给冠带。至是复申前请，格不从。元忭泣曰：“吾无以下见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启初，追谥文恭。

以赞、元忭自未第时即从王畿游，传良知之学，然皆笃于孝行，躬行实践。以赞品端志洁，而元忭矩矱俨然，无流入禅寂之弊。元忭子汝霖，江西参议。汝懋，御史。

孟化鲤，字叔龙，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荏平人。化鲤年十六，慨然以圣贤自期。而秋儿时受《诗》，至《桑中》诸篇，辄弃去不竟读。化鲤举万历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时相欲招致之，辞不往。榷税河西务，与诸生讲学，河西人尸祝之。南畿、山东大饥，奉命往振，全活多。改吏部，历文选郎中，佐尚书孙鑴黜陟，名籍甚。时内阁权重，每铨除必先白，化鲤独否，中官请托复不应，以故多不悦。都给事中张栋先以

建言削籍，化鲤奏起之，忤旨，夺堂官俸，谪化鲤及员外郎项复弘、主事姜仲轼杂职。阁臣疏救，命以原品调外。顷之，言官复交章救，帝益怒，夺言官俸，斥化鲤等为民。既归，筑书院川上，与学者讲习不辍，四方从游者恒数百人。久之卒。

秋举隆庆五年进士。为昌黎知县，有善政。迁大理评事，去之日，老稚载道泣留。以职方员外郎督视山海关。关政久弛，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严。中流言，万历九年京察坐贬，归涂与妻孥共驾一牛车，道旁观者咸叹息。许孚远尝过张秋，造其庐，见茆屋数椽，书史狼藉其中，叹曰：“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别号也。后起官刑部主事，历尚宝丞少卿，卒。秋既歿，廷臣为请谥者章数十上。天启初，赐谥清宪。

化鲤自贡入太学，即与秋道义相勗，后为吏部郎，而秋官尚宝，比舍居，食饮起居无弗共者，时人称“二孟”。化鲤之学得之洛阳尤时熙，而秋受业于邑人张后觉。时熙师曰刘魁，后觉则颜钥、徐樾弟子也。

来知德，字矣鲜，梁山人。幼有至行，有司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举于乡。二亲相继歿，庐墓六年，不饮酒茹荤。服除，伤不及禄养，终身麻衣蔬食，誓不见有司。其学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所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解》诸书，而《周易集注》一篇用功尤笃。自言学莫邃于《易》。初，结庐釜山，学之六年无所得。后远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数年，始悟《易》象。又数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杂卦》之意。又数年始悟卦变之非。盖二十九年而后书成。万历三十年，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合词论荐，特授翰林待诏。知德力辞，诏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给米三石，终其身。

邓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十五丧父，水浆不入口。十七

行社仓法，惠其乡人。已为诸生，游邑人罗汝芳门，又走吉安，学于诸先达。嘉靖三十四年举于乡，复从邹守益、刘邦采、刘阳诸宿儒论学。后不复会试，杜门著述，逾三十年，《五经》皆有成书，闳深博奥，学者称潜谷先生。

休宁范涑知南城时，重元锡。后为南昌知府，万历十六年入觐，荐元锡及刘元卿、章潢于朝。南京祭酒赵用贤亦请征聘，如吴与弼、陈献章故事。得旨，有司起送部试，元锡固辞。明年，御史王道显复以元锡、元卿并荐，且请仿祖宗征辟故事，无拘部试。诏令有司问病，痊可起送赴部，竟不行。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复并荐二人，诏以翰林待诏征之，有司敦遣上道，甫离家而卒。乡人私谥文统先生。

元锡之学，渊源王守仁，不尽宗其说。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元锡力排之，故生平博极群书，而要归于《六经》。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并行于世。

元卿，字调父，安福人。举隆庆四年乡试，明年会试，对策极陈时弊，主者不敢录。张居正闻而大怒，下所司申饬，且令人密诃之，其人反以情告，乃获免。既归，师同邑刘阳，王守仁弟子也。万历二年，会试不第，遂绝意科名，务以求道为事。既累被荐，乃召为国子博士。擢礼部主事，疏请早朝勤政，又请从祀邹守益、王艮于文庙，厘正外蕃朝贡旧仪。寻引疾归，肆力撰述，有《山居草》、《还山续草》、《诸儒学案》、《贤弈编》、《思问编》、《礼律类要》、《大学新编》、诸书。

潢，字本清，南昌人。居父丧，哀毁血溢。构此洗堂，联同志讲学。辑群书百二十七卷，曰《图书编》。又著《周易象义》、《时经原体》、《书经原始》、《春秋窃义》、《礼记》答可言》、《论语约言》诸书。从游者甚众。数被荐，从吏部侍郎杨时乔

请，遥授顺天训导，如陈献章、来知德故事，有司月给米三石贍其家。卒于万历三十六年，年八十二。其乡人称潢自少迄老，口无非礼之言，身无非礼之行，交无非礼之友，目无非礼之书，乃私谥文德先生。自吴与弼后，元锡、元卿、潢并蒙荐辟，号“江右四君子”。

## 列传第一百七十二

### 儒林三

孔希学 孔彦绳 颜希惠 曾质粹 孔闻礼 孟希文 仲于陞 周冕  
程接道 程克仁 张文运 邵继祖 硃梃 硃暨

孔希学，字士行，先圣五十六代孙也，世居曲阜。祖思晦，字明道，仕元为教谕，有学行。仁宗时，以思晦袭封衍圣公，卒谥文肃，子克坚袭。

克坚，字璟夫。至正六年，中书言衍圣公阶止嘉议大夫，与爵不称，乃进通奉大夫，予银印。十五年有荐其明习礼乐者，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子希学袭封。克坚累迁国子祭酒。二十二年，克坚谢病还阙里，后起集贤学士、山东廉访使，皆不赴。洪武元年三月，徐达下济宁，克坚称疾，遣希学来见，达送之京师。希学奏父病不能行，太祖敕谕克坚，末言“称疾则不可”。会克坚亦来朝，遇使者淮安，惶恐兼程进，见于谨身殿问以年，对曰：“臣年五十有三。”曰：“尔年未迈，而病婴之。今不烦尔以官。尔家，先圣后，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俾进学。”克坚顿首谢。即日赐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复召见，命以训厉族人。因顾侍臣曰：“先圣后，特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

十一月命希学袭封衍圣公。置官属，曰掌书，曰典籍，曰司乐，曰知印，曰奏差，曰书写，各一人。立孔、颜、孟三氏

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复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徭役。又命其族人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而进衍圣公秩二品，阶资善大夫。赐之诰曰：“古之圣人，自羲、农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随时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虽不得其位，会前圣之道而通之，以垂教万世，为帝者师。其孙子思，又能传述而名言之，以极其盛。有国家者，求其统绪，尊其爵号，盖所以崇德报功也。历代以来，膺袭封者或不能绳其祖武，朕甚闵焉。当临驭之初，访世袭者得五十六代孙孔希学，大宗是绍，爰行典礼，以致褒崇。尔其领袖世儒，益展圣道之用于当世，以副朕之至望，岂不伟欤！”希大阶承事郎，赐之敕。

三年春，克坚以疾告归，遣中使慰问。疾笃，诏给驿还家，赐白金文绮，舟次邳州卒。

六年八月，希学服闋入朝，命所司致廩饩，从人皆有赐，复劳以敕，赐袭衣冠带。九月辞归，命翰林官饩于光禄寺，赉白金文绮。明年二月，希学言：“先圣庙堂廊庑圯坏，祭器、乐器、法服不备，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后多芜，而征赋如故，乞减免。”并从之。自是，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加宴赉。

希学好读书，善隶法，文词尔雅。每宾客宴集，谈笑挥洒，烂然成章。承大乱之后，庙貌服物，毕力修举，尽还旧观。十四年卒。命守臣致祭。

子讷，字言伯，十七年正月袭封。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自后，每岁入觐，给符乘传。帝既革丞相官，遂令班文臣首。讷性恭谨，处宗党有恩。建文二年卒。子公鉴袭。

公鉴，字昭文，有孝行，嗣爵二年卒。成祖即位，遣使致祭。

子彦缙，字朝绅，永乐八年袭，甫十岁，命肄业国学，久之遗归。十五年修阙里文庙成，御制碑文勒石。仁宗践阼，彦缙来朝。仁宗语侍臣曰：“外蕃贡使皆有公馆。衍圣公假馆民间，非崇儒重道意。”遂赐宅东安门外。宣德四年，彦缙将遣使福建市书，咨礼部，部臣以闻，命市与之。已，奏阙里雅乐及乐舞生冠服敝坏，诏所司修治。景泰元年，帝幸学。彦缙率三氏子孙观礼，赐坐彝伦堂听讲。幸学必先期召衍圣公，自此始。彦缙幼孤，能自立，然与族人不睦。景泰六年，族祖克昫等与彦缙相讦，帝置不问。彦缙子承庆，先卒。孙弘绪，字以敬，甫八岁，而彦缙卒。妾江诉弘绪幼弱，为族人所侵。诏遣礼部郎为治丧，而命其族父公恂理家事。驿召弘绪至京袭封，赐玉带金印，简教授一人课其学。英宗复辟，入贺。朝见便殿，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弘绪才十岁，进止有仪，帝甚悦。每岁入贺圣寿。帝闻其赐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赏花、西苑较射，皆与焉。

公恂，字宗文。景泰五年举会试。闻母疾，不赴廷对。帝问礼部，得其故，遣使召之。日且午，不及备试卷，命翰林院给笔札。登第，即丁母忧归。天顺初，授礼科给事中。大学士李贤言：“公恂，至圣后，赞善司马恂，宋大贤温国公光后，宜辅导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东宫讲读。入语孝肃皇后曰：“吾今日得圣贤子孙为汝子傅。”孝肃皇后者，宪宗生母，方以皇贵妃有宠，于是具冠服拜谢，宫中传为盛事云。成化初，以言事谪汉阳知府，未至，丁父忧。服阕，还故秩，莅南京詹事府。久之卒。

弘绪少贵，又恃妇翁大学士李贤，多过举。成化五年被劾，

按治，夺爵为庶人，令其弟弘泰袭。弘泰歿，爵仍归弘绪子。

弘泰，字以和。既嗣爵，弘治十一年，山东按臣言弘绪迁善改行，命复冠带。明年六月，圣殿灾，弘泰方在朝，弘绪率子弟奔救，素服哭庙，蔬食百日。弘泰还，亦斋哭如居丧。弘泰生七月而孤，奉母孝，与弘绪友爱，无间言。十六年卒，弘绪子闻韶袭。

闻韶，字知德。明年，新庙建，规制逾旧，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御制碑文勒石。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书院及邹县子思子庙各有礼事，奏请弟闻礼主之。帝授闻礼《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圣公弟为之。两书院各设学录一人，荐族之贤者充焉。六年，山东盗起，闻韶与巡抚赵璜请城阙里，迁曲阜县治以卫庙，不果行。嘉靖二十五年，闻韶卒，子贞干袭。

贞干，字用济。三十五年入朝。卒，子尚贤袭。

尚贤，字象之。巡抚丁以忠言：“尚贤冲年，宜如弘泰例，国学肄业。”从之。万历九年，庶母郭氏讦尚贤。帝为革供奉女乐二十六户，令三岁一朝。十七年，尚贤仍请比岁入贺，许之。尚贤博识。天启元年卒。子廕椿先卒，无嗣，从弟子廕植袭。

廕植，字对寰。祖贞宁，衍圣公贞干弟也，仕为《五经》博士。父尚坦，国学生，追封衍圣公。廕植先为博士，尚贤既丧子，遂育为嗣。天启四年以覃恩加太子太保。崇祯元年加太子太傅。

孔彦绳，字朝武，衢州西安人，先圣五十九代孙也。宋建炎中，衍圣公端友扈跸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以奉祭祀。五传至洙。元至元间，命归曲阜袭封。洙让爵曲阜之弟治。弘治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

圣庙，自孔洙让爵之后，衣冠礼仪，猥同氓庶。今访得洙之六世孙彦绳，请授以官，俾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轻则起科，后改征重税，请仍改轻，以供祀费。”帝可之。正德元年授彦绳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并减其祭田之税。

彦绳卒，子承美，字永实，十四年袭。卒，子弘章，字以达，嘉靖二十六年袭。卒，子闻音，字知政，万历五年袭。卒，子贞运，字用行，四十三年袭。时以在曲阜者为孔氏北宗，在西安者为南宗云。

颜希惠，复圣五十九代孙也。洪武初，以颜子五十七代孙池为宣德府学教授。十五年改三氏学教授，以奉祀事。池，字德裕。子拳，字克膺。拳子希仁，字士元。景泰三年诏以颜、孟子孙长而贤者各一人，至京官之。其年，希仁为巡按御史顾孰所劾。诏黜希仁，召希惠以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未几，以希惠非嫡子，仍以希仁长子议为之。议，字定伯，成化元年赐第京师，入觐，驰驿以为常。议卒，子鋹，字宗器，十八年袭。卒，子重德，字尚本，正德二年袭。卒，子从祖，字守嗣，袭。卒，无子，嘉靖四十一年以从祖从父重礼之长子肇先为嗣。肇先，字启源。卒，子嗣慎，字用修袭。卒，长子尹宗先卒，次子尹祚，字永锡，万历年袭。尹祚为人博学好义，尹宗之子伯贞既长，遂以其职让之。伯贞，字叔节，二十七年袭。卒，子幼，弟伯廉，字叔清，三十四年袭。卒，子绍绪，崇祯十四年袭。

曾质粹，字好古，吉安永丰人，宗圣五十九代孙也。其先，都乡侯据避新莽之乱，徙家豫章，子孙散居抚、吉诸郡间。成化初，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诏加修筑。正德

间，山东佾事钱鏞访得曾子之后一人于嘉祥山中，未几而没。嘉靖十二年，以学士顾鼎臣言，诏求嫡嗣。于是江西抚按以质粹名闻，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三十九年卒。子昊，未袭卒。昊子继祖，字绳之，少病目，江西族人衮谋夺其职，为给事中刘不息、御史刘光国所纠，于是罢衮官，而继祖仍主祀事。卒，子承业，字洪福，万历五年袭。卒，子弘毅，字泰东，崇祯元年袭。卒，子闻达，字象舆，十四年袭。

孔闻礼，字知节，衍圣公闻韶弟也。正德二年诏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奉述圣祀事。自后，世以衍圣公弟为之。闻礼卒，嘉靖二十五年，贞宁字用致袭。卒，万历二十二年，廕桂袭。卒，天启二年，廕隆袭。卒，八年，尚达袭。卒，崇祯十年，廕相袭。卒，十四年，廕锡袭。卒，十六年，廕钰袭。

孟希文，字士焕，亚圣五十六代孙也。洪武元年诏以孟子五十四代孙思谅奉祀，世复其家。思谅，字友道，子克仁，字信夫。克仁子希文。景泰三年授希文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卒，子元，字长伯，弘治二年袭。卒，子公桀幼，嘉靖二年以元弟亨之子公肇袭。公肇，字先文，少好学，事继母孔氏，以孝闻。卒，十二年，仍以公桀袭。公桀，字囊文。卒，子彦璞，字朝玺，隆庆元年袭。卒，子承光，万历二十九年袭。卒，子弘誉，天启三年袭。卒，子闻玉，崇祯二年袭。

仲于陞，先贤仲子六十二代孙也。万历十五年诏以仲子五十九代孙吕为奉祀。吕子铨。铨子则显。则显子于陞。崇祯十六年以衍圣公孔廕植言，诏授于陞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赐泗水县、济宁州田六十余顷，庙户三十一，以奉其祭祀焉。

周冕，先贤元公周子十二代孙也。其先，道州人，熙宁中，

周子葬母江州，子孙因家庐山莲花峰下。景泰七年，授冕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还乡以奉周子祀事。卒，子绣麟袭。卒，子道袭。卒，子联芳袭。卒，子济袭。卒，从弟汝忠袭。卒，子莲应袭。

程接道，先贤正公程子后也。宋淳熙间，纯公程子五世孙有居江宁者，尝主金陵书院祀事。卒，以名幼学者承之。明初失传。崇祯三年，河南巡按李日宣请以正公之后为之嗣，诏许之，遂以接道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十四年，土贼于大忠作乱，接道力拒，死之。

程克仁，先贤正公程子十七代孙也，世居嵩县之六浑。景泰六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程子祀事。卒，子继祖袭。卒，仲子世宥袭。卒，子心传袭。心传庄重寡言，为乡党所称。卒，弟宗益袭。卒，从子佳引袭。卒，从弟佳祚袭。崇祯十四年为土贼于大忠所杀。

张文运，郟人，先贤明公张子十四代孙也。天启二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张子祀事。崇祯三年卒，子承引，以父忧未袭。六年卒，子元祥，本朝康熙元年袭。

邵继祖，洛阳人，先贤康节公邵子二十七代孙也。崇祯三年，河南巡按吴牲请以继祖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邵子祀事。诏从之。卒，子养醇袭。

硃挺，字孟龄，先贤文公硃子九世孙也，世居福建建安县之紫霞洲。景泰六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硃子祀事。挺为人淳谨，言动有则。卒，子燉，字孔晖袭。燉以事入都，中途遇盗。未几，有遗金道上者，燉守之，以还其人，人称其廉介。卒，子莹，字元厚袭。卒，子鏊袭。卒，子法，字兆祖袭。法为人孝友。卒，子榘，字士启袭。卒，子莹，字惟玉袭。卒，子之俊，字乔之袭。

硃墅，先贤文公硃子十一世孙也。正德间，给事中戴铣、汪元锡，御史王完等相继言：“硃子，继孔子者也。孔子之后有曲阜、西安，硃子之后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恩典已隆，在婺源者，请依阙里之例，录其子孙一人，量授以官，俾掌祠事。”诏许之。嘉靖二年授墅翰林院《五经》博士。三十八年以本学训导席端言，令其世袭。墅卒，子镐袭。卒，子德洪袭。卒，子邦相袭。卒，子煜袭。卒，子坤袭。

##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 文苑一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祿、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今博考诸家之集，参以众论，录其著者，作《文苑传》。

杨维桢 陆居仁 钱惟善 胡翰 苏伯衡 王冕 郭奎 刘炳 戴良 王逢 丁鹤 年危素 张以宁 石光霁 秦裕伯 赵壘 宋僖等 徐一夔 赵搢谦 乐良等 陶宗仪 顾德辉等 袁凯 高启 杨基等 王行 唐肃 宋克等 孙蕡 王佐等 王蒙 郭传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母李，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少时，日记书数千言。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俾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元泰定四年成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会修辽、金、宋三史成，维桢著《正统辩》千余言，总裁官欧阳元功读且叹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将荐之而不果，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上，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咨访之，因撰五论，具书复士诚，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士诚不能用也。又忤达识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踟蹰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便例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馆青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

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瓚、昆山顾瑛为诗文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免。诗震荡凌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维桢徙松江时，

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惟善，字思复，钱塘人。至正元年，省试《罗刹江赋》，时锁院三千人，独惟善据枚乘《七发》辨钱塘江为曲江，由是得名，号曲江居士。官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乡试，隐居教授，自号云松野衲。两人既歿，与维桢同葬干山，人目为三高士墓。

胡翰，字仲申，金华人。幼聪颖异常儿。七岁时，道拾遗金，坐守待其人还之。长从兰溪吴师道、浦江吴莱学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同郡黄潛、柳贯以文章名天下，见翰文，称之不容口。游元都，公卿交誉之。与武威余闕、宣城贡师泰尤善。或劝之仕，不应。既归，遭天下大乱，避地南华山，著书自适。文章与宋濂、王祚相上下。太祖下金华，召见，命与许元等会食中书省。后侍臣复有荐翰者，召至金陵。时方籍金华民为兵，翰从容进曰：“金华人多业儒，鲜习兵，籍之，徒糜饷耳。”太祖即罢之。授衢州教授。洪武初，聘修《元史》，书成，受赉归。爱北山泉石，卜筑其下，徜徉十数年而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义》，文曰《胡仲子集》，诗曰《长山先生集》。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宋门下侍郎辙之裔也。父友龙，受业许谦之门，官萧山令，行省都事。明师下浙东，坐长子仕闕，谪徙滁州。李善长奏官之，力辞归。伯衡警敏绝伦，博洽群籍，为古文有声。元末贡于乡。太祖置礼贤馆，伯衡与焉。岁丙午用为国子学录，迁学正。被荐，召见，擢翰林编修。力辞，乞省覲归。洪武十年，学士宋濂致仕，太祖问谁可代者，濂对曰：“伯衡，臣乡人，学博行修，文词蔚瞻有法。”太祖即征之，入见，复以疾辞，赐衣钞而还。二十一年聘主会试，事竣复辞还。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下吏死。二子恬、怡，

救父，并被刑。

王冕，字元章，诸暨人。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屡应举不中，弃去，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以馆职荐，力辞不就。既归，每大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九里山，树梅千株，桃杏半之，自号梅花屋主，善画梅，求者踵至，以幅长短为得米之差。尝仿《周官》著书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谘议参军，一夕病卒。

同时郭奎、刘炳皆早参戎幕，以诗名。奎，字子章，巢县人。从余阙学，治经，阙亟称之。太祖为吴国公，来归，从事幕府。硃文正开大都督府于南昌，命奎参其军事，文正得罪，奎坐诛。炳，字彦昂，鄱阳人。至正中，从军于浙。太祖起淮南，献书言事，用为中书典签。洪武初，从事大都督府，出为知县。阅两考，以病告归，久之卒。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通经、史百家暨医、卜、释、老之说。学古文于黄溍、柳贯、吴莱。贯卒，经纪其家。太祖初定金华，命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讲经、史，陈治道。明年，用良为学正，与宋濂、叶仪辈训诸生。太祖既旋师，良忽弃官逸去。辛丑，元顺帝用荐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学提举。良见时事不可为，避地吴中，依张士诚。久之，见士诚将败，挈家泛海，抵登、莱，欲间行归扩廓军，道梗，寓昌乐数年。洪武六年始南还，变姓名，隐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元亡后，

惟良与王逢不忘故主，每形于歌诗，故卒不获其死云。良世居金华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

逢，字原吉，江阴人。至正中，作《河清颂》，台臣荐之，称疾辞。张士诚据吴，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于元以拒明。太祖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洪武十五年以文学征，有司敦迫上道。时子掖为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头泣请，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卒，年七十，有《梧溪诗集》七卷。逢自称席帽山人。

时又有丁鹤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世商。元世祖征西域，军乏饷，老丁杖策军门，尽以货献。论功，赐田宅京师，奉朝请。乌马儿累官甘肃行省左丞。父职马禄丁，以世廕为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鹤年年十八，奉母走镇江。母歿，盐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及海内大定，牒请还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东村废宅中，鹤年恸哭行求，母告以梦，乃啮血沁骨，斂而葬焉。乌斯道为作《丁孝子传》。鹤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饮泣赋诗，情词凄恻。晚学浮屠法，庐居父墓，以永乐中卒。鹤年好学洽闻，精诗律，楚昭、庄二王咸礼敬之。正统中，宪王刻其遗文行世。

危素，字太仆，金溪人，唐抚州刺史全諷之后。少通《五经》，游吴澄、范梈门。至正元年用大臣荐授经筵检讨，修宋、辽、金三史及注《尔雅》成，赐金及宫人，不受。由国子助教迁翰林编修。纂后妃等传，事逸无据，素买饼馈宦寺，叩之得实，乃笔诸书，卒为全史。迁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工部侍郎，转大司农丞、礼部尚书。

时乱将亟，素每抗论得失。十八年参中书省事，请专任平

章定住总西方兵，毋迎帝师候军事，用普颜不花为参政，经略江南，立兵农宣抚使司以安畿内，任贤守令以抚流窜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尝胆，力图中兴。”寻进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二十年拜参知政事，俄除翰林学士承旨，出为岭北行省左丞。言事不报，弃官居房山。素为人侃直，数有建白，敢任事。上都宫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阁，素谏止之。请亲祀南郊，筑北郊，以斥合祭之失。因进讲陈民间疾苦，诏为发钱粟振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乱，素往廉问，假便宜发楮币，振维扬、京口饥。居房山者四年。明师将抵燕，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起为承旨如故。素甫至而师入，乃趋所居报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库，往告镇抚吴勉辈出之，《元实录》得无失。

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数访以元兴亡之故，且诏撰《皇陵碑》文，皆称旨。顷之，坐失朝，被劾罢。居一岁，复故官，兼弘文馆学士，赐小库，免朝谒。尝偕诸学士赐宴，屡遣内官劝之酒，御制诗一章，以示恩宠，命各以诗进，素诗最后成，帝独览而善之曰：“素老成，有先忧之意。”时素已七十余矣。御史王著等论素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诏谪居和州，守余阙庙，岁余卒。

先是，至元间，西僧嗣古妙高欲毁宋会稽诸陵。夏人杨鞏真珈为江南总摄，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哀帝后遗骨，瘞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颅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素在翰林时，宴见，备言始末。帝叹息良久，命北平守将购得颅骨于西僧汝纳所，谕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绍兴以永穆陵图来献，遂敕葬故陵，实自素发之云。

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人。父一清，元福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以宁年八岁，或讼其伯父于县系狱，以宁诣县伸理，尹异之，命赋《琴堂诗》，立就，伯父得释，以宁用是知名。泰定中，以《春秋》举进士，由黄岩判官进六合尹，坐事免官，滞留江、淮者十年。顺帝征为国子助教，累至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在朝宿儒虞集、欧阳元、揭傒斯、黄溍之属相继物故，以宁有俊才，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

明师取元都，与危素等皆赴京，奏对称旨，复授侍讲学士，特被宠遇。帝尝登钟山，以宁与硃升、秦裕伯等扈从拥翠亭，给笔札赋诗。洪武二年秋，奉使安南，封其主陈日燿为国王，御制诗一章遣之。甫抵境，而日燿卒，国人乞以印诏授其世子，以宁不听，留居洱江上，谕世子告哀于朝，且请袭爵。既得令，俟后使者林唐臣至，然后入境将事。事竣，教世子服三年丧，令其国人效中国行顿首稽首礼。天子闻而嘉之，赐玺书，比诸陆贾、马援，再赐御制诗八章。及还，道卒，诏有司归其柩，所在致祭。

以宁为人洁清，不营财产，奉使往还，补被外无他物。本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業。元故官来京者，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素宋、元史藁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

门人石光霁，字仲濂，泰州人。读书五行俱下。洪武十三年以明经举，授国子学正，进博士，作《春秋钩玄》，能传以宁之学。

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世乱，弃官，客扬州。久之，复避地上海。居母丧尽礼。张士诚据姑苏，遣人招之，拒不纳。吴元年，太祖命中书省檄起之。

裕伯对使者曰：“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不忠也。母丧未终，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中书省固辞。洪武元年复征，称病不出。帝乃手书谕之曰：“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裕伯拜书，涕泗横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读学士，固辞，不允。与张以宁等扈从，登钟山拥翠亭，给笔札赋诗，甚见宠待。二年改待制，旋为治书侍御史。三年始诏设科取士，以裕伯与御史中丞刘基为京畿主考官。裕伯博辨善论说，占奏悉当帝意，帝数称之。出知陇州，卒于官。

赵壘，字伯友，新喻人，好学，工属文。元至正中举于乡，为上犹教谕。洪武二年，太祖诏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官，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祚为总裁官，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赵汭、张文海、徐尊生、黄箴、傅恕、王铨、傅著、谢徽为纂修官，而壘与焉。以是年二月，开局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用资参考。至八月成，诸儒并赐赆遣归。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祐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还朝，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祚为总裁，征四方文学士硃右、贝琼、硃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及壘为纂修官。先后纂修三十人，两局并与者，壘一人而已。阅六月，书成，诸儒多授官，惟壘及硃右、硃廉不受归。

寻召修日历，授翰林编修。高丽遣使朝贡，赐宴，乐作，使者以国丧辞。熏进曰：“小国之丧，不废大国之礼。”太祖甚悦，命与宋濂同职史馆，濂兄事之。尝奉诏撰《甘露颂》，太祖称善。出为靖江王府长史，卒。

始与壘同纂修者汪克宽、陶凯、曾鲁、高启、赵汭、贝琼、

高逊志并有传，今自宋僖以下可考者，附著于篇。

宋僖，字无逸，余姚人。元繁昌教谕，遭乱归。史事竣，命典福建乡试。

陈基，字敬初，临海人。少与兄聚受业于义乌黄潜，从潜游京师，授经筵检讨。尝为人草谏章，力陈顺帝并后之失，顺帝欲罪之，引避归里。已，奉母入吴，参太尉张士诚军事。士诚称王，基独谏止，欲杀之，不果。吴平，召修《元史》，赐金而还。洪武三年冬卒。初，士诚与太祖相持，基在其幕府，书檄多指斥，及吴亡，吴臣多见诛，基独免。世所传《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犹备列云。

张文海，鄞人，与同里傅恕并入史馆。

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元史》成，受赐归，复同修日历。后以宋濂荐授翰林应奉，文字草制，悉称旨。寻以老疾辞还。

傅恕，字如心，鄞人。学通经史，与同郡乌斯道、郑真皆有文名。洪武二年诣阙陈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蕃、增禄秩、均民田、更法役、黜异端、易服制、兴学校、慎选举、罢榷盐、停榷茶。太祖嘉纳之，遂命修《元史》。事竣，授博野知县，后坐累死。

斯道，字继善，慈溪人，与兄本良俱有学行。洪武中，斯道被荐授石龙知县，调永新，坐事谪役定远，放还，卒。斯道工古文，兼精书法。子缉，亦善诗文。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授临淮教谕。入见，赐之宴，赋诗称旨，除广信教授，自号荣阳外史。

傅著，字则明，长洲人。史成，归为常熟教谕。魏观行乡饮酒礼，长洲教谕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观礼者以为盛事焉。历官知府，卒。

谢徽，字元懿，长洲人。史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寻擢吏部郎中，力辞不拜，归。复起国子助教，卒。徽博学工诗文，与同邑高启齐名。弟恭，字元功，亦能诗。

硃右，字伯贤，临海人。史成，辞归。已，征修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右长史。九年卒官。

硃廉，字伯清，义乌人。幼力学，从黄溍学古文。知府王宗显辟教郡学。李文忠镇严州，延为钓台书院山长。洪武初，《元史》成，不受官归。寻征修日历，除翰林编修。八年扈驾中都，进诗十章，太祖称善，为和六章赐之。已而授楚王经，迁楚府右长史。久之，辞疾归。廉好程、硃之学，尝取《硃子语类》，摘其精义，名曰《理学纂言》。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为昆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孤贫，读书天台中，师事王贞文，得兰溪金履祥之传，学有端绪。尝著论力诋杨维桢，目为文妖。《元史》成，赐银币还。又以荐入翰林，母老乞归。坐知府魏观事，与高启俱被杀。

张孟兼，浦江人，名丁，以字行。史成，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太常司丞。刘基尝为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颔之。孟兼性傲，尝坐累谪输作。已，复官，太祖顾孟兼谓濂曰：“卿门人邪？”濂对：“非门人，乃邑子也。其为文有才，臣刘基尝称之。”太祖熟视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乃可耳。”未几，用为山西佥事。廉劲疾恶，纠摘奸猾，令相牵引，每事辄株连数十人。吏民间张佥事行部，凜然堕胆。声闻于朝，擢山东副使。布政使吴印者，僧也，太祖骤贵之，宠眷甚，孟兼易之。印谒孟兼，由中门入，孟兼杖守门卒。已，又以他事与相拄。太祖先入印言，逮笞孟兼。孟兼愤，捕为印书奏者，欲论以罪。印复上书言状，太祖大怒曰：“竖儒与我抗邪！”械至阙下，

命弃市。

李汶，字宗茂，当涂人。博学多才，史成，除巴东知县，移南和。晚年归里，以经学训后进。

张宣，字藻重，江阴人。洪武初，以考礼征。寻预修《元史》，太祖亲书其名，召对殿廷，即日授翰林编修，呼为小秀才。奉诏归娶，年已三十矣。六年坐事谪徙濠梁，道卒。

张简，字仲简，吴县人。初师张雨为道士，隐居鸿山。元季兵乱，以母老归养，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荐修《元史》。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钜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

杜寅，字彦正，吴县人。史成，官岐宁卫知事。洪武八年，番贼既降复叛，寅与经历熊鼎俱被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文，与义乌王祚善。洪武二年八月诏纂修礼书，一夔及儒士梁寅、刘于、曾鲁、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并与焉。明年书成，将续修《元史》，祚方为总裁官，以一夔荐。一夔遗书曰：

迺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征，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私心窃怪执事何卜卷卜卷于不材多病之人也。仆素谓执事知我，今自审终不能副执事之望，何也？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璠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

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牒，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

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

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此书可以参稽，而一时纂修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辈皆有史才史学，{厂堇}而成书。至若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贯穿也。而向之数公，或受官，或还山，复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仆者承之于后，仆虽欲仰副执事之望，曷以哉！谨奉状左右，乞赐矜察。

一夔遂不至。未几，用荐署杭州教授。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

赵搃谦，名古则，更名谦，余姚人。幼孤贫，寄食山寺，与硃右、谢肃、徐一夔辈定文字交。天台郑四表善《易》，则从之受《易》。定海乐良、鄞郑真明《春秋》，山阴赵俶长于说《诗》，迕雨善乐府，广陵张昱工歌诗，无为吴志淳、华亭硃芾工草书篆隶，搃谦悉与为友。博究《六经》、百氏之学，尤

精六书，作《六书本义》，复作《声音文字通》，时目为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词臣修《正韵》，撝谦年二十有八，应聘入京师，授中都国子监典簿。久之，以荐召为琼山县学教谕。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其后，门人柴钦，字广敬，以庶吉士与修《永乐大典》，进言其师所撰《声音文字通》当采录，遂奉命驰传，即其家取之。

乐良，字季本。迕雨，字士霖。赵倅，字本初。洪武中，官国子监博士。以年老乞归，加翰林待制。

张昱，字光弼，庐陵人。仕元，为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留居西湖寿安坊，贫无以葺庐，酒间为瞿佑诵所作诗，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太祖征至京，悯其老，曰“可闲矣”，厚赐遣还，乃自号可闲老人。年八十三卒。

吴志淳，字主一，元末知靖安、都昌二县。奏除待制翰林，为权幸所阻，避兵于鄞。

硃芾，字孟辨，洪武初，官编修，改中书舍人。

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父煜，元福建、江西行枢密院都事。宗仪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出游浙东、西，师事张翥、李孝光、杜本。为诗文，咸有程度，尤刻志字学，习舅氏赵雍篆法。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举为行人，又辟为教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署为军谘，亦不赴。洪武四年诏征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举人才，皆及宗仪，引疾不赴。晚岁，有司聘为教官，非其志也。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所著有《辍耕录》三十卷，又葺《说郛》、《书史会要》、《四书备遗》，并传于世。

顾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家世素封，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

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晨夕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饷馆声伎，并冠绝一时。而德辉才情妙丽，与诸名士亦略相当。尝举茂才，授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欲强以官，去隐于嘉兴之合溪。寻以子元臣为元水军副都万户，封德辉武略将军、飞骑尉、钱塘县男。母丧归绰溪，士诚再辟之，遂断发庐墓，自号金粟道人。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士诚之据吴也，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

孙作，字大雅，江阴人。为文醇正典雅，动有据依。尝著书十二篇，号《东家子》，宋濂为作《东家子传》。元季，挈家避兵于吴，尽弃他物，独载书两麓。士诚廩禄之，旋以母病谢去，客松江，众为买田筑室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历》，授翰林编修，乞改太平府教授。召为国子助教，寻分教中都，逾年还国学，挾授司业，归卒于家。

元末文人最盛，其以词学知名者，又有张宪、周砥、高明、蓝仁之属。

张宪，字思廉，山阴人。学诗于杨维桢，最为所许。负才不羁，尝走京师，恣言天下事，众骇其狂。还入富春山，混缁流以自放。一日，升高呼所亲，语曰：“祸至矣，亟去！”三日而寇至，死者五百家。后仕张士诚，为枢密院都事。吴平，变姓名，寄食杭州报国寺以歿。

周砥，字履道，吴人，侨无锡。博学工文词，与宜兴马治善，遭乱客治家，治为具舟车，尽穷阳羨山溪之胜。其乡多富人，与治善者咸置酒招砥。砥心厌之，一日贻书别治，夜半遁去，游会稽，歿于兵。治，字孝常，亦能诗。洪武时为内丘知

县，终建昌知府。

高明，字则诚，永嘉人。至正五年进士，授处州录事，辟行省掾。方国珍叛，省臣以明谙海滨事，择以自从，与论事不合。及国珍就抚，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栎社。太祖闻其名，召之，以老疾辞，还卒于家。

蓝仁，字静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元时，清江杜本隐武夷，崇尚古学，仁兄弟俱往师之，授以四明任士林诗法，遂谢科举，一意为诗。后辟武夷书院山长，迁邵武尉，不赴。内附后，例徙濠梁，数月放归，卒。智，洪武十年被荐，起家广西佾事，著廉声。

袁凯，字景文，松江华亭人。元末为府吏，博学有才辨，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洪武三年荐授御史。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凯上言：“诸将习兵事，恐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通经学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敕台省提名士直午门，为诸将说书。后帝虑囚毕，命凯送皇太子覆讯，多所矜减。凯还报，帝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言：“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帝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久之以寿终。凯工诗，有盛名。性诙谐，自号海叟。背戴乌巾，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至绘为图。初，在杨维桢座，客出所赋《白燕诗》，凯微笑，别作一篇以献。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人遂呼袁白燕云。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启尝赋诗，有

所讽刺，帝嫌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明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

基，字孟载，其先蜀嘉州人，祖宦吴中，生基，遂家焉。九岁背诵《六经》，及长著书十万余言，名曰《论鉴》。遭乱，隐吴之赤山。张士诚辟为丞相府记室，未几辞去，客饶介所。明师下平江，基以饶氏客安置临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归。寻起为荥阳知县，谪居钟离。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职。六年起官，奉使湖广。召还，授兵部员外郎，迁山西副使。进按察使，被谗夺官，谪输作，竟卒于工所。初，会稽杨维桢客吴中，以诗自豪。基于座上赋《铁笛歌》，维桢惊喜，与俱东，语从游者曰：“吾在吴，又得一铁矣。若曹就之学。优于老铁学也。”

张羽，字来仪，后以字行，本浔阳人。从父宦江浙，兵阻不获归，与友徐贲约，卜居吴兴。领乡荐，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于吴。洪武四年征至京师，应对不称旨，放还。再征授太常司丞。太祖重其文，十六年自述滁阳王事，命羽撰庙碑。寻坐事窜岭南，未半道，召还。羽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羽文章精洁有法，尤长于诗，作画师小米。

徐贲，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诗，善画山水。张士诚辟为属，已谢去。吴平，谪徙临濠。洪武七年被荐至京。九年春，奉使晋、冀，有所廉访。暨还，检其囊，惟纪行诗数首，太祖悦，授给事中。改御史，巡按广东。又改刑部主事，迁广西参议。以政绩卓异，擢河南左布政使。大军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

始吴中用兵，所在多列砲石自固，行私语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刚，若植大竹于地，系布其端，砲石至，布随之低昂，则人不能害，而砲石无所用矣。”后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行亦自负知兵，以及于祸云。

初，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启、贲、逊志、羽自有传。

唐肃，字处敬，越州山阴人。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少与上虞谢肃齐名，称会稽二肃。至正壬寅举乡试。张士诚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迁嘉兴路儒学正。士诚败，例赴京。寻以父丧还。洪武三年用荐召修礼乐书，擢应奉翰林文字。其秋，科举行，为分考官，免归。六年谪佃濠梁，卒。子之淳，字愚士，宋濂亟称之。建文二年，用方孝孺荐，擢翰林侍读，与孝孺共领修书事，卒于官。

谢肃，官至福建佥事，坐事死。

宋克，字仲温，长洲人。伟躯干，博涉书史。少任侠，好学剑走马，家素饶，结客饮博。迨壮，谢酒徒，学兵法，周流无所遇，益以气自豪。张士诚欲罗致之，不就。性抗直，与人议论期必胜，援古切今，人莫能难也。杜门染翰，日费十纸，

遂以善书名天下。时有宋广，字昌裔，亦善草书，称二宋。洪武初，克任凤翔同知，卒。

尧臣，字唐卿，永嘉人。入吴，为士诚客。城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吕敏，字志学，无锡人。元时为道士，洪武初，官无锡教谕。十三年举人才，不知其官所终。

陈则，字文度，昆山人。洪武六年举秀才，授应天府治中。俄擢户部侍郎，以阅实户口，出为大同府同知，进知府。

孙蕡，字仲衍，广东顺德人。性警敏，书无所不窥。诗文援笔立就，词采烂然。负节概，不妄交游。何真据岭南，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并受礼遇，称五先生。廖永忠南征，蕡为真草降表，永忠辟典教事。洪武三年始行科举，蕡与其选，授工部织染局使，迁虹县主簿。兵燹后，蕡劳徠安辑，民多复业。居一年，召为翰林典籍，与修《洪武正韵》。九年遣监祀四川。居久之，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俾筑京师望都门城垣。蕡讴唢为粤声，主者以奏。召见，命诵所歌诗，语皆忠爱，乃释之。十五年起为苏州经历，复坐累戍辽东。已，大治蓝玉党，蕡尝为玉题画，遂论死。临刑，作诗长讴而逝。时门生黎贞亦戍辽东，蕡尸乃得收敛。贞，字彦晦，新会人。工诗文，尝为本邑训导，以事被诬，戍辽阳十八年，从游者甚众。放还卒。蕡所著，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及《西庵集》、《和陶集》，多佚不传。番禺赵纯称其究极天人性命之理，为一时儒宗云。

王佐，字彦举，先河东人，元末侍父官南雄，经乱不能归，遂占籍南海。与蕡结诗社。构辞敏捷，佐不如蕡，句意沉著，蕡亦不如佐。何真使佐掌书记，参谋议。真归朝，佐亦还里。洪武六年被荐，征为给事中。太祖赐宋濂黄马，复为歌，命侍

臣属和，佐立成。性不乐枢要，将告归。时告者多获重谴，或尼之曰：“君少忍，独不虞性命邪？”佐乃迟徊二年，卒乞骸归。

赵介，字伯贞，番禺人。博通六籍及释、老书。气豪迈，无仕进意。行以囊自随，遇景，赋诗投其中，日往来西樵泉石间。有司累荐，皆辞免。洪武二十二年坐累逮赴京，卒于南昌舟次。四子，洁、绚、绎、纯，皆善诗文，工篆隶。绚，隐居不出，有父风。纯，仕御史。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三年以明经荐授洛阳典史，历南阳、西安二府幕官，并能其职。以年衰乞改汉阳教谕，秩满，调义宁。义宁在粤西，荒陋甚，德为振举，文教渐兴，解官归卒。德初好为诗，晚究洛、闽之学，谓诚意为古圣喆心要，故岭南人称理学，必曰李仲修云。黄哲，亦番禺人。历仕州郡，以治行称。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赵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桀度。工画山水，兼善人物。少时赋宫词，仁和俞友仁见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问，遇乱，隐居黄鹤山，自称黄鹤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尝谒胡惟庸于私第，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瘐死狱中。

郭传，一名正传，字文远。洪武七年，帝御武楼，赐学士宋濂坐，谓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学之士，卿知其人乎？”对曰：“会稽有郭传者，学有渊源，其文雄贍新丽，其议论根据《六经》，异才也。”既而濂持其文以进，帝召见于谨身殿，授翰林应奉，直起居注。迁兵部主事，再迁考功监丞，进监令，出署湖广布政司参政。

##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 文苑二

林鸿 郑定等 王绂 夏昶 沈度 弟粲 滕用亨等 聂大年 刘溥 苏平等 张弼 张泰 陆鋈 陆容 程敏 政罗 储巏 李梦阳 康海 王九思 王维楨 何景明 徐祯卿 杨循吉 祝允明 唐寅 桑悦 边贡 顾璘 弟璫 陈沂等 郑善夫 殷云霄 方豪等 陆深 王圻 王廷陈 李濂

林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才荐，授将乐县训导，历礼部精膳司员外郎。性脱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归。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十才子者，闽郑定，侯官王褒、唐泰，长乐高棅、王恭、陈亮，永福王偁及鸿弟子周玄、黄玄，时人目为二玄者也。

鸿论诗，大指谓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闽人言诗者率本于鸿。

晋府引礼舍人浦源，字长源，无锡人也。慕鸿名，逾岭访之。造其门，二玄请诵所作，曰：“吾家诗也。”鸿延之入社。

郑定，字孟宣，尝为陈友定记室。友定败，浮海亡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洪武中，征授延平府训导，历国子助教。

王褒，字中美，鸿之兄子婿也。为长沙学官，迁永丰知县。永乐中，召入，预修《大典》，擢汉府纪善。

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历陕西副使。

高棅，字彦恢，更名廷礼，别号漫士。永乐初，以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迁典籍。性善饮，工书画，尤专于诗。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

王恭，字安中，隐居七岩山，自称皆山樵者。永乐初，以儒士荐起待诏翰林，年六十余，与修《大典》。书成，授翰林院典籍。

陈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兴累诏不出，作《陈抟传》以见志。结草屋沧洲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终其身不仕。

王偁，字孟易女。父翰仕元，抗节死，偁方九岁，父友吴海抚教之。洪武中，领乡荐，入国学，陈情养母。母歿，庐墓六年。永乐初，用荐授翰林检讨，与修《大典》。学博才雄，最为解缙所重。自负无辈行，独推让同官王洪。

王洪者，字希范，钱塘人。八岁能文，十八成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改翰林检讨，偕偁等与修《大典》。历修撰、侍讲。帝颁佛曲于塞外，命洪为文，逡巡不应诏。为同列所排，不复进用，卒官。而偁后坐累谪交址，复以缙事连及，系死狱中。

黄玄，字玄之，将乐人。闻鸿弃官归，遂携妻子居闽县，以岁贡官泉州训导。

周玄，字微之，闽县人。永乐中，以文学征，授礼部员外郎。尝挟书千卷止高棅家，读十年，辞去，尽弃其书，曰：“在吾腹笥矣。”同时赵迪、林敏、陈仲宏、郑关、林伯璟、张友谦亦以能诗名，皆鸿之弟子。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博学，工歌诗，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久之，除中书舍人。

绂未仕时，与吴人韩奕为友，隐居九龙山，遂自号九龙山人。于书法，动以古人自期。画不苟作，游览之顷，酒酣握笔，长廊素壁淋漓沾洒。有投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纳，虽豪贵人勿顾也。有谏之者，绂曰：“丈夫宜审所处，轻者如此，重者将何以哉！”在京师，月下闻吹箫声，乘兴写《石竹图》，明旦访其人赠之，则估客也。客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一日退朝，黔国公沐晟从后呼其字，绂不应。同列语之曰：“此黔国公也。”绂曰：“我非不闻之，是必与我索画耳。”晟走及之，果以画请，绂颔之而已。逾数年，晟复以书来，绂始为作画。既而曰：“我画直遗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与之，俟黔公与求则可耳。”其高介绝俗如此。

昆山夏昶者，亦善画竹石，亚于绂。画竹一枝，直白金一锭，然人多以馈遗得之。昶，字仲昭，永乐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太常寺卿。昶与上元张益，同中进士，同以文名，同善画竹。其后，昶见益《石渠阁赋》，自谓不如，遂不复作赋。益见昶所画竹石，亦遂不复画竹。益死土木之难。

仲微，名显，钱塘人。尝知滕县事，谪戍云南。其为诗颇豪放自喜，云南诗人称平、居、陈、郭，显其一也。

沈度，字民则。弟粲，字民望。松江华亭人。兄弟皆善书，度以婉丽胜，粲以道逸胜。度博涉经史，为文章绝去浮靡。洪武中，举文学，弗就。坐累谪云南，岷王具礼币聘之，数进谏，未几辞去。都督瞿能与偕入京师。成祖初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给廪禄，度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璉皆工书，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遂由翰林典籍擢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粲自翰林待诏迁

中书舍人，擢侍读，进阶大理少卿。兄弟并赐织金衣，镂姓名于象简，泥之以金。赠父母如其官，驰传归，告于墓。

昆山夏昺者，字孟暘，与其弟昶以善书画闻，同官中书舍人，时号大小中书，而度、絜号大小学士。

度性敦实，谦以下人，严取与。有训导介其友求书，请识姓字于上。度沈思曰：“得非曩讦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固请，终不肯书姓名。其在内廷备顾问，必以正对。絜笃于事兄，己有赐，辄归其兄。

滕用亨，初名权，字用衡。精篆隶书。被荐时年七十矣，召见，大书麟凤龟龙四字以进，又献《贞符诗》三篇。授翰林待诏，与修《永乐大典》。用亨善鉴古，尝侍帝观画卷，未竟，众目为赵伯驹，用亨曰：“此王诜笔也。”至卷尾，果然。

陈登，字思孝。初仕罗田县丞，改兰溪，再改浮梁。选入翰林，仍给县丞禄，历十年始授中书舍人。登于六书本原，博考详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来，残碑断碣，必穷搜摩搨审度而辨定之。得其传者，太常卿南城程南云也。

聂大年，字寿卿，临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官翰林侍书、中书舍人。燕王入京师，迎谒，道曷死，死后五月而大年生，母胡抚之。比长，博学，善诗古文。叶盛称其诗，谓三十年来绝唱也。书得欧阳率更法。宣德末，荐授仁和训导。母卒，归葬，哀感行路。里人列其母子贤行上之有司，诏旌其门。服阕，分教常州，迁仁和教谕。景泰六年荐入翰林，未几得疾卒。

始，尚书王直以诗寄钱塘戴文进索画，自序昔与文进交，尝戏作诗一联，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题其后曰：“公爱文进之画，十年不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贤者，天下宁复有遣贤哉。

“直闻其言，不怒亦不荐。及大年疾笃，作诗贻直，有“镜中白发孰怜我，湖上青山欲待谁”句，直曰，“此欲吾志其墓耳

“，遂为之志。

刘溥，字原博，长洲人。祖彦，父士宾，皆以医得官。溥八岁赋《沟水诗》，时目为圣童。长侍祖父游两京，研究经史兼通天文、历数。宣德时，以文学征。有言溥善医者，授惠民局副使，调太医院吏目。耻以医自名，日吟咏为事。其诗初学西昆，后更奇纵，与汤胤勳、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鐸、邹亮、蒋忠、王贞庆号“景泰十才子”，溥为主盟。

胤勳，东瓯王和曾孙，自有传。苏平，字秉衡，弟正，字秉贞，海宁人。兄弟并以布衣终。沈愚，字通理，昆山人，业医终其身。王淮，字柏源，慈溪人。晏鐸，字振之，富顺人。由庶吉士授御史，历按两畿、山东，所至有声。坐言事谪上高典史，邻境寇发，官兵不能讨，鐸捕灭之，归所掠于民。邹亮，字克明，长洲人。用况钟荐，擢吏部司务，迁御史。蒋忠，字主忠，仪真人，徙居句容。王贞庆，字善甫，驸马都尉宁子也。折节好士，有诗名，时称金粟公子。

张弼，字汝弼，松江华亭人。成化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进员外郎。迁南安知府，地当两广冲，奸人聚山谷为恶，悉捕灭之。毁淫祠百数十区，建为社学。谢病归，士民为立祠。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鐸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鐸称其好学不倦，诗文成一家言。子弘至，自有传。

张泰，字亨父，太仓人。陆钺，字鼎仪，昆山人。陆容，字文量，亦太仓人。三人少齐名，号“娄东三凤”。泰举天顺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修撰。为人恬淡自守，诗名

亚李东阳。弘治间，艺苑皆称李怀麓、张沧洲，东阳有《怀麓堂集》，泰有《沧洲集》也。钺与泰同年进士，殿试第二。授编修，历修撰、谕德。孝宗立，以东宫讲读劳，进太常少卿兼侍读，得疾归。泰、钺皆早卒。容，成化中进士。授南京主事，进兵部职方郎中。西番进狮子，奏请大臣往迎，容谏止之。迁浙江参政，罢归。

程敏政，字克勤，休宁人，南京兵部尚书信子也。十岁侍父官四川，巡抚罗绮以神童荐。英宗召试，悦之，诏读书翰林院，给廪饩。学士李贤、彭时咸爱重之，贤以女妻焉。成化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历左谕德，直讲东宫。翰林中，学问该博称敏政，文章古雅称李东阳，性行真纯称陈音，各为一时冠。孝宗嗣位，以官僚恩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

敏政名臣子，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颇为人所疾。弘治元年冬，御史王嵩等以雨灾劾敏政，因勒致仕。五年起官，寻改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掌院事。进礼部右侍郎，专典内阁诰敕。十二年与李东阳主会试，举人徐经、唐寅预作文，与试题合。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时榜未发，诏敏政毋阅卷，其所录者令东阳会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东阳以闻，言者犹不已。敏政、昶、经、寅俱下狱，坐经尝贽见敏政，寅尝从敏政乞文，黜为吏，敏政勒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实调南太仆主簿。敏政出狱愤恚，发病卒。后赠礼部尚书。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罗 ，字景鸣，南城人。博学，好古文，务为奇奥。年四十困诸生，输粟入国学。丘浚为祭酒，议南人不得留北监。固请不已，浚骂之曰：“若识几字，倔强乃尔！”仰对曰：“惟中秘书未读耳。”浚姑留之，他日试以文，乃大惊异。成化末，领京闈乡试第一。明年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

肆力古文，每有作，或据高树，或闭坐一室，瞑目隐度，形容灰槁。自此文益奇，亦厚自负。

尤尚节义。台谏救刘逊尽下狱，言当优容以全国体。中官李广死，遗一籍，具识大臣贿交者。帝怒，命言官指名劾奏。上言曰：“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恶，启远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见籍记，凭臆而论，安辨玉石？一经攻摘，且玷终身。臣请降敕密谕，使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为朝廷羞，而仕路亦清。

“李梦阳下狱，言：“寿宁侯托肺腑，当有以保全之。梦阳不保，为侯累。”帝深纳焉。秩满，进侍读。

正德初，迁南京太常少卿。刘瑾乱政，李东阳依违其间。东阳所举士也，贻书责以大义，且请削门生之籍。寻进本寺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遇事严谨，僚属畏惮。畿辅盗纵横，而皇储未建，疏论激切，且侵执政者。七年冬，考绩赴都，遂引疾致仕归。宁王宸濠慕其名，遣使馈，避之深山。及叛，已病，驰书守臣约讨贼，事未举而卒。嘉靖初，赐谥文肃，学者称圭峰先生。

储巖，字静夫，泰州人。九岁能属文。母疾，刲股疗之，卒不起。家贫，力营墓域。旦哭冢，夜读书不辍。成化十九年乡试，明年会试，皆第一。授南京考功主事。孝宗嗣位，疏荐前直谏贬谪者，主事张吉、王纯，中书舍人丁玘，进士李文祥，吉等皆录用。久之，进郎中。吏部尚书耿裕知其贤，调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尝核实一官，裕欲改其评，巖正色曰：“公所执，何异王介甫！”群僚咸在侧，裕大惭，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擢太仆少卿，请命史官记注言动，如古左右史，时不能用。进本寺卿。武宗立，塞上有警，条御边五事，又陈马政病民者四事，多议行。正德二年改左佾都御

史，总督南京粮储。召为户部右侍郎，寻转左，督仓场，所至宿弊尽厘。刘瑾用事，数陵侮大臣，独敬欃，称为先生。欃愤其所为，五年春，引疾求去。诏许乘传，有司俟疾痊以闻。其秋，瑾败，以故官召，辞不赴。后起南京户部左侍郎，就改吏部，卒官。

欃体貌清羸，若不胜衣；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诗文。好推引知名士，辟远非类，不恶而严。进士顾璘尝谒尚书邵宝，宝语曰：“子立身，当以柴墟为法。”柴墟者，欃别号也。嘉靖初，赐谥文懿。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母梦日堕怀而生，故名梦阳。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榷关，格势要，构下狱，得释。

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末言：“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鹤龄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梦阳讪母后为张氏，罪当斩。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泣诉帝，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寻宥出，夺俸。金夫人诉不已，帝弗听，召鹤龄闲处，切责之，鹤龄免冠叩头乃已。左右知帝护梦阳，请毋重罪，而予杖以泄金夫人愤。帝又弗许，谓尚书刘大夏曰：“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吾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箠，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

孝宗崩，武宗立，刘瑾等八虎用事，尚书韩文与其僚语及而泣。梦阳进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群奄，阁臣持其章甚力，公诚率诸大臣伏阙争，阁臣必应之，去若辈易耳。”文曰：“善”，属梦阳属草。会语泄，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矫旨谪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既

而瑾复摭他事下梦阳狱，将杀之，康海为说瑾，乃免。瑾诛，起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令甲，副使属总督，梦阳与相抗，总督陈金恶之。监司五日会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往揖，且敕诸生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御史江万实亦恶梦阳。淮王府校与诸生争，梦阳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梦阳恐万实右王，讪万实。诏下总督金行勘，金檄布政使郑岳勘之。梦阳伪撰万实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构岳子涑通贿事。宁王宸濠者浮慕梦阳，尝请撰《阳春书院记》，又恶岳，乃助梦阳劾岳。万实复奏梦阳短，及伪为奏章事。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不俟命径去。诏遣大理卿燕忠往鞫，召梦阳，羈广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劾梦阳陵轹同列，挟制上官，遂以冠带闲住去。亦褫岳职，谪戍澧，夺廷举俸。

梦阳既家居，益踞弛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宸濠反诛，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力救之，坐前作《书院记》，削籍。顷之卒。子枝，进士。

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柔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祜卿、边贡、硃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祜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书，愿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华州王维楨以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而后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

与梦阳辈相倡和，訾议诸先达，忌者颇众。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会梦阳下狱，书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为倒屣迎。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

王九思，字敬夫，鄆人。弘治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寻调吏部，至郎中，亦以瑾党谪寿州同知。复被论，勒致仕。

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汴东鄆、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郁。九思尝费重货购乐工学琵琶。海搊弹尤善。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

王维桢，字允宁。嘉靖十四年进士。擢庶吉士，累官南京国子祭酒。家居，地大震，压死。维桢颀而晰，自负经世才，职文墨，不得少效于世，使酒谩骂，人多畏而远之。于文好司马迁，于诗好杜甫，而其意以梦阳兼此二人。终身所服膺效法者，梦阳也。

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八岁能诗古文。弘治十一年举于乡，年方十五，宗藩贵人争遗人负视，所至聚观若堵。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与李梦阳辈倡诗古文，梦阳最雄骏，景明稍后出，相与颉颃。正德改元，刘瑾窃柄。上书吏部尚书许进劝其秉政毋挠，语极激烈。已，遂谢病归。逾年，瑾尽免诸在告者官，景明坐罢。瑾诛，用李东阳荐，起故秩，直内阁制敕房。李梦阳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九年，乾清宫灾，疏言义子不当畜，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留中。久之，进吏部员外郎，直制敕如故。钱宁欲交欢，以古画索题，景明曰：“此名笔，毋污人手。”留经年，终擿还之。寻擢陕西提学副使。廖鹏弟太监銮镇关

中，横甚，诸参随遇三司不下马，景明执搥之。其教诸生，专以经术世务。遴秀者于正学书院，亲为说经，不用诸家训诂，士始知有经学。嘉靖初，引疾归，未几卒，年三十有九。

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人为诗文，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讟。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说者谓景明之才本逊梦阳，而其诗秀逸稳称，视梦阳反为过之。然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其持论，谓：“诗溺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钱谦益撰《列朝诗》，力诋之。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人。资颖特，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自为诸生，已工诗歌，与里人唐寅善，寅言之沈周、杨循吉，由是知名。举弘治十八年进士。孝宗遣中使问祯卿与华亭陆深名，深遂得馆选，而祯卿以貌寝不与。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贬国子博士。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其为读，喜白居易、刘禹锡。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梦阳讥其守而未化。卒，年二十有三。祯卿体癯神清，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年虽不永，名满士林。子伯虬，举人，亦能诗。

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善病，好读书，每得意，手足踣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颠主事名。一岁中，数移病不出。弘治初，奏乞改教，不许。遂请致仕归，年才三十有一。结庐支硎山下，课读经史，旁通内典、稗官。父母歿，倾貲治葬，寝苫墓侧。性狷隘，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穷人，至颊赤不顾。清宁宫灾，诏求直言，驰疏请复建文

帝尊号，格不行。武宗驻蹕南都，召赋《打虎曲》，称旨，易武人装，日侍御前为乐府、小令。帝以优俳畜之，不授官。循吉以为耻，阅九月辞归。既复召至京，会帝崩，乃还。嘉靖中，献《九庙颂》及《华阳求嗣斋仪》，报闻而已。晚岁落寞，益坚癖自好。尚书顾璘道吴，以币贽，促膝论文，欢甚。俄郡守邀璘，璘将赴之，循吉忽色变，驱之出，掷还其币。明日，璘往谢，闭门不纳。卒，年八十九。其诗文，自定为《松筹堂集》，他所作又十余种，几及千卷。

祝允明，字希哲，长洲人。祖显，正统四年进士。内侍传旨试能文者四人，显与焉，入掖门，知欲令教小内竖也，不试而出。由给事中历山西参政。并有声。允明以弘治五年举于乡，久之不第，授广东兴宁知县。捕戮盗魁三十余，邑以无警。稍迁应天通判，谢病归。嘉靖五年卒。

允明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尤工书法，名动海内。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之，允明益自喜。所著有诗文集六十卷，他杂著百余卷。子续，正德中进士，仕至广西左布政使。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浹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

卒。

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时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怵，尤怪妄，亦以才名吴中。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敢为大言，以孟子自况。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监司大骇，延之较书，预刊落以试悦，文义不属者，索笔补之。年十九举成化元年乡试，试春官，答策语不雅驯，被斥。三试得副榜，年二十余耳，年籍误二为六，遂除泰和训导。学士丘浚重其文，属学使者善遇之。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长吏皆衔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使者恚，欲收悦，缘浚故，不果。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迁长沙通判，调柳州。会外艰归，遂不出。居家益狂诞，乡人莫不重其文，而骇其行。初，悦在京师，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以为耻，遂赋之。居长沙，著《庸言》，自以为穷究天人之际。所著书，颇行于世。

边贡，字廷实，历城人。祖宁，应天治中。父节，代州知州。贡年二十举于乡，第弘治九年进士。除太常博士，擢兵科给事中。孝宗崩，疏劾中官张瑜，太医刘文泰、高廷和用药之谬，又劾中官苗逵、保国公硃晖、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改太常丞，迁卫辉知府，改荆州，并能其官。历陕西、河南提学副使，以母忧家居。嘉靖改元，用荐，起南京太常少卿，三迁太常卿，督四夷馆，擢刑部右侍郎，拜户部尚书，并在南京。贡

早负才名，美风姿，所交悉海内名士。久官留都，优闲无事，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都御史劾其纵酒废职，遂罢归。

顾璘，字华玉，上元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广平知县，擢南京吏部主事，晋郎中。正德四年出为开封知府，数与镇守太监廖堂、王宏忬，逮下锦衣狱，谪全州知州。秩满，迁台州知府。历浙江左布政使，山西、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所至有声。迁吏部右侍郎，改工部。董显陵工毕，迁南京刑部尚书。罢归，年七十余卒。

璘少负才名，与何、李相上下。虚己好士，如恐不及。在浙，慕孙太初一元不可得见。道衣幅巾，放舟湖上，月下见小舟泊断桥，一僧、一鹤、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还无间。抚湖广时，爱王廷陈才，欲见之，廷陈不可。侦廷陈狎游，疾掩之，廷陈避不得，遂定交。既归，构息园，大治幸舍居客，客常满。

从弟璫，字英玉，以河南副使归，居园侧一小楼，教授自给。璘时时与客豪饮，伎乐杂作。呼璫，璫终不赴，其孤介如此。

初，璘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其后宝应硃应登继起，称四大家。璘诗，矩矱唐人，以风调胜。韦婉丽多致，颇失纤弱。沂与韦同调。应登才思泉涌，落笔千言。然璘、应登羽翼李梦阳，而韦、沂则颇持异论。三人者，仕宦皆不及璘。

陈沂，字鲁南。正德中进士。由庶吉士历编修、侍讲，出为江西参议，量移山东参政。以不附张孚敬、桂萼，改行太仆卿致仕。

王韦，字钦佩。父徽，成化时给事中，直谏有声。韦举弘

治中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太仆少卿。子逢元，亦能诗。

硃应登，字升之。弘治中进士，历云南提学副使，迁参政。恃才傲物，中飞语，罢归。子曰籥，嘉靖间进士，终九江知府。能文章，世其家。

南都自洪、永初，风雅未畅。徐霖、陈鐸、金琮、谢璿辈谈艺正德时，稍稍振起。自璿王词坛，士大夫希风附尘，厥道大彰。许谷，陈凤，璿子少南，金大车、大舆、金奎，盛时泰，陈芹之属，并从之游。谷等皆里人，奎侨居客也。仪真蒋山卿、江都赵鹤亦与璿遥相应和。沿及未造，风流未歇云。

郑善夫，字继之，闽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连遭内外艰，正德六年始为户部主事，榷税浒墅，以清操闻。时刘瑾虽诛，嬖幸用事。善夫愤之，乃告归，筑草堂金鳌峰下，为迟清亭，读书其中，曰：“俟天下之清也。”寡交游，日晏未炊，欣然自得。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武宗将南巡，偕同列切谏，杖于廷，罚跪五日。善夫更为疏草，置怀中，属其仆曰：“死即上之。”幸不死，叹曰：“时事若此，尚可靦颜就列哉！”乞归未得，明年力请，乃得归。嘉靖改元，用荐起南京刑部郎中，未上，改吏部。行抵建宁，便道游武夷、九曲，风雪绝粮，得病卒，年三十有九。善夫敦行谊，婚嫁七弟妹，赀悉推予之，葬母党二十二人。所交尽名士，与孙一元、殷云霄、方豪尤友善。作诗，力摹少陵。

云霄，字近夫，寿张人，善夫同年进士。作蓄艾堂，聚书数千卷，以作者自命。正德中，官南京给事中。武宗纳有娠女子马姬宫中，云霄偕同官疏谏，引李园、吕不韦事为讽，不报。卒官，年三十有七。乡人穆孔晖畏云霄峭直，曰：“殷子耻不善，不啻负稊然。”

方豪，字思道，开化人。正德三年进士。除昆山知县，迁

刑部主事。谏武宗南巡，跪阙下五日，复受杖。历官湖广副使，罢归。一元，见《隐逸传》。

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 勃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

学佺详见后传。 勃，字兴公，闽县人。兄燿，万历间举人。 勃以布衣终。博闻多识，善草隶书。积书鰲峰书舍至数万卷。

肇淛，字在杭。万历三十年进士。官工部郎中，视河张秋，作《北河纪略》，具载河流原委及历代治河利病。终广西右布政使。原岳，字汝高，亦闽县人，肇淛同年进士，终湖广副使。

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刘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得南京主事。瑾诛，复职，历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讲官。奏讲官撰进讲章，阁臣不宜改窜。忤辅臣，谪延平同知。晋山西提学副使，改浙江。累官四川左布政使。松、茂诸番乱，深主调兵食，有功，赐金币。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笔删侍读二字，进詹事府詹事，致仕。卒，谥文裕。深少与徐禎卿相切磨，为文章有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尝鉴博雅，为词臣冠。然颇倨傲，人以此少之。

同邑有王圻者，字元翰。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清江知县，调万安。擢御史，忤时相，出为福建按察僉事，谪邛州判官。两知进贤、曹县，迁开州知州。历官陕西布政参议，乞养归，筑室淞江之滨，种梅万树，目曰梅花源。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所撰《续文献通考》诸书行世。

初，圻以奏议为赵贞吉所推。张居正与贞吉交恶，讽圻攻之，不应。高拱为圻座主，时方修隙徐阶，又以圻为私其乡人

不助己，不能无恚，遂摭拾之。

王廷陈，字穉钦，黄冈人。父济，吏部郎中。廷陈颖慧绝人，幼好弄，父拊之，辄大呼曰：“大人奈何虐天下名士！”正德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益恃才放恣。故事，两学士为馆师，体严重，廷陈伺其退食，独上树杪，大声叫呼。两学士无如之何，佯弗闻也。武宗下诏南巡，与同馆舒芬等七人将疏谏，馆师石瑄力止之。廷陈赋《乌母谣》，大书于壁以刺，瑄及执政皆不悦。已而疏上，帝怒，罚跪五日，杖于廷。时已改吏科给事中，乃出为裕州知州。廷陈不习为吏，又失职怨望，簿牒堆案，漫不省视。夏日裸跣坐堂皇，见飞鸟集庭树，辄止讼者，取弹弹之。上官行部，不出迎。已而布政使陈凤梧及巡按御史喻茂坚先后至，廷陈以凤梧座主，特出迓。凤梧好谓曰：“子候我固善，御史即来，候之当倍谨。”廷陈许诺。及茂坚至，衔其素骄蹇，有意裁抑之，以小过榜州吏。廷陈为跪请，茂坚故益甚。廷陈大骂曰：“陈公误我。”直上堂搏茂坚，悉呼吏卒出，锁其门，禁绝供亿，且将具奏。茂坚大窘，凤梧为解，乃夜驰去。寻上疏劾之，适裕人被案者逸出，奏廷陈不法事，收捕系狱，削籍归。世宗践阼，前直谏被谪者悉复官，独廷陈以畦吏议不与。

屏居二十余年，嗜酒纵倡乐，益自放废。士大夫造谒，多蓬发赤足，不具宾主礼。时衣红紫窄袖衫，骑牛跨马，啸歌田野间，嘉靖十八年诏修《承天大志》，巡抚顾璘以廷陈及颜木、王格荐。书成，不称旨，赐银币而已。廷陈才高，诗文重当世，一时才士鲜能过之。木，应山人，官亳州知州。格，京山人，官河南佾事。

李濂，字川父，祥符人。举正德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沔阳知州，稍迁宁波同知，擢山西佾事。嘉靖五年以大

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濂少负俊才，时从侠少年联骑出城，搏兽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为人。一日作《理情赋》，友人左国玠持以示李梦阳，梦阳大嗟赏，访之吹台，濂自此声驰河、雒间。既罢归，益肆力于学，遂以古文名于时。初受知梦阳，后不屑附和。里居四十余年，著述甚富。

##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 文苑三

文徵明 蔡羽等 黄佐 欧大任 黎民表 柯维骥 王慎中 屠应峻等  
高叔嗣 蔡汝楠 陈束 任瀚 熊过 李开先 田汝成 子艺衡 皇甫湊  
弟冲沔 濂茅坤 子维 谢榛 卢柟 李攀龙 梁有誉等 王世贞  
汪道昆 胡应麟 弟世懋 归有光 子子慕 胡友信

文徵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为赙。徵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渊，而记其事。

徵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祜，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祜卿辈相切劘，名日益著。其为人和而介。巡抚俞谏欲遗之金，指所衣蓝衫，谓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谏竟不敢言遗金事。宁王宸濠慕其名，贻书币聘之，辞病不赴。

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徵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

先是，林知温州，识张璁诸生中。璁既得势，讽征明附之，

辞不就。杨一清召入辅政，徵明见独后。一清亟谓曰：“子不知乃翁与我友邪？”徵明正色曰：“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一清有惭色，寻与璁谋，欲徙徵明官。徵明乞归益力，乃获致仕。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贗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并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彭孙震孟，自有传。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衷、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蔡羽，字九逵，由国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号林屋山人，有《林屋》、《南馆》二集。自负甚高。文法先秦、两汉。或谓其诗似李贺，羽曰：“吾诗求出魏、晋上，今乃为李贺邪！”其不肯屈抑如此。

黄省曾，字勉之。举乡试。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所著有《五岳山人集》。子姬水，字淳父，有文名，学书于祝允明。

袁衷，字永之，七岁能诗。举嘉靖五年进士，改庶吉士。张璁恶之，出为刑部主事，累迁广西提学僉事。两广自韩雍后，监司谒督府，率庭跪，衷独长揖。无何，谢病归。子尊尼；字鲁望，亦官山东提学副使，有文名。

王宠，字履吉，别号雅宜。少学于蔡羽，居林屋者三年，

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仅四十而卒。行楷得晋法，书无所不观。

陆师道，字子传。由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部，以养母请告归。归而游徵明门，称弟子。家居十四年，乃复起，累官尚宝少卿。善诗文，工小楷篆隶绘事。人谓徵明四绝，不减赵孟頫，而师道并传之，其风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长吏罕识其面。女字卿子，适赵宦光，夫妇皆有闻于时。

陈道复，名淳，以字行。祖璠，副都御史。淳受业徵明，以文行著，善书画，自号白阳山人。

王谷祥，字禄之。由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吏部员外郎。忤尚书汪鋐，左迁真定通判以归。与师道俱有清望。

彭年，字孔嘉，其人亦长者。周天球，字公瑕；钱谷，字叔宝。天球以书，谷以画，皆继徵明表表吴中者也。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徐献忠，字伯臣。嘉靖中，举于乡，官奉化知县。著书数百卷。卒年七十七，王世贞私谥曰贞宪。

董宜阳，字子元。

张之象，字月鹿。祖萱，湖广参议。父鸣谦，顺天通判。之象由诸生入国学，授浙江按察司知事，以吏隐自命。归益务撰著。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卒年八十一。

黄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瑜，长乐知县，以学行闻。正德中，佐举乡试第一。世宗嗣位，始成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初，授编修，陈初政要务，又请修举新政，疏皆留中。寻省亲归，便道谒王守仁，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守仁亦称其直谅。还朝，会出诸翰林为外僚，除江西佥事。旋改督广西学校，闻母病，引疾乞休，不俟报竟去，下巡抚林富逮问。富言佐诚有罪，第为亲受过，于情可原，乃令致仕。家居九年，简宫僚，命以编修兼司谏，寻进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召为右谕德，擢南京国子祭酒。母忧除服，起少詹事。谒大学士夏言，与论河套事不合。会吏部缺左侍郎，所司推礼部右侍郎崔桐及佐。给事中徐霏、御史艾朴言：“桐与左侍郎许成名竞进，至相诟詈；而佐及同官王用宾亦争觊望，惟恐或先之，宜皆止勿用。”言从中主之，遂皆赐罢。

佐学以程、硃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平生撰述至二百六十余卷，所著《乐典》，自谓泄造化之秘。年七十七卒。穆宗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佐弟子多以行业自饬，而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诗名最著云。欧大任，字桢伯，顺德人。由岁贡生历官南京工部郎中，年八十而终。黎民表，字惟敬，从化人，御史贯子也。举乡试，久不第，授翰林孔目，迁吏部司务。执政知其能文，用为制敕房中书，供事内阁，加官至参议。

柯维骐，字奇纯，莆田人。高祖潜，翰林学士。父英，徽州知府。维骐举嘉靖二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维骐引掖靡倦。慨近世学者乐径易而惮积累，窃二氏之说以文其固陋也，作左右二铭，训学者务实。以辨心术、

端趋向为实志，以存敬畏、密操履为实功，而其极则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为实用，作讲义二卷。《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骥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

维骥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燬，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抚按监司时有论荐，不复起。隆庆初，廷臣复荐。所司以维骥年高，但授承德郎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孙茂竹，海阳知县。茂竹子昶，副都御史，巡抚山西。

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四岁能诵诗，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祠祭司。时四方名士唐顺之、陈束、李开先、赵时春、任瀚、熊过、屠应竣、华察、陆铨、江以达、曾忬辈，咸在部曹。慎中与之讲习，学大进。十二年，诏简部郎为翰林，众首拟慎中。大学士张孚敬欲一见，辞不赴，乃稍移吏部，为考功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忌者谗之孚敬，因覆议真人张衍庆请封疏，谪常州通判。稍迁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并在南京。久之，擢山东提学僉事，改江西参议，进河南参政。侍郎王杲奉命振荒，以其事委慎中，还朝，荐慎中可重用。会二十年大计，吏部注慎中不及。而大学士夏言先尝为礼部尚书，慎中其属吏也，与相忤，遂内批不谨，落其职。

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又曰晋江、毘陵。家居，问业者踵至。年五十一而终。李攀龙、王世贞后起，力排之，卒

不能掩。攀龙，慎中提学山东时所赏拔者也。慎中初号遵岩居士，后号南江。

屠应竣，字文升，平湖人，刑部尚书勋子也。举嘉靖五年进士。由郎中改翰林，官至右谕德。

华察，字子潜，无锡人。应竣同年进士。累官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

陆铨，字选之，鄞人。嘉靖二年进士。与弟编修钺争大礼，并系诏狱，被杖，后官广西布政使。钺终山东提学副使，兄弟皆能文。

江以达，字子顺，贵溪人。嘉靖五年进士。累官福建提学僉事。

高叔嗣，字子业，祥符人。年十六，作《抒情赋》几万言，见者惊异。十八举于乡，第嘉靖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历稽勋郎中。出为山西左参政，断疑狱十二事，人称为神。迁湖广按察使，卒官，年三十有七。

叔嗣少受知邑人李梦阳，及官吏部，与三原马理、武城王道同署，以文艺相磨切。其为诗，清新婉约，虽为梦阳所知，不宗其说。陈束序其《苏门集》，谓有应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雄，体王、孟之清适，具高、岑之悲壮。王世贞则曰：“子业诗，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又如卫洗马言愁，憔悴婉笃，令人心折。”而蔡汝楠至推为本朝第一云。兄仲嗣，官知府，亦有才名。

汝楠，字子木。儿时随父南京，听祭酒湛若水讲学，辄有解悟。年十八，成嘉靖十一年进士，授行人。从王慎中、唐顺之及叔嗣辈学为诗。寻进刑部员外郎，徙南京刑部。善皇甫孝兄弟，尚书顾璘引为忘年友。廷议改归德州为府，擢汝楠知其府事。以母忧归，聚诸生石鼓书院，与说经。治民有惠政，既

去，士民祠祀之。历官江西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召为兵部右侍郎，从诸大僚祝釐西宫，世宗望见其貌寝，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未几卒。

汝楠始好为诗，有重名。中年好经学，及官江西，与邹守一、罗洪先游，学益进，然诗由此不工去。

陈束，字约之，鄞人。生而聪慧绝伦，好读古书。会稽侍郎董官翰林时，闻束才，召视之。东垂髻而前，试词赋立就，遂字以女，携至京，文誉益起。嘉靖八年廷对，世宗亲擢罗洪先、程文德、杨名为一甲，而置唐顺之及束、任瀚于二甲，皆手批其卷。无何，考庶吉士，得胡经等二十人，以束及顺之、瀚曾奉御批，列经等首。座主张璠、霍韬以前此馆选悉改他曹，引嫌，亦议改，乃寝前令，束授礼部主事。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束及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四郊改建，都御史汪鋐请徙近郊居民坟墓，束疏谏，不报。迁员外郎，改编修。

束出璠、韬门，不肯亲附。岁时上寿，望门投刺，辄驰马过之。为所恶，出为湖广佥事。分巡辰、沅，治有声。稍迁福建参议，改河南提学副使。束故有呕血疾，会科试期近，试八郡之士，三月而毕，疾增剧，竟不起，年才三十有三。妻董，亦能诗，束卒未几亦卒，束竟无后。

当嘉靖初，称诗者多宗何、李，束与顺之辈厌而矫之。束早世，且藁多散逸，今所传《后冈集》，仅十之一二云。

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未上，授吏部主事。屡迁考功郎中。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明年，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报，复自引还。给事中周来劾瀚举动任情，蔑视官守。帝令自陈，瀚语侵掌詹事霍韬。帝怒，勒为民。久之，遇赦，复官致仕。

终世宗朝，中外屡荐，不复用。神宗嗣位，四川巡抚刘思洁、曾省吾先后疏荐，优旨报闻而已。瀚少怀用世志，百家二氏之书，罔不搜讨。被废，益反求《六经》，阐明圣学。晚又潜心于《易》，深有所得。文亦高简。卒年九十三。

熊过，字叔仁，富顺人。瀚同年进士。累官祠祭郎中，坐事贬秩，复除名为民。

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束同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

吕高，字山甫，丹徒人。亦束同年进士。历官山东提学副使。乡试录文，旧多出学使者手，巡按御史叶经乞顺之文。高心憾，寓书京师友人言经纒纒。严嵩恶经，遂置之死。及后大计，诸御史谓经祸由高，乃斥归，于八子中，名最下。

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寻召改礼部。十年十二月上言：“陛下以青宫久虚，祈天建醮，复普放生之仁，凡羈蹄牛杀羽禁在上林者，咸获纵释。顾使囹圄之徒久缠徽纆，衣冠之侣流窜穷荒，父子长离，魂魄永丧，此独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广皇仁，悉加宽宥。”忤旨，切责，停俸二月。屡迁祠祭郎中，广东佾事，谪知滁州。复擢贵州佾事，改广西右参议，分守右江。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皆弑主自立，与副使翁万达密讨诛之。努滩贼侯公丁为乱，断藤峡群贼与相应。汝成复偕万达设策诱擒公丁，而进兵讨峡贼，大破之，又与万达建善后七事，一方遂靖，有银币之赐。迁福建提学副使。岁当大比，预定诸生甲乙。比榜发，一如所定。

汝成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徼纪闻》。归田后，般桓湖山，穷浙西诸名胜，撰《西湖游览志》，并见称于时。他所论著甚多，时推其博洽。子艺

蘅，字子。十岁从父过采石，赋诗有警句。性放诞不羁，嗜酒任侠。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作诗有才调，为人所称。

皇甫洵，字子安，长洲人。父录，弘治九年进士。任重庆知府。生四子，冲、洵、沆、濂。冲、沆同登嘉靖七年乡荐，明年，沆第进士。又三年，洵第进士。又十三年，濂亦第进士。而冲尚为举子。兄弟并好学工诗，称“皇甫四杰”。

冲，字子浚，善骑射，好谈兵。遇南北内讧，撰《几策》、《兵统》、《枕戈杂言》三书，凡数十万言。洵，初授工部主事，改礼部。历仪制员外郎，主客郎中。在仪制时，夏言为尚书，连疏请建储，皆洵起草，故言深知洵才。比简宫僚，遂用为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言者论洵改官有私，谪广平通判，量移南京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迁浙江佥事。大计京官，以南曹事论罢，邑邑发病卒。洵沈静寡与，自负高俊，稍不当意，终日相对无一言。居官砥廉隅，然颇操切，多忤物，故数被谗谤云。

沆，字子循，七岁能诗。官工部主事，名动公卿，沾沾自喜，用是贬秩为黄州推官。屡迁南京稽勋郎中，再贬开州同知，量移处州府同知。擢云南佥事，以计典论黜。沆和易，近声色，好狎游。于兄弟中最老寿，年八十乃卒。

濂，字子约，初授工部主事，母丧除，起故官，典惜薪厂。贾人伪增数罔利，濂按其罪。贾人女为尚书文明妾，明召濂切责之。濂抗言曰：“公掌邦政，纵奸人干纪，又欲夺郎官法守邪？”明为敛容谢。大计，谪河南布政司理问，终兴化同知。

濂兄弟与黄鲁曾、省曾为中表兄弟，文藻亦相似。其后，里人张凤翼、燕翼、献翼并负才名。吴人语曰：“前有四皇，后有三张。”凤翼、燕翼终举人。而献翼为太学生，名日益高，年老矣，狂甚，为雒家所杀。

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青阳、丹

徒二县。母忧，服阙，迁礼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屡迁广西兵备佥事，辖府江道。坤雅好谈兵。瑶贼据鬼子诸砦，杀阳朔令。朝议大征，总督应橧以问坤。坤曰：“大征非兵十万不可，饷称之，今猝不能集，而贼已据险为备。计莫若雕剿。条入歼其魁，他部必袭，谋自全，此便计也。”橧善之，悉以兵事委坤。连破十七砦，晋秩二等。民立祠祀之。迁大名兵备副使，总督杨博叹为奇才，特荐于朝。为忌者所中，追论其先任贪污状，落职归。时倭事方急，胡宗宪延之幕中，与筹兵事，奏请为福建副使。吏部持之，乃已。家人横于里，为巡按庞尚鹏所劾，遂褫冠带。坤既废，用心计治生，家大起。年九十，卒于万历二十九年。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鹿门，坤别号也。少子维，字孝若，能诗，与同郡臧懋循、吴稼澄、吴梦阳，并称四子。尝诣阙上书，希得召见，陈当世大事，不报。

谢榛，字茂秦，临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入京师，脱卢柙于狱。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然榛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赵康王卒，榛乃归。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

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四阙，姬悉按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

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经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

卢柟，字少樾，浚县人。家素封，输货为国学生。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为人趺驰，好使酒骂座。常为具召邑令，日晏不至，柟大怒，彻席灭炬而卧。令至，柟已大醉，不具宾主礼。会柟役夫被榜，他日墙压死，令即捕柟，论死，系狱，破其家。里中儿为狱卒，恨柟，笞之数百，谋以土囊压杀之，为他卒救解。柟居狱中，益读所携书，作《幽鞠》、《放招》二赋，词旨沈郁。

谢榛入京师，见诸贵人，泣诉其冤状曰：“生有一卢柟不能救，乃从千古哀沅而吊湘乎！”平湖陆光祖迂得浚令，因榛言平反其狱。柟出，走谒榛。榛方客赵康王所，王立召见柟，礼为上宾。诸宗人以王故争客柟，柟酒酣骂座如故。及光祖为南京礼部郎，柟往访之，遍游吴会无所遇，还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柟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诗亦豪放如其为人。

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稍长为诸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儆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举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顺德知府，有善政。上官交荐，擢陕西提学副使。乡人殷学为巡抚，檄令属文，攀龙怫然曰：“文可檄致邪？”拒不应。会其地数震，攀龙心悸，念母思归，

遂谢病。故事，外官谢病不再起，吏部重其才，用何景明便，特予告归。予告者，例得再起。

攀龙既归，构白雪楼，名日益高。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简傲声。独故交殷、许辈过从靡间。时徐中行亦家居，坐客恒满，二人闻之，交相得也。归田将十年，隆庆改元，荐起浙江副使，改参政，擢河南按察使。攀龙至是摧亢为和，宾客亦稍稍进。无何，奔母丧归，哀毁得疾，疾少间，一日心痛卒。

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齜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自号沧溟。

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皆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有誉除刑部主事，居三年，以念母告归，杜门读书。大吏至，辞不见。卒年三十六。

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由刑部主事调考功，谢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起故官，移文选。进稽勋员外郎，严嵩恶之，出为福建参议。倭薄城，臣守西门，纳乡人避难者万人。或言贼且迫，曰：“我在，不忧贼也。”与主者共击退

之。寻迁提学副使，卒官，士民皆哭。

徐中行，字子舆，长兴人。美姿容，善饮酒。由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汀州知府。广东贼萧五来犯，御之，有功。策其且走，俾武平令徐甫宰邀击之，让功甫宰，甫宰得优擢。寻以父忧归，补汝宁，坐大计，贬长芦盐运判官。行湖广僉事，掩捕湖盗柯彩凤，得其积贮，活饥民万余。累官江西左布政使，万历六年卒官。中行性好客，无贤愚贵贱，应之不倦，故其死也，人多哀之。

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由中书舍人擢兵科给事中。杨继盛死，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量移南康推官，调归德，居二岁弃去。嵩败，起建宁同知，累迁河南左参政，大计罢归。国伦才气横放，好客轻财。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万历时，世贞既没，国伦犹无恙，在七子中最为老寿。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右都御史忬子也。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名日益盛。屡迁员外郎、郎中。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用为青州兵备副使。父忬以泲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踞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既除服，犹却冠带，苴履葛巾，不赴宴会。

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忤官。世贞意不欲出，会诏求直言，疏陈法祖宗、正殿名、庆恩义、宽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赏、练兵实八事，以应诏。无何，吏部用言官荐，令以副使涖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服除，补湖广，旋改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卿。

万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郟阳，数条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有奸僧伪称乐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贞曰：“宗籙不得出城，而讵寿张如此，必伪也。”捕讯之，服辜。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谓臣道太盛，坤维不宁，用以讽居正。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后起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歿，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所善王锡爵秉政，起南京兵部右侍郎。先是，世贞为副都御史及大理卿、应天尹与侍郎，品皆正三。世贞通理前俸，得考满阴子。比擢南京刑部尚书，御史黄仁荣言世贞先被劾，不当计俸，据故事力争。世贞乃三疏移疾归。二十一年卒于家。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歿，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

世贞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曰前五子者，攀龙、中行、有誉、国伦、臣也。

后五子则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汪道昆、铜梁张佳胤、新蔡张九一也。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浚卢柟、濮州李先芳、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也。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东明石星、从化黎民表、南昌硃多火燧、常熟赵用贤也。末五子则京山李维桢、鄞屠隆、南乐魏允中、兰溪胡应麟，而用贤复与焉。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

余曰德，字德甫，张佳胤，字肖甫，张九一，字助甫，世贞诗所谓“吾党有三甫”也。魏裳，字顺甫，与曰德俱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曰德终福建副使，裳终济南知府。九一，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终巡抚宁夏金都御史。佳胤自有传。

汪道昆，字伯玉，世贞同年进士。大学士张居正亦其同年生也，父七十寿，道昆文当其意，居正亟称之。世贞笔之《艺苑卮》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晚年官兵部左侍郎，世贞亦尝贰兵部，天下称“两司马”。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

胡应麟，幼能诗。万历四年举于乡，久不第，筑室山中，构书四万余卷，手自编次，多所撰著。携诗谒世贞，世贞喜而激赏之，归益自负。所著《诗薮》二十卷，大抵奉世贞《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谓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贡谏如此。

世贞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成进士，即遭父忧。父雪，始选南京礼部主事。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再迁太常少卿，先世贞三年卒。好学，善诗文，名亚其兄。世贞力推引之，以为胜己，攀龙、道昆辈因称为“少美”。

世贞子士骥，字罔伯，举乡试第一，登万历十七年进士，终吏部员外郎，亦能文。

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

《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讞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无迁卒者，名为迁，实重抑之也。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卒官。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

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举万历十九年乡试，再被放，即屏居江村，与无锡高攀龙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请于朝，赠翰林待诏。

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

友信，字成之，隆庆二年进士。授顺德知县。岁赋率奸胥揽输，稍以所入啖长吏，谓之月钱。友信与民约，岁为三限，多寡皆自输，不取赢，闾里无妄费，而公赋以充。海寇窃发，官军往讨，民间驿骚。部内乌洲、大洲，贼所巢穴，诸恶少为贼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诛其魁，余党解散。乡立四应社，一乡有警，三乡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贼，贼不敢发。岁大凶，民饥死无敢为恶者。

初，友信虑民轻法，涖以严，后令行禁止，更为宽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县如家，弊修堕举，学校城池，咸为更新。督课邑子弟，教化兴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

友信博通经史，学有根柢。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